

曲艺作品选

QUYIZUOPINXUAN

相声

百花文艺出版社



I239.07/58

曲艺作品选(一)

相 声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22203



822203

曲艺作品选（一）

印 声

中国曲艺家协会天津分会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1×1092毫米 1/32 印张10 插页2 字数 205,000

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书号：10151·537

定价0.79元

编者的话

0001/08

天津素称“曲艺之乡”，各曲种、流派和代表节目衍演繁多，艺星荟萃，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为了进一步繁荣曲艺创作，满足广大读者需要并提供演出脚本，我们编辑了这套“曲艺作品选”，收集我市专业、业余作者创作和整理、改编的曲艺作品，按曲种分集出版。

这本相声选集，是从我市建国以来涌现的相声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大多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较好地发挥了相声的讽刺特长。如《买猴儿》《不正之风》《教训》《钓鱼》等，在揭示各类人民内部矛盾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为人民群众所喜爱。有些经过整理的传统相声如《喂政部》《论捧逗》和根据义和团故事改编的单口相声《大师兄闹衙门》，在内容与表现技巧方面都有新的探索。

本书目录是按照发表或上演年月先后次序编排的。

我们热诚地希望广大读者、各地专业曲艺工作者和业余曲艺爱好者提出批评建议，大力支持这项工作。

中国曲艺家协会天津分会

1980年12月

目 录

买猴儿·····	何 迟 (1)
开会迷·····	何 迟 (17)
公费医疗·····	陈洪凯 (40)
挖宝·····	朱学颖 常宝霆 王佩元 (56)
万无一失·····	朱学颖 常宝霆 (65)
商业新兵·····	冯玉春 马志存 王文玉 (76)
新风尚·····	刘文亨 (89)
似曾相识的人·····	何迟作 李光记录 马三立整理 (99)
新局长到来之后·····	何迟作 李光 苏文茂 马志存整理 (112)
不正之风·····	王鸣录 (131)
教训·····	王鸣录 (145)
大家研究·····	王鸣录 (160)
多情与薄情·····	陈笑暇 (173)
啼笑姻缘·····	刘文亨 王文玉 (183)
身后大事·····	常宝霆 朱学颖 (195)
红娘·····	冯 巩 刘 伟 (207)
执迷不悟·····	倪钟之 (222)

迎春曲	马三立述 卫心昌记(237)
钓鱼	高英培 范振钰整理(241)
要条件	魏文亮 孟祥光(247)
两种态度	根据魏文亮 孟祥光演出录音整理(251)
论捧逗	苏文茂 朱相臣 纪希整理(255)
吃元宵	马三立整理(270)
喂政部	张寿臣口述 陈笑暇整理(280)
大师兄闹衙门	项堃改编(294)
杠刀子	郭荣起整理(307)

买 猴 儿

乙 （恍然大悟似地，象是遇见老朋友）是你呀！

甲 （没有想起来，但不得不招呼）喔！

乙 （很亲热地）一晃有半年没见啦！哎呀，你比以前可瘦多啦！

甲 （心想我并不认识他呀）喔！（握手）恕我眼拙，您是……

乙 （肯定而热情地）咱们是老朋友啦！

甲 （仍怀疑）喔！

乙 咱们早就认识。你忘啦，去年夏天我结婚，你送给我一个这么大的双心牌的暖水瓶。

甲 哦？

乙 我送给你五块六角钱。

甲 （想，自言自语）我送给他一个暖水瓶，双心牌儿，这么大的。他送给我五块六角钱。（问乙）这是在哪儿啊？这是……

乙 （不在意地）在百货公司啊！

甲 哦！那是你花五块六角钱买了我们一个暖瓶。

乙 （严肃地）那可是你亲手交给我的啊！

甲 我亲手交给你的？嗯，我是得亲手交给你。那年我正在百货公司暖瓶柜当售货员哪。你花钱买暖瓶，我不交给你交给谁？那是买不是送。

乙 哎，这么说不显着亲热吗！

甲 没这么说的！

乙 真格的，从我买了那个暖瓶以后就没见过你。

甲 后来我当采购员出差办货去啦。

乙 喔，办了批什么货哪？

甲 你猜吧！

乙 暖瓶？

甲 不是。

乙 绸缎？

甲 不是。

乙 自行车？

甲 不是。

乙 那我猜不着啦！

甲 （沉默一会儿）我呀，买了一批猴儿！

乙 什么？

甲 猴儿！

乙 猴儿？

甲 对啦，猴儿。

乙 噢，皮猴儿吧？

甲 不，活的，猴儿嘛！去年九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出差刚由外边回来，白天交了货，晚上刚躺下，就听见外边

砸门。我老婆出去一看，我们科长派通讯员给我送来一个紧急通知，信封上印着三个大红字：急！急！急！

乙 那是有要紧事。

甲 我拆开一看，上面写着：“××同志：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儿五十个，这是项紧急任务，希望你马上动身。……”上面盖着我们科长的戳子。我一想，别睡啦，赶紧走吧！

乙 是啊！紧急任务嘛！

甲 赶紧到公司领钱，到车站买了票，开介绍信，到东北完成买猴儿任务。

乙 等等，我说你们百货公司买猴儿干什么用啊？

甲 是啊！我也是纳闷啊！百货公司也用不上猴儿啊。我这么一想：猴儿……猴儿能看家。

乙 （顺着他说）对啦！百货公司这么大的企业，好几层楼，那么多科，那么多柜台，存着上千累万的国家财产，哪部分看家不用个猴儿啊！（马上推翻自己的见解）没听说过，那么大的百货公司用猴儿看家！

甲 我想也是。要不然就是猴儿……能耍，耍猴儿嘛！戴上花脸，穿上戏装，一敲锣，当当当当，耍猴儿。

乙 对啦，百货公司业务一扩大，买几十只猴儿一训练，添个耍猴部，到南市啊，乌市啊一耍，多一笔收入。（马上推翻自己的看法）没听说过，百货公司兼营耍猴儿！那不成马戏团啦！

甲 可也是。我想要不是用猴儿毛织毯子、打毛线……

乙 对，这还着点边儿，猴毛儿织毯子结实，织毛衣暖和。

(又推翻)没听说过，那得多少猴儿啊！没听说过。

甲 (反倒向乙发急) 那你说买猴儿能干什么？

乙 要依我说啊……我知道你们买猴儿干什么呀？我看八成是通知写错啦！

甲 我原先也这么想过。后来又一想，决不能啊！他已经调走啦！

乙 谁调走啦？

甲 我们科从前那位文书马先生，马大哈。

乙 叫什么？

甲 马大哈。

乙 马大哈？

甲 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乙 好名字！

甲 外号叫马大哈，真名不叫马大哈。先在我们科当文书，这位同志是迟到早退，掐头去尾，上班净打电话，碰上我们这位科长是针尖儿大的事也得书面通知。有一天，我们科长要派王文元同志出差，叫马大哈写通知，两点上班，都三点三刻了，马大哈才迈着方步上班来啦。

乙 好，迟到了一点三刻钟。

甲 科长说：“你又来晚啦！赶紧给王文元写个通知吧！”

科长告诉他，这个通知这么这么写，科长说完，马大哈提笔就写，写了没几个字电话来啦！（学一个女人和老马打电话）“喂，我说老马呀！”“啊！”“咱们看场电影去吧！”“看什么片子啊？”“《冷酷的心》。”“不行，我正上班哪！”“唉！我好心好意请你看电影，你

泼了我一头冷水，你也太冷酷啦，你……”“好，去吧！”“好吧，老马呀，我四点一刻在光明电影院门口等你。”

乙 得，马上得走，三点三刻上的班，四点一刻就得见面，才干十五分钟工作。我说来电话的这位同志是谁呀？

甲 马大哈正搞恋爱哪！

乙 喔！

甲 马大哈三下五除二，大笔一挥，通知写好，拿着通知到科长室，科长也没细看，叭，就盖了个章。马大哈跟科长说：“科长，我肚子疼，得到医务所去。”

乙 开三联单吧！

甲 马大哈开好三联单以后就……

乙 直奔医务所。

甲 直奔电影院。

乙 好劲！

甲 出差的那位王文元同志接到通知一看：“今派你到锦州锦记货栈提货，望明日办妥。”王文元一看离锦州一千来里，明天要办妥，可急坏啦！赶紧领出差费，开介绍信，取提货单，买火车票，慌手忙脚地到了锦州。到锦州找锦记货栈，找遍了锦州也没找着。从锦州往天津给科长打电话一问不要紧，敢情是通知上少写一个字。马大哈把“派你到锦州道锦记货栈提货”写成了“派你到锦州锦记货栈提货”啦！

乙 好，落了个“道”字，把这位王同志罚到锦州去啦！那么锦州道在哪啊！

甲 就在我们百货公司旁边。

乙 失之毫厘。

甲 谬以千里。

乙 甬问，这回准是又写错啦！

甲 不能，从那回起，马大哈调动工作啦！

乙 千万别当文书啦！

甲 当收货员啦。

乙 这回出不了问题啦！

甲 啊！问题就更大了。有一天仓库进货：五十桶香油，五十桶桐油。

乙 我说你们百货公司怎么什么都卖呀？

甲 你看，百货俱全嘛。

乙 有你的。

甲 仓库来了五十桶香油，五十桶桐油，那天正赶上马大哈值班儿。桶的模样儿差不多，仓库主任一看说：“老马，可别弄错了，桐油可没法吃，这么办吧，老马，你用红纸裁五十个标签，写上桐油俩字，贴在桐油桶上，用蓝纸裁五十个标签，写上香油俩字，贴在香油桶上。”这么一来呀！

乙 可就分开啦！

甲 可就弄拧啦！

乙 那怎么回事？

甲 你听啊！老马一听说好吧，赶紧裁纸写字，纸也裁完啦，字也写好啦。马大哈打一碗糰子，把红标签拿过来，刷上糰子。

乙 桐油标签。

甲 把蓝标签也刷上糍子。

乙 香油标签。

甲 马大哈拿起标签刚要往桶上贴，就听屋里当唧唧……电话响啦，马大哈进屋接电话。（学女人声音）“喂，我说老马呀！”

乙 得，还是她！

甲 “喂，我说老马呀！”“啊！”“咱们听场戏去吧！”“听谁呀？”“鲜灵霞今儿个演《杜十娘》。”

乙 爱听评戏。

甲 “不行，我正值班哪！”“我一给你打电话你就值班儿，我就知道你跟李甲似的，对我不忠实。”“别生气呀，好，我去！我去！”“我六点钟在陆记面馆楼上等你，请你吃炸酱面。”老马一看表五点四十。

乙 还有二十分钟。

甲 赶紧撂下电话，洗了洗手，围上围巾，系上口罩，戴上帽子，穿上大衣，出了大门，上了电车，才上电车又下来啦！

乙 怎么？

甲 标签还没贴哪！赶紧往回跑，摘下帽子，脱了大衣，解下围巾，拿下口罩，端起糍子碗，心想快点贴，贴完好上陆记面馆，吃完炸酱面好听《杜十娘》。越想越乐，“（哼评剧音乐过门）冬根儿龙冬一根儿龙得儿龙得儿龙。”叭叭叭叭……一百张标签一会儿就贴完啦！一看表五点四十五。

乙 真快，连出门带进门加上贴标签，才五分钟。

甲 贴完之后，马大哈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围上围巾，一边走一边系口罩，跑出了大门，跳上了电车，当得唧当一当，唧当唧当……

乙 （用京剧韵白念法）陆记面馆吃面去了！

甲 （同上念法）百货公司可就乱了！

乙 怎么？

甲 马大哈一忙不要紧，把桐油的标签贴在香油桶上啦，把香油的标签贴在桐油桶上啦！

乙 那还不乱！

甲 第二天货物出库。第三天一清早，糕点厂厂长来啦，提拉着两包大八件，两包鸡蛋糕。

乙 送礼来啦！

甲 讲理来啦！是桐油大八件、桐油鸡蛋糕。

乙 那没法儿吃！

甲 正捣乱哪，南开大学伙食管理员也来啦！提拉着一个大食盒，那天南开大学会餐，是桐油炸丸子、桐油回锅肉、桐油炒鸡丁儿、桐油煎鲤鱼。

乙 这些菜叫马大哈吃去！

甲 正热闹着哪，家具公司来啦，扛着两把椅子，一张桌子，是香油油的桌子，香油油的椅子。

乙 真热闹。

甲 事儿闹大啦！经理亲自道歉，赔偿损失，给大家换货，这才算完。

乙 马大哈哪？

甲 写了检查，又调动工作啦！

乙 可别当收货员啦！

甲 调到传达室去啦！就在我们科旁边，常见面。

乙 也得留神。这么一说你们科里文书不是他啦！

甲 早就换啦！换的这位文书，字写得又好又快，人又仔细，就是一样，身体不好，有胃病，常闹肚子。

乙 那不算毛病。

甲 我一想这回通知决错不了，既然是紧急通知，就得快点走。

乙 对，坚决完成任务。

甲 我赶紧爬出被窝儿，穿好衣服，到公司找值班的领钱，开信，买票上车，第二天下午到了沈阳。

乙 得找商业局。

甲 我一去就先到了商业局，进门登了记，交了介绍信，给我让到会客室。

乙 按手续办事。

甲 没喝碗茶的工夫，进来了个人，手里拿着我的介绍信，我赶紧站起来握手，“请坐，请坐。”“贵姓？”“沈。”“喔！沈同志。”“贵姓？”“×。”“喔，×同志。”人家把我让到沙发上，给我倒了碗茶，递了一根大生产牌的烟卷儿。

乙 挺客气。

甲 我说：“我是天津百货公司的，上级派我到东北来办一批货，请多帮助！”“那没问题，你们打算办什么货呢？”我说：“我们公司打算买五十只猴儿。”人家说：

“买什么？”我说：“买猴儿。”“什么？”我说：“猴儿。”“什么猴儿？”我说：“就是浑身上下有毛的那种猴儿嘛！”

乙 人家听着是新鲜。

甲 那位同志直抽凉气，右手拍脑门儿：“猴儿！你们买猴儿……”人家也没问干什么用，说：“好吧！买猴儿此地没有，到长白山下某县某村去买许有，我给你开个介绍信吧！”我拿这封信到那个村见了村长，村长一看信，也直抽凉气。

乙 有困难。

甲 说：“长白山倒是有猴儿，可销路不大又难抓，猎户们谁也不愿意打猴儿啦！”我说：“这也是国家任务，村长多帮忙吧！”村长想了半天说：“要非买不可，我家里倒有两只，可就是老点儿！”我一听挺高兴，心想只要有，老点就老点吧！我说：“多少钱一只啊？”村长说：“我留着也是没用，老猴儿啦！国家既有用，我捐献啦！”

乙 真痛快！

甲 村长领我到他家一看，好，这两只猴牙都掉啦！

乙 别耍啦！

甲 要吧，是太老啦！不要吧，哪找去呀！村长看我也直抽凉气，说：“这么办得啦，今天晚上咱们召开个猎户合作社社员大会，由你把买猴的意义及其重要性讲一讲，”动员一下，社员们要愿意上山打猴儿呢，更好，要是不愿意呢，再商量。”我一想，好吧，反正任务是完成

不可。到晚上，在村政府开了个买猴儿动员大会，到的人还不少，男男女女足有三百口子。

乙 村里工作不错。

甲 村长先讲话：“老乡们！上级政府介绍这位×同志到咱村买猴儿，希望咱们响应上级号召上山打猴儿，咱们欢迎×同志把买猴儿的重要意义及其重要性对大伙儿说说，欢迎啦！”大伙一鼓掌，我往桌子后头一站。

乙 讲讲吧！

甲 （作首长报告姿态）老乡们！

乙 （鼓掌）

甲 同志们！

乙 （鼓掌）

甲 （咳嗽）我……（咳嗽）我……（咳嗽）我……（问乙）我要说什么来着？

乙 你要——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呀！

甲 同志们，上级派我来，到咱村买猴儿，这猴儿有什么用处呢？这猴……（问乙）你说有什么用？

乙 我说——我知道猴儿有什么用处！

甲 （喝水）这猴儿有什么用呢？对我们国家有一定的贡献，我们要进行建设，猴在建设过程当中……具有……具……具……

乙 怎么？没词啦？

甲 我认为，猴是很聪明的（咳嗽）不好抓……人，人不就是它们变的吗？我想，大家……要问猴儿的作用在哪里，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既然大家都关心，我就非

说不可。

乙 真麻烦，谁不让你说啦？

甲 我一定说。

乙 你说呀！

甲 我马上说。

乙 你倒是说呀！

甲 （急）你忙什么？你（擦汗）同志们，要说猴儿的作用……第一，猴儿能看家；第二，猴儿能演戏，对文化娱乐有不少贡献；第三，猴儿毛能打毛线……这几条虽然不全面，可再说，我们土地改革以后生活改善啦！谁家不养个猴儿啊！

乙 没听说过！

甲 大伙一听我说得实在……

乙 实在有理。

甲 实在可乐，说咱们赶紧……

乙 抓猴去吧！

甲 睡觉去吧！会也散啦，啥猴儿也没买着。

乙 这怎么办呢？

甲 我一琢磨，走。

乙 哪儿去？

甲 广东。

乙 广东？

甲 你没听说过，广东吃猴儿头吗？

乙 广东猴儿多。

甲 我先把两个老猴儿送回天津，撂在家里，嘱咐我老婆小

心着喂，坐火车到塘沽，再坐轮船到广州，到广州一打听

.....

乙 卖猴的多啦！

甲 吃猴的少啦，从“三反”“五反”以后提倡节约嘛。吴了半个多月才买了二十只。

乙 还差二十八只。

甲 又琢磨，走。

乙 哪儿去？

甲 四川。

乙 四川有猴儿？

甲 你没念过“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吗？

乙 唐诗。

甲 赶紧由铁路上把二十只猴儿寄回天津，交给我老婆收养着，我就从广州坐粤汉路火车到汉口，坐轮船走长江，过三峡到重庆，由重庆坐成渝铁路火车到成都，到那又买了二十八只猴儿。

乙 任务胜利完成。

甲 我做了个大笼子，把二十八只猴装到一块儿，一路平安回到天津。我到家一看，我们家挤了一院子人。

乙 出什么事啦？

甲 看猴儿来啦！我老婆一见我，拉着我的手就哭啦！说：“唉！你一出门半年多连个信也没有，我还当你叫猴儿给咬死啦哪！”我一看家里二十二只猴儿又肥又胖。我说：“别哭啦！我也平平安安地回来啦！猴也又肥又胖的，就都放心啦！”我老婆说：“猴儿倒是胖啦！你瞧

我……”

乙 也胖啦！

甲 “瘦得成猴儿啦！”跟老婆说了两句话儿，赶紧给公司打电话要卡车。

乙 干什么？

甲 拉猴儿。大卡车开到公司门口下车，工友们往下抬笼子，我赶紧去见科长。科长一见我说：“你回来啦！”我说：“回来啦！”科长说：“你哪去啦？”我说：“四川去啦！”科长说：“你上四川干什么去啦？”我说：“买猴儿去啦！”科长说：“谁叫你买猴去啦？”我说：“你叫我去的。”一边说我一边把有他盖章的那个通知拿出来，我说：“你看！”科长一看脸都白啦，说把王文书找来。王文书一进门，科长说：“这是你写的吗？”王文书拿过来一看：“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儿五十个”王文书一边看一边跺脚说：“马大哈呀马大哈！你害苦了我啦！”

乙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是这么回事，那天科长要出门开会，走以前叫王文书给我写通知，已经五点四十啦！剩二十分钟就下班了！科长告诉王文书说：“给××写个通知，叫他到东北角某工厂买猴儿牌肥皂五十箱，快点，写完马上给他家送去，我开会去啦。”王文书一边听一边赶快打个草底，他看科长要走，说：“科长先别走，你一走没法盖章啦！”科长说：“不行，等我开会哪！这么办吧，我先盖上戳儿，你后写。”王文书递给他个空白条，科长

盖上戳儿就走啦！王文书坐下赶紧就写，心想不快点写，一下班可就没人给送信啦！一看表五点五十。

乙 剩十分钟。

甲 王文书赶紧找了个通讯员来，叫通讯员在旁边等着，写好就送走，王文书拿笔就写：“××同志：今派你……”写到你字这儿，就觉得肚子疼，勉强又写了三个字“到东北……”，实在坐不住啦！非上厕所不可，一看表五十五十六。

乙 剩四分钟。

甲 通讯员在旁边直催：“王文书，快点写呀！”这会儿马大哈一推门进来啦！王文书说：“好，老马，我正想你哪！来，赶紧替我写几个字，我这有草底，你照着写吧。”老马说：“好吧！交给我吧！”坐下就写。一看上面写着：“××同志，今派你到东北……”马大哈操起笔来看了看草底，心里想词儿：“今派你到东北角火速买猴牌肥皂五十箱。”想好了刚要接着东北的北字儿写，就听电话响，通讯员接电话：“老马，找你。”马大哈一接电话就听里面说：

甲（同时学女人声音）“喂，我说老马呀！”

乙 还是她！

甲 可不还是她嘛！“老马，咱们看场京戏去吧！”“好，去吧！看谁呀？”“中国戏院李少春的《闹天宫》。”“猴儿戏。”“七点半我在中国戏院门口等你。”马大哈撂下电话，心里一高兴，扯了个“云手”，起“四击头”，“仓仓登崩仓另仓”，坐在椅子上操笔就写。“火速买

猴儿五十个”。他老先生把东北角的“角”还有“牌”跟“肥皂”四个字落下了。“这是一项紧急任务，希望你马上动身。”在盖好的图章上面写上我们科长的名字，通讯员送到我手里，可不就成了“××同志，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儿五十个”了吗！

乙 他落了四个字，你跑了半拉中国，你们科长还不火吗？！那五十只猴儿怎么办？

甲 卖给谁也不要，送给上山公园啦！

乙 马大哈呢？

甲 喂猴儿去啦！马大哈到公园工作以后，经过一番反省，是学习努力，工作积极，毛病也改啦！把猴儿喂得又肥又胖。有一天我到公园玩去，远远儿的就瞧见马大哈啦！一见我直害臊，我赶紧过去握了握手，我说：“老马，别看你罚我走东北，到广东，跑四川，云游了半个中国，我还得谢谢你！”

乙 那为什么？

甲 我说，这回幸亏是“猴儿牌肥皂”，要是“白熊牌香脂”，我非跑北冰洋去不可。

乙 那你游遍全世界啦。

（何 迅）

开会迷

时 今天

地 天津

景 垂幕上画着几张很大的开会通知，每张开会通知上都有几个很大的红色的“急”字，舞台中心有一桌，桌上铺着台布。

人 甲 谁演他他就叫谁的名字，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毛蓝布工装。

乙 是甲的朋友，姓名不详。

幕启 甲乙二人先后登场，向观众鞠躬后，二人同时转身。

甲 （同时说话）原来是你呀！（握手）

乙 咱们可有一年多没见面啦！这会儿你在哪儿工作哪？

甲 还在机器制造厂哪。

乙 搞什么哪？

甲 干旋床了啦。

乙 当旋工，那太好啦！（仔细端详甲的面孔，摇头，惊叹不已）唉呀，你怎么这么瘦啊！

甲 嗯……你猜吧！

乙 （想）我猜……准是工作累的。

甲 （摇头）不是！

乙 学习太紧张？

甲 （仍然摇头）不是。

乙 那你怎么这么瘦哪？

甲 你不是问我怎么这么瘦吗？

乙 啊。

甲 （淡然）开会开的！

乙 （吃惊）什么？

甲 开会开的。

乙 开会开的？开会怎么能把人开瘦了哪？

甲 嗨，这都怨我们车间主任哪。

乙 怨你们车间主任？你胖也好，瘦也好，碍你们车间主任什么事啦？

甲 你听啊，我们这个车间主任哪，与众不同，成天价忙得满头大汗，没有一会儿闲着的工夫儿，不管见谁都面带微笑，事无大小一律积极努力，不管大小事他自己决不拿一点儿主意，一律由群众讨论解决，外带一点儿嗜好也没有，既不爱抽烟，也不好喝酒。

乙 那是好人啊！

甲 每到星期日休息的工夫，人家都是逛逛公园啊，看看电影啊，我们这位车间主任，既不爱逛公园，也不爱看电影。

乙 那爱什么哪？

甲 就爱开会！

乙 就爱开会？

甲 以开会为唯一的工作方法——他还有个说法，叫做“走群众路线”。

乙 没听说过。

甲 不但爱开会，还最喜欢在大会上讲话；他不但不管大小事都得开会，而且不管大小会都得作报告；不吃饭不睡觉他过得了，不开会不作报告他过不了。

乙 没听说过！

甲 在作报告这一点上他也有个说法，叫做“往下贯彻”。

乙 贯彻什么呢？

甲 凡是他认为要打通别人的思想时，就“往下贯彻”。

乙 真有意思。

甲 又是“群众路线”，又是“往下贯彻”，这就是“领导与群众结合”。

乙 这倒是结合得挺妙。

甲 久而久之，工人们给起了个外号儿。

乙 叫什么哪？

甲 叫“开会迷”。

乙 他开他的会，他作他的报告，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甲 跟我有什么关系？他兼职多呀！

乙 他兼职多碍你什么啦？

甲 我兼的职也不少啊！

乙 那碍他什么啦？

甲 巧啦，我们俩人兼的职都兼到一块儿啦！我兼这职都在他领导之下，他召集开会，我得去呀！他作报告，我得

听啊！

乙 噢！那么你们俩人到底都是怎么兼的职哪？

甲 你听啊：我是行政小组长，他是车间主任；我是工会福利委员，他是工会副主席；我是篮球队干事，他是篮球队队长；我是伙食团委员，他是伙食团团长；我是业余评剧团秘书，他是业余评剧团团长。我在他领导之下，少说，一天得开五个会！就拿昨天一天说吧，八点上班，七点半先开个班前碰头儿会。

乙 讨论什么问题哪？

甲 讨论个别工人为了打扑克、钓鱼不上班，能否当作请事假照发工资的问题。

乙 那还用讨论哪？

甲 十二点下班，吃完饭开工委会委员会。

乙 讨论什么问题哪？

甲 讨论工人业余学校是否学习接生问题。

乙 没听说过！

甲 开完会，一看表才一点半，离上班还有半小时，趁这工夫……

乙 休息休息吧！

甲 开技术研究会。

乙 研究什么问题哪？

甲 研究旋工车间和诊疗所的合并问题。

乙 旋工车间和诊疗所怎么合并哪？没听说过！

甲 还没开完技术研究会哪，到两点啦，赶紧上班。六点半下班，吃完晚饭六点半十五，撂下饭碗走出食堂，赶紧回

.....

乙 赶紧回宿舍。

甲 赶紧回车间。

乙 干嘛哪？

甲 开班后碰头儿会。

乙 讨论什么哪？

甲 讨论工人们下班之后，是个别回家还是排队回家的问题。

乙 没听说过。工人下班儿排队回家？成小学生啦！

甲 开完班后碰头儿会，一看表，八点四十五，大伙儿走出了车间，是直奔……

乙 是直奔宿舍。

甲 直奔礼堂。

乙 干嘛哪？

甲 开工会委员、工会小组长、积极分子联席会。

乙 讨论什么问题哪？

甲 讨论一百年后工人福利问题。

乙 一百年后的事，干嘛现在就讨论哪？

甲 要展望一下儿我们伟大祖国的美丽远景啊！

乙 多美丽也用这么老早就讨论哪！

甲 开完会以后，大伙儿说，这回咱们可该回……

乙 可该回宿舍啦！

甲 可该回车间啦！

乙 回车间睡觉？

甲 不，回车间开会。

乙 怎么还开会呀？

甲 啊，是得开！

乙 怎么？

甲 都七点半啦！又该开班前碰头儿会啦！

乙 一夜没睡！

甲 这还有个名字。

乙 什么名字？

甲 叫做开会流水作业法。

乙 没听说过。

甲 要照这么开会法，甬多，连着开这么两个月会呀，工人们就都……

乙 就都习惯啦！

甲 就都住院啦！

乙 是够呛！

甲 说正经的，咱们这一年多没见面，有件事我得告诉你。

乙 什么事呀？

甲 我有爱人啦。

乙 那我得给你道喜。

甲 先别道喜。

乙 怎么哪？

甲 差点儿吹啦！

乙 怎么会吹啦哪？感情不好？

甲 感情好极啦！

乙 闹别扭啦？

甲 没闹别扭。

乙 那怎么会吹啦哪？

甲 开会开的。

乙 没听说过。开会跟恋爱这是两回事，有什么关系呀？

甲 没关系？没工夫见面呀！

乙 她不在天津？

甲 在天津，就在小王庄住。

乙 在小王庄住，怎么见不着面儿哪？

甲 你听啊！她也是工人，她要是歇日班，我恰好歇夜班；她要是歇夜班，我又歇日班；她星期三休息，我星期六；她星期六休息，我星期三；她星期日休息，我星期一。

乙 她星期一休息，你星期日。

甲 赶巧啦我们俩人碰到一天休息啦！（笑）

乙 见面啦！

甲 开会啦！

乙 真巧！

甲 从去年我们俩人就叫开会闹得好几回都没见着面。我爱人早就对我有意见啦！我们从今年一月就用电话联系，费了挺大的劲，联系来联系去，到今年三月二十号，才联系上。

乙 好嘛，联系了两个多月！

甲 明儿三月二十一号，星期日，赶上我们俩都歇班，我们俩在电话里定规好啦，明儿早晨准九点在水上公园，五岛，那个大花棚子底下，第五根砖柱子旁边儿见面，不见不散。

乙 干吗定规这么仔细呀？

甲 要不水上公园那么大，哪儿去找呀？三月二十，星期六，我下了班赶紧吃饭。吃完饭，骑上自行车回家。到了家，歇了一会儿，我把闹钟拨到七点半上，钻被窝儿就睡。心里高兴，躺下不大会儿工夫就睡着啦。睡的正香着哪，就听（大声的）当……！

乙 （吓一大跳）怎么回事？

甲 闹钟响啦。

乙 吓我一跳！

甲 一看表正七点半。我赶紧起床，穿衣服，下地，生火，烧水，漱口，洗脸，挠头，刮胡子，擦皮鞋，把自行车儿推到当院，心想：从我这儿到水上公园得走四十分钟，早点走，我早点到等她，别叫她等我。盘算好啦，一看表正八点，才一迈腿儿，就听外边叫门：梆梆梆梆梆梆！开门一看……

乙 谁呀？

甲 通讯员老王，（注：老王可操河南口音）挺倔：“走！”我说：“哪儿去呀？”“开会。”我说：“今儿星期日呀！”“不是星期日还不着急呢！”“开什么会呀？”“业余评剧团召开紧急会议。”

乙 怎么评剧团开会也找你呀？

甲 不是告诉你啦吗，开会迷是评剧团团长，我是评剧团秘书嘛。

乙 那你怎么办哪？

甲 我说：“老王啊，我跟我爱人少说有好几个月没见面儿

啦！劳驾，你帮我请个假得啦！”老王说：“那可不行，开会公事，你那是私事，你能为私事耽误公事？”

我这么一听，对，走！

乙 哪儿去呀？

甲 （学老王）开会。我们俩人骑上车，直奔剧团排演室，到那儿一看表正九点。

乙 不用说，人都到齐啦。

甲 就开会迷一个人在那儿坐着哪！大伙儿知道是开会迷召开的会议，谁都不愿意来。

乙 那你就走吧！

甲 走不了啊！

乙 怎么？

甲 开会迷在门口一坐，许进不许出！

乙 太损啦！

甲 十点三刻人才到齐，人到齐之后，开会迷说：“好吧，咱们赶紧开会。”开会迷宣布开会，大伙心想：“咱们听听到底有什么重要事情，非在星期日开会不可！”

乙 是得听听。那么到底为什么开会哪？

甲 为了买脸盆！

乙 什么？

甲 买脸盆！为了评剧团要买两个脸盆！

乙 买俩脸盆也值得开会？

甲 没告诉你，开会迷就这个毛病嘛！开会迷往桌子后头一站：同志们！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为了解决咱们评剧团的脸盆问题。我今天报告的题目是：“统一思想，统

一步骤，为根本解决脸盆问题而斗争。”

乙 用得着费这么大的事吗？

甲 （学开会迷）同志们！评剧团的全体同志们！男同志们！女同志们！导演、演员、舞台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的诸位同志们！

乙 这个罗嗦啊！

甲 （学开会迷）同志们！在原始共产社会，我们是不演戏的，当时也没有评戏，因此，也就发生不了当前评剧团所存在的脸盆问题……

乙 这不是废话吗？

甲 （学开会迷）人类的物质文明，比一天发展，一天比一天进步，因此，就产生了戏剧艺术，由于要演戏，就需要化装，要化装就必须卸装，卸了装，就需要洗掉它，为了洗掉它，就需要脸盆。

乙 这不跟没说一样嘛！

甲 （学开会迷）同志们，我们评剧团的脸盆太破了，当然破了就需要焊，可是破得焊也焊不成了，因此，我们就决定买两个新的脸盆。当然这两个新脸盆早晚也会破的，不过还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脸盆是必须买的。可是，由于我们评剧团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在一般情况之下，男同志主张用素脸盆，女同志由于种种原因，就希望用花脸盆；同时男同志当中也有少数人愿意用花脸盆的，而女同志当中也有少数人愿意用素脸盆的，因此，我们就需要统一思想。否则，在买回脸盆的时候，如果全买的是素脸盆，那么女同志会有

意见；如果全买的是花脸盆，那么男同志又会有意见。因此，我们就需要在矛盾中求得一致，在对立中求得统一，为了保证我们行动的一致，我们就需要首先取得思想上的一致，否则会因为脸盆问题而引起我们评剧团内部的分歧。

乙 这是哪儿跟哪儿呀！

甲 （学开会迷）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希望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展开民主的讨论。大伙儿这么一听……

乙 这个乐呀！

甲 这个气呀！

乙 怎么？

甲 怎么！这问题没法讨论哪！大伙儿心说：“好容易盼个星期日，为了芝麻大点儿事，把我们叫来，开这种毫无必要的会，开吧！反正我们不发言，我看你这个会怎么开！”

乙 哼，谁也不会满意！

甲 开会迷等了十来分钟，又动员大伙儿发言：“同志们，别保持沉默，谁打第一炮啊？”等了半天还是一个说话的没有。又等了十几分钟，还是没人说话。这会儿，开会迷一看大伙儿的神气就明白啦：“噢，你们这是成心跟我为难哪！你们成心不发言，叫我这个会没法开是不是？好吧，反正我是主席，你们不发言，我决不散会！”

乙 没见过这样开会的！

甲 这会儿开会的人，画小人的画小人，看小说的看小说，

剪指甲的剪指甲，玩手表的玩手表，正僵着哪，开会迷的大儿子跑进来了：“爸爸，都一点多啦，怎么还不回去吃饭哪？”

乙 趁坡儿下驴，开会迷就回家吃饭去吧！

甲 开会迷看了看大伙儿，转过头儿跟孩子说话：“吃饭？谈不到，你没看我正开会哪吗？看样子今天午饭是吃不成啦，不用说午饭，就连晚饭也未必回得去！这么说吧，这三五天之内你们就不用打算我回家吃饭啦，你们先吃得啦！”

乙 不象话！

甲 开会迷的大儿子出去啦。大伙儿一想：“这是开会迷成心跟咱们怄气啊！”干脆，更不发言啦！又过了十几分钟，这会儿工会主席进来啦，一看大伙儿坐在那儿鸦雀无声，低着头，各人想各人的事，工会主席心说：“这是干什么呀？”就问：“星期日你们还不到外头休息？走走走，出去玩会儿去！”

乙 那就走吧。

甲 这会儿有一位同志站起来说话啦：“主席，玩是谈不到，你没看见，这不正开会哪吗？看这样子，这个会大概三、五个月未必能开得完。主席，我们求你点事，你务必给我们办到了。请你派几个人到我们家里，告诉我们家，这三、五个月，我们是回不去啦，叫家里把被褥褥子给我们捎来。要不然，天这么冷，一连气儿开几个月的会，不都冻坏啦！”工会主席一听，不知道怎么回事。

乙 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甲 “别开玩笑啦。”他一推门就出去啦。工会主席才出去，开会迷的孩子又来啦：“爸爸，您赶紧回去吧，我弟弟病啦！”

乙 那就走吧！

甲 开会迷瞧了瞧大伙儿，叹了口气：“唉，孩子，你没看我正开会哪吗？大概在这三、五年里这个会是开不完啦。回去告诉你妈，就说我托付她，叫她多费心把你弟弟送到医院去，要好了呢更好……万一要……谁叫我在这三、五年里还得开会哪！”

乙 不象话！

甲 开会迷的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抹着眼泪就出去啦；才出门儿不大会儿，厂长一推门儿进来啦，一看大伙儿这个样子，莫名其妙！就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哪？为什么不玩玩儿去？”

乙 趁这机会散会得啦！

甲 刚才说话的那位同志又站起来啦：“厂长，我们这是开会哪。看这样子这个会大概在这三、五十年里是开不完啦！我们成年价在这儿开会倒不要紧，可是生产得受多大损失啊！我们天天在这儿开会不生产，还照样拿工钱，我们于心不忍哪！这么办，我们是决不能再拿国家的工钱啦，只求厂里想办法照顾一下我们的家属，我们就是在这儿开一辈子会，也感念工厂对我们的好处啦！”

乙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大伙儿正跟开会迷怔气哪，我一看表，一点三刻！

乙 你爱人可等了你四个多钟头啦！还不赶紧走？

甲 我溜出会议室，骑上自行车直奔水上公园。到了，把车存起来，买门票进了公园门，就跑啊！跑到桥那儿就喘不上气来啦！跑到廊子那儿腿就酸啦！跑到四面厅就觉得脑袋发沉，眼前冒金星！又勉强跑了几十步，到了图书馆后面，一看，在路椅旁边儿等着我哪！心里一高兴，一口气儿跑到路椅那儿，我喘了喘气，定了定神，睁眼一看……

乙 是你爱人？

甲 哪儿啊，一个白胡子老头！

乙 那怎么回事啊？

甲 这位老头儿，大近视眼，也等人哪！我坐在路椅上歇了一会儿，往旁边一看，就看路椅的椅子背儿上用铅笔写了几个字。

乙 怎么写的呀？

甲 “我等你到一点，实在等不及了，我先走了。英。”

乙 那怎么办哪？

甲 回去吧！

乙 还是没见着面儿！

甲 又叫开会给耽误啦！

乙 再联系吧！

甲 这回从三月二十二号开始联系，联系到六月十八号才联系上。

乙 差点儿又是三个月！

甲 第二天是星期日，我们俩人都歇班儿。

乙 这回在哪儿见面？

甲 在人民公园见面。我们俩在电话里商量好啦，在人民公园，老虎笼子旁边，那趟木头栏杆那儿见面。

乙 定规的可真仔细。

甲 就这么仔细还见不着哪！星期六下了班，赶紧吃完晚饭，骑车回了家，歇了一会儿，把闹钟拨到七点半，心里一高兴，躺下不大会儿工夫就睡着啦。睡的正香哪，就听当……！

乙 正七点半！

甲 我赶紧起床，穿衣服，下地，生火，烧水，漱口，洗脸，刮胡子，擦皮鞋，把自行车推到院子里，心说：“我早点儿去，这回我等她，可别叫她再等我啦！”盘算好啦，一看表正八点，才一迈腿儿，就听外面梆梆梆！

乙 有人叫门！

甲 我开门一看！

乙 谁呀？

甲 （学老王）走！

乙 又是他！哪儿去呀？

甲 （学老王）开会！

乙 今儿是星期日呀！

甲 （学老王）不是星期日还不着急呢！

乙 开什么会呀？

甲 （学老王）伙食团召开紧急会议。

乙 怎么伙食团开会也找你呀？

甲 没告诉你说，开会迷是伙食团团长，我是伙食团委员。

乙 跟爱人有约会，半年多没见啦，请假。

甲 （学老王）你那是私事，开会公事，不能为私事耽误公事！走！

乙 哪儿去呀？

甲 （学老王）开会。我们俩人骑车直奔工厂食堂，到食堂一看，表正九点。

乙 人都到齐啦。

甲 就开会迷一个人来啦！十点一刻才来人，十一点人才到齐。到齐之后，开会迷宣布开会。

乙 今儿为什么开会呀？

甲 下星期二是我们工厂的厂庆节，要会餐，今儿讨论会餐问题。

乙 这也不必要开紧急会议呀！

甲 开会迷往桌子后头一站：伙食团委员们，诸位同志们，今天我这个报告……

乙 会餐，干吗作报告啊！

甲 （学开会迷）我这个报告名字叫“在民主的旗帜下为完成厂庆节全厂职工的会餐任务而奋斗！”

乙 奋斗？这怎么奋斗啊！

甲 大伙儿这么一听就急啦！就冲这个题目，两个钟头完不了啊。开会迷接着说：“同志们！”哗……大伙儿鼓掌。“同志们！”哗……大伙儿鼓掌。“同志们！”哗……反正开会迷一张嘴，大伙儿就鼓掌。

乙 那是大伙儿不愿意听他说话呀！

甲 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开会迷讲话，大伙儿对他讲话早就有意见啦！开会迷一想：挺好的，一篇讲演，看样子今天是讲不了啦！这么办吧：“同志们，放心吧，今天的会很简单，马上就完，而且今天会上我决不讲话！”大伙儿这才安静下来。

乙 那好极啦！

甲 瞎，还不如讲话哪！

乙 怎么？

甲 开会迷宣布选举法！

乙 选举法？什么选举法？选举伙食团委员？

甲 哪儿啊！选举会餐的菜码儿。

乙 那怎么选举啊？

甲 开会迷叫大伙儿提候选菜，然后由大伙儿所提的候选菜里选举出七个菜来，作为厂庆节会餐的菜码儿。

乙 没听说过！那么你们提候选菜了没有？

甲 提啦。喝！这个提溜鱼片儿，那个提氽丸子，这个提炖牛肉，那个提摊黄菜，这个提炒榨菜，那个提烹对虾，到会的一百多人提了足有二三百个候选菜！

乙 那怎么选哪！

甲 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加以选举。

乙 选了没有？

甲 选啦。

乙 那你还不趁大伙儿选举的工夫赶紧溜了？

甲 我走不了啦！

乙 怎么走不了？

甲 我被选上啦！

乙 你被选上当菜吃啦？

甲 哪儿呀！我被选上当唱票人啦！

乙 真糟！

甲 你算，二三百个菜，每人选七票——六个菜，一个汤，票又不集中，唱了足有一个半钟头才唱完。又计算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菜选出来。好容易算完啦，一查票数不对，又重算，折腾了好几回才算对。

乙 算对了就赶紧走吧！

甲 还是走不了！

乙 怎么？

甲 叫我宣布选举结果。

乙 你宣布了没有啊？

甲 宣布啦！我往桌子后头一站：（看手表）同志们！我们选举的结果是（边哭边念）：焦溜丸子四十三票，糖醋鲤鱼三十二票，榨菜炒肉丝二十一票，（痛哭失声）清炖小鸡三十五票，烹对虾五十二票，炒笋子二十九票，鸡血酸辣汤四十七票，同志们哪……我可怎么办哪！

乙 你哭什么，你？

甲 我是得哭！

乙 怎么？

甲 啊？都三点一刻啦！

乙 就快走吧！

甲 我赶紧走出食堂，骑上车直奔人民公园。一路上自行车儿又净掉链子，好容易到了人民公园儿门口，到存车处

有了车，我买了门票往里就跑，一口气就跑到动物园那儿，脑袋也晕啦，眼睛直冒金花儿，睁眼这么一看，就看见老虎笼的栏杆儿后头，来来回回地正在那儿溜达哪！

乙 你爱人？

甲 哪儿啊，大老虎！

乙 你爱人哪？

甲 早走啦！我走到老虎笼子旁边，扒着栏杆儿定了定神，低头一看，就见栏杆儿上头写了一行字：“这回我等你到两点，实在等不及了，我先走了。由于你多次失信，请你以后再也不用找我了。”

乙 英。

甲 还“英”哪！

乙 这可怎么办哪？

甲 再给她打电话呀，明明是她接的，告诉我不在！

乙 那怎么办哪？

甲 我一想啊，写信！平信怕接不到！写挂号信，发信第二天回执就来啦！我拿过回执一看，上面写着：“此人已经不在！”我一看，字是她自己写的。

乙 那是火儿啦！

甲 急得我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啦，我一想这么办。

乙 怎么办？

甲 打电报。

乙 等等儿，你爱人在哪儿住哇？

甲 就在小王庄。

乙 就在本市，能打电报吗？

甲 跟电信局一交涉，人家还真给打啦！当天晚上就接到回电。

乙 怎么写的哪？

甲 “此人已经不在，英。”

乙 不在啦怎么还“英”哪！

甲 我这么一看要吹！赶紧托人去跟她解释，解释了好几天才解释通啦。这回又约定好了，第二天还在水上公园见面。星期六回家，我八点钟就睡啦！

乙 干吗那么早哇？

甲 我一想，这回我来个笨鸟儿先飞吧。每回都是早八点老王来送通知，今儿个我八点就睡，明儿早晨四点起床，五点出发，看你们哪儿找我去！睡觉以前，我把这一年的开会通知都找出来啦，数了数一共一千二百多张，什么样儿的会都有，我把它分门别类捆了好几捆，捆完之后，躺下睡觉。才躺下不大会儿工夫，就看见这些开会通知都活啦。这个拉我开那个会，那个拉我开这个会，东拉西拽，差点儿把我给拆喽！我正着急哪，就听光……！

乙 怎么回事？

甲 小猫儿把锅碰地下啦。我睁眼一看，闹钟才两点三刻。

乙 走吧。

甲 我哪儿去呀？

乙 水上公园儿去呀。

甲 半夜三更两点半钟我到水上公园儿找谁去呀？睡是睡不着啦，起来穿好衣服，提笔就写。

乙 写什么哪？

甲 给厂长写意见书，再不提意见可真不行啦。

乙 怎么？

甲 成天净顾了开会，我的生产任务有七个月没完成啦！夜校考试才考了两分，连这回已经留了两回级啦！写完意见书，再一看表，四点一刻。

乙 行，这会儿走差不多啦！

甲 洗了洗脸，喝了口水，又呆了一会儿，才四点二十，出了屋门，我一看天还不亮哪！走到大门那儿，拔下了门闩，我对着大门一站，越想越可乐！

乙 你乐什么，你？

甲 我乐的是不管怎么样，老王今天算找不着我啦！（看表）四点三十五，走吧！我打开了大门，门一开，就看外边儿站着个人。

乙 谁呀？

甲 （学老王）你起来啦？

乙 哟！老王怎么这么早就来啦？

甲 （学老王）我起猛啦！

乙 真糟！

甲 （学老王）走！

乙 哪儿去？

甲 开会！

乙 今儿是星期日呀！

甲 不是星期日还不着急呢！

乙 开什么会呀？

甲 （学老王）今天开一个减少开会的动员大会。

乙 减少开会还开动员大会？跟他说跟爱人有八、九个月没见啦，请假！

甲 （学老王）你那是私事，开会公事，你能为私事妨碍公事？

甲 我跟老王说：“你别着急，别的会我不去，今天这个会我是非去不可，这么的，今天我的自行车坏啦，你陪我走几步，来，我给你推着自行车。”老王说：“别客气，别客气。”说着，我就把老王的自行车推过来啦，跟着他一边儿走一边说话，顺便把意见书交给老王，托老王把这封信交给厂长。又走了没几步，噌！我一下子就跳上自行车，蹬车就跑！我在前面儿跑，老王在后面儿就追。老王追了半天没追上，我一口气儿就跑到了水上公园，一看表，还不到六点哪！

乙 今天准见着面儿啦吧？

甲 不但见了面儿，这一天的工夫，连结婚证书都领下来啦。说话这就结婚！

乙 谁的主婚人哪？

甲 双方家长。

乙 谁的证婚人哪？

甲 我们车间主任。

乙 开会迷！

甲 对啦！到这一天，借我们工厂礼堂举行结婚礼。晚上七点多钟举行的。第一项主婚人讲话。

乙 谁说哪？

甲 我母亲简单地说了几句，第二项证婚人讲话。

乙 哟，那得开会迷讲啦！

甲 开会迷往那儿一站：“同志们……”才说了个“同志们”，下面儿有些个人互相一努嘴儿，离门口近的人扭头就走啦！紧接着一个一个地往外溜！

乙 群众意见太大啦！

甲 这回开会迷的讲话病又犯啦！好，这篇讲演，从七点一刻讲起，从他一开讲我就开始睡觉，我睡醒了一觉，一看表九点半，我这么一听，开会迷还在那儿讲话哪！我揉了揉眼睛，往下面这么一看哪……

乙 大概一个人也没有啦吧？

甲 就剩一个人啦，也在那儿睡觉哪！

乙 这位同志爱听开会迷讲演！

甲 哪儿啊，那是我爱人。

乙 她怎么不走哇？

甲 今天不是我们俩结婚嘛！

乙 要不是你们俩结婚哪？

甲 那，她也就早走啦！

（甲、乙二人鞠躬下场）

（何 迟）

公 费 医 疗

甲 您吃药了吗？

乙 什么？

甲 我问您吃药了吗？

乙 中国人见面好问：“您吃饭了吗？”有问吃药的吗？

甲 到我们那里，见面都问吃药没有。

乙 真新鲜，常吃药？不用说，你们那里同志们身体弱，病人多。

甲 没病，身体也好，就是常吃药。

乙 简直是吃饱了撑的。一定是钱多没地方花了，烧的买药吃。

甲 不是。

乙 不是钱烧的，能这么样浪费吗？没病花钱买药吃？

甲 药不是买的。

乙 不是买的哪儿来的？有人施舍？还是偷来的？

甲 什么话呢！堂堂皇皇，名正言顺“领”来的。

乙 哪儿领来的？

甲 公费医疗啊！

乙 啊？公费医疗就随便领药啊？

甲 你不领不是也白不领吗？

乙 不象话！这么一说，你常吃药？

甲 吃是不见得常吃，反正医院呀，中医诊疗所呀，我倒是常去照顾照顾。

乙 有了公费医疗，就随便看病吃药啊？

甲 你这人真是少见多怪，有了公费医疗，当然就得利用了。

乙 你怎么利用的？

甲 以前别人动员我多运动，免得身体不好，我还真怕身体不健康。有了公费医疗之后，我可不怕了。

乙 怎么？

甲 运动不运动，有嘛关系？有病，上医院哪。反正吃药不用自己花钱。

乙 什么思想！

甲 以前天冷天热，穿衣服脱衣服，我非常留神，怕受感冒生病，这没关系了，有病上医院哪，反正吃药不用自己花钱。

乙 听听！

甲 以前我吃东西都小心，怕拉稀闹肚子，这没关系了，生果、水果，洗不洗不要紧，什么叫凉的热的呀，不怕掺和，冰棍就豆浆我也敢吃。

乙 有这么吃的吗？

甲 唉！吃坏了没关系。得胃病，上医院……

乙 反正吃药不用自己花钱！

甲 你学习的真快呀！

乙 谁学这个呀！

甲 后来我才知道这法子不怎么高明，

乙 本来不高明么？[※]后来又有什么高明法子呢？

甲 有一回因为我家里有要紧的事得请假，可是我又不
敢请。

乙 有要紧的事可以请假呀。

甲 不行，不准。

乙 什么事呢？

甲 是我媳妇娘家舅母内侄女婿的妹妹生了一个小孩儿。

乙 吓，你干吗去？

甲 道喜去。

乙 嗜，就这事啊？

甲 其实关系第二代呀！

乙 甭夸大其词，不行。

甲 我也知道不行，所以没请。

乙 对！下班再去。

甲 下班还有下班的事儿呢。

乙 那你怎么办呢？

甲 我正在着急，我们科的老王过来了，慢条斯理地对我
说：“×同志，你看我今天脸上气色比昨天怎么样？”

乙 老王有病？

甲 没病，心里老嘀咕，工作忙一点儿，就头痛，头一痛就
疑心血压高，赶紧上医院。偶尔咳嗽两声就疑心是肺
病，赶紧上医院。或是因为吃的不舒服，肚子有点痛，

就疑心是盲肠炎。

乙 这人疑心病太大，小心也太过火了。

甲 我看了看他，比我脸上气色还好看呢。我说：“很好！”
他听我说好，笑了：“那我明天再上医院。”

乙 还没忘了医院。

甲 我说：“您脸上比我强的多，您还上医院？”

乙 他说什么？

甲 他说：“老兄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得小心哪……”

乙 不是这样小心，要锻炼身体。

甲 他又说：“……你脸上气色不好，赶快上医院看看吧，
说不定是黄病。”

乙 什么话呢！别理他！

甲 别理他？他算救了我的命了。

乙 怎么？

甲 我忽然想起来了，对呀，我请病假上医院哪。

乙 他倒给你提醒了。

甲 我赶紧开了张三联单，请完假，出了门犹豫起来了，先
去医院呢，还是先道喜去呢？

乙 那就道喜去吧，就甭去医院了。

甲 不行，不上医院哪儿拿药去？不拿药回去不露了马脚了
吗？所以我就先奔医院，到医院这么一看哪，嚟，人真
多……

乙 那么多病人？

甲 谁知道，也许有和我一样的。

乙 那倒不一定。

甲 人家都站排挨个等着挂号呢，我心想坏了，这得多咱挨到哇。正在那儿着急，嘿！我们科里小张在那儿排着呢，那一排人还不算多。我和小张平常感情挺好，每次他出来看病，我都替他料理工作，对！求他。他问我挂哪一科，我说：“内科。”他说他挂的是“眼科”，我说：“要不我也挂眼科吧！”小张对我笑了笑，我怪不好意思的。把二联单和公费医疗证都交给他，我就走了。

乙 你道喜去了！

甲 我回来之后，大夫一看说砂眼。给了我一点药水。

乙 你还真有砂眼？

甲 巧劲。和小张一起回来的，在路上我就问他眼睛怎么了？

乙 对，他挂的是眼科。

甲 他说没病。

乙 没病？也是道喜去了？

甲 不，他买谭、裘的票去了。

乙 弹球？

甲 谭富英、裘盛戎。

乙 啊，买戏票去了。好么！

甲 我一听，找窍门儿找到一块儿啦。

乙 这不叫找窍门，这是钻空子。

甲 后来听他一说，我才顿开茅塞。

乙 他说什么？

甲 他说：有点事情不好请假，就可以借着看病为名，请会

儿病假。

乙 这么一说，他常来这一手。

甲 可不是么，起初我还不知他有这么一手。要说小张这人对我还不含糊。那天他给我纠正了错误。

乙 他还给你纠正错误哪？买戏票请病假？

甲 他指出我从前对自己身体满不在乎的做法不正确。

乙 本来不正确么。

甲 他说给自己制造病，再上医院，自己身体还得难受不是，最好是别真病。

乙 这话不正确呀！

甲 我一听有理！

乙 我们听着有气！

甲 我真感恩不尽，冲他对我这样关心……

乙 怎么样？

甲 和他拜把兄弟吧。

乙 这叫关心哪？

甲 他也同意了，定规了一天一块请病假到医院拜把子去了。

乙 到饭馆去呀！

甲 不！医院。到医院挂完号，冲着医院的红十字三鞠躬，每人喝了一口药水。

乙 怎么不喝酒啊？

甲 医院的是碘酒，不好喝。

乙 药水也不好喝呀！

甲 白松糖浆，甜的。

乙 治咳嗽的。

甲 把我领的药给了他，他的药给了我，就算盟兄弟了。

乙 换药干嘛？

甲 交换礼物。

乙 那别人的药吃不得。

甲 反正也不吃。

乙 真是浪费。你们俩谁是哥哥、谁是弟弟？

甲 他是哥哥，我是弟弟。

乙 啊，他岁数大？

甲 我岁数大。

乙 你岁数大，怎么他是哥哥呢？

甲 他挂号的号数在我前边。

乙 拿医院的号排大小？

甲 从我们拜了盟兄弟之后，可就有了照应了。俩人经常在一起研究讨论，互相交流经验。

乙 工作上的？

甲 不！看病上的。

乙 都交流了什么经验？

甲 怎么样请病假，挂哪一科的号啦，怎么样和大夫说病情啦，哪个大夫好说话，哪个大夫厉害，什么药值钱，什么药不值钱……等等，是无一不谈。最后我们制订了一个请假上医院的范围。

乙 有了规矩了。都是什么呀？

甲 象什么在办公室坐腻味，不愿意干活，想出去溜达溜达，就请假上医院。

乙 散散心！

甲 对啦！象什么不愿意学习啦……

乙 怎么样？

甲 也请病假。

乙 躲学习！

甲 听报告啦……

乙 请假！

甲 和爱人订约会儿啦……

乙 请假！

甲 看电影啦……

乙 请假！

甲 清洁大扫除啦……

乙 请假！

甲 义务劳动啦……

乙 请假！

甲 会餐啦……

乙 请假！

甲 这个不请，“吃”还请？经过我俩这一研究，进步多了。

乙 嘿，听听！

甲 这样一来，医院是熟了，哪个大夫叫什么，哪个护士什么模样，全知道了。小张呢，如果头天听戏，第二天就请假上医院……

乙 看病去？

甲 睡觉去！候诊室大椅子上一睡，睡醒了领完药回家，晚

上再跳舞去，跳一宵，第二天上班困眼瞌睡，晕晕忽忽！

乙 一宵没睡还不迷糊！

甲 请假上医院……

乙 睡觉！

甲 对啦。

乙 干脆他甬上班了。

甲 是啊！现在不上班了，有位大夫给他开了一张证明书，在家休养一个月。

乙 什么？大夫给开证明休养？什么病啊？

甲 他跟大夫说屁股疼。

乙 屁股疼？

甲 一坐办公室的椅子，屁股就疼。

乙 那一定是他们的椅子不舒服。

甲 不是，他们的椅子是弹簧的皮椅子。

乙 要不然他屁股上长疙瘩了。

甲 也不是。他分坐什么椅子，有的疼，有的不疼。

乙 这可真特别。坐什么椅子疼？

甲 坐办公室的，坐会议室的，坐听报告时候大礼堂的椅子，都疼。

乙 坐什么椅子不疼呢？

甲 电影院、戏院、公园、饭馆、咖啡馆……这些地方的椅子，以至于宁园划船的小船板上，坐着都不疼。

乙 这是什么病呢？

甲 大夫也没有遇见过这种病，就劝他说，“恐怕这是你的

思想问题，多看一些政治修养的书籍，好好学习就会好了。”

乙 他怎么样呢？

甲 他说：“不行。我到医院来治病，没叫你给我讲政治，你得想法给我治。”大夫说：“你这病我没法治。”他说：“你没法治，我自己倒有法子。这么办，你给我开一张证明，我在家休养一个月就好了。”

乙 大夫给开了没有呢？

甲 大夫是坚决不开。

乙 那当然了。

甲 他一看大夫不开，冲大夫一瞪眼：“你这是为人民服务吗？对于一个革命干部的身体这样不负责任？叫你治你不会治，叫你写证明你不写，你是什么大夫？”

乙 强词夺理！

甲 大夫一看，他一定要证明，劝他也不听，还有那么多病人等着看病……

乙 对呀，也不能因为他一人耽误别人。

甲 大夫一想，开就开吧！

乙 真给开了？怎么开的？

甲 大夫没法子了，给他写的症状是：“顽固性的屁股疼”。

乙 真是无奇不有！

甲 我一看我们盟兄弟有了这么一件露脸的事……

乙 这还露脸哪？

甲 我也不甘示弱，也来一手，惦记也休养一月两月的。

乙 你怎么来的？

甲 我到了医院，估计快叫我名字了，我先在院子里跑了六个圈，跑的满头大汗，吁吁直喘，擦了汗，憋住气。大夫拿听诊器这么一听，吓了一跳。

乙 怎么？

甲 我心跳得厉害。嘭、嘭、嘭。大夫一听不对了，细听越跳越慢，又过了十分钟，正常了。大夫说：“没病。”

乙 本来没病么。

甲 我出了医院，觉得牙缝有点儿东西，拿了一根火柴棍剔牙，忽然牙破了，流出点血。我有主意了，我又去找大夫，我说：“大概我有肺病。”大夫说：“怎见得呢？”我说：“痰中带血。”大夫要我啐口痰，到化验室这么一验……

乙 是肺病！

甲 把我轰出来了。我不依。我说：“你说不是肺病，血是哪来的？”

乙 问的对。

甲 大夫说：“这是牙床子上的。”出了医院，我是越想越别扭，没病？非有病不可。嗨！我的腿疼起来了，回去！

乙 还找大夫？

甲 当然。大夫一看我又回来了，冲我一笑，问：“你又是什么病啊？”我一想，说轻了他还是说没病，说重点。我说：“我从脚心一直到磕膝盖，到胯骨都疼得厉害，而且是一会比一会疼，最好您先给我打止疼针，然后休养些天，也许就不疼了。”

乙 大夫说什么呢？

甲 大夫冲我眼珠一转，看了看我的腿，又敲了敲，说：“嗯！照你这么一说，看样子你的这个腿病可是不轻啊！大概是恶性的骨节炎。”

乙 是吗？有这种病吗？

甲 不知道。我一听他说厉害就行。

乙 怎么治呢？

甲 是啊！我就问了：“那么我这病怎么治呢？”大夫说：“如果是一阵比一阵厉害的话，就得把腿锯了。”

乙 啊？

甲 我一听得锯，受不了，赶紧对大夫说：“现在好象是轻多了，不怎么疼了，要不明天再说吧！”我就出来了。我刚出门，就听大夫跟那个护士直乐。

乙 怎么回事？

甲 原来那个大夫看出我是没病捣乱，故意和我开开玩笑。

乙 唉，我说的呢！

甲 回到家里，为这事我想了一宿，说什么也得找出病来。第二天我又去了。

乙 这回看什么病？

甲 检查身体。我会检查一遍，就不信找不出点毛病来。还是昨天那个大夫，一看我又来了，检查吧，验血、验尿、验大便、试脉搏、听心脏、量血压、照X光：全检查完了……

乙 到底什么病？

甲 没病！

乙 还是没病。

甲 我一听没病，登时就火了。我说：“你说我没病可得负责，你说我没病怎么会晚上睡不着觉？我怎么会吃东西不香？我怎么一上班就头疼？我怎么会连广播体操都懒得练？”

乙 哎！真厉害。

甲 大夫一看我这么一横，你猜他怎么着？赶紧冲我满脸陪笑地说：“唔！方才我检查忽略了，你是有病。”

乙 怎么你这么一横，大夫怕你啦？

甲 那还用说。他既然承认我有病，好，写证明吧。他是一句话没说，赶紧给我填上病历了。

乙 什么病啊？

甲 神经病。

乙 我看你也是神经病。你也休假了？

甲 没有，大夫不开证明，组织也不准。我这一回去，赶上我盟兄弟也出事了。

乙 他出什么事了？

甲 他不是叫大夫给他开证明休养了吗？回到家里，他爱人问他为什么不上班去。他说休养一个月。他爱人问他：“为什么休养呢？”他说：“有病。”“什么病？”“屁股疼。”

乙 唉！听着真别扭。

甲 他爱人一听他屁股疼，就说：“放屁！没事买戏票你也装病，跳舞你也装病，不去上班，你拿人民的小米，跑医院去睡觉，你心里不愧得慌吗？看！这都是你装病领

回来的药，不吃全糟蹋了。”说着搬过一个纸匣子来：

“你看这是多少？”

乙 对，问问他！

甲 小张一听，说：“我领来的药，又没花钱，你心疼干嘛！再说家里有的是现成的药，你和孩子有病，不省得花钱买了吗？”

乙 不象话。

甲 他爱人说：“这些药咱们虽然没花钱，可是公家花了钱了呢，我和孩子别说没病，有病我们也不吃这药。”

乙 嘿！他爱人真明白。

甲 小张也火了，说：“好啊，我为你，你倒和我嚷起来了，你不是不要吗？”说着端过纸匣往院子这么一扔，就听哗啦一声，药瓶子碎了好几个，药水、药片洒了一地。

乙 火不小啊！

甲 他爱人没言语，到院子把摔碎的药瓶和药全捡起来，又到屋里开开抽屉，从抽屉里拿出一堆，打开箱子，从箱子拿出一堆……

乙 什么呀？

甲 药啊，包了好几大包，出了家门……

乙 都给扔了？

甲 叫辆二轮儿，拉到我们单位，找人事科。

乙 干嘛呀？

甲 检举他去了。

乙 是啊。

甲 她把药往桌上一撂，说明来意，把包都打开了，大家这么一看哪……

乙 都有什么？

甲 有吃的，有喝的，有洗的，有熏的，有注射的，还有上的；有药水、药面、药针、药片、药膏、药丸；有纱布、药棉花，还有橡皮膏；有瓶装的，有盒装的，有锡管的，有包着的，有卷着的；瓶子是有大有小、有高有矮、有方有圆、有红有白，有整的、有破的，药盒是铁的、纸的、长的、扁的，形形色色，大小不一，什么苏打片呀，APC呀，阿斯匹灵、泻盐呀，止痛片、十滴水、维他命、鱼肝油、消炎片、盘尼西林、链霉素、肝精、钙片、二百二、碘酒、甘油、眼药水、安眠药……一概俱全。

乙 好么，成了药房了。

甲 他的爱人说：“这都是小张装病领来的药，不吃糟蹋，我说他多少次，总是不听。我没办法，所以把他领来的药都收起来了，现在交给你们，请组织处理吧！”

乙 你们组织怎么办呢？

甲 我们人事科长说：“太好了，现在医院方面也把他强迫大夫给写诊断书的材料介绍过来了，你也不要生气，我们一定帮助小张同志改正这个缺点。请你先回去，我们一定负责好好教育他，也通过这事，教育其他同志。”

乙 这就是说的你哪！

甲 是啊，那天我们科里先开了个小组会，批评小张。我听着心里这份难过就别提了。

乙 同病相怜哪？

甲 不！我替他冤的慌。

乙 这还冤？

甲 太冤了！我想我们盟兄弟一场，帮帮他吧。我就站起来了。

乙 要发言？

甲 我说：“我对小张同志提点意见：我认为小张同志的这种作风太不对了。……”

乙 说的对啊。

甲 “……领来的药不吃，就不应该往家里拿……”

乙 嗯？

甲 “难道不知你爱人很进步吗？……”

乙 （惊异）啊？

甲 “这一点还应该向我学习……”

乙 向你学习？

甲 我领来的药不吃就偷偷地把它倒在厕所里。

乙 药瓶子呢？

甲 药瓶子我都给孩子换泥娃娃了。

乙 你呀，太不对了！

（陈洪凯）

挖 宝

甲 最近我发现一种动物。对这种动物，我们应该很好地加以研究。

乙 什么动物啊？

甲 这种动物小似狸猫大似虎。

乙 可能是豹。

甲 走象狗熊跑象鹿。

乙 不是豹。走道跟狗熊一样？噢，骆驼。

甲 头大尾小象狮子。

乙 又象狮子？

甲 最大特点嘴突出。

乙 噢！我知道了，你说的是大象。

甲 大象？

乙 啊。你看那大象的嘴就是特别的……噢，那是鼻子。
哎，你说的这种动物动物园有吗？

甲 动物园没有。

乙 连动物园都没有，什么动物啊？

甲 这种动物，我自从认识了以后，思想上有很大的震动，

我感到非常惊奇，对它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乙 到底什么动物？

甲 猪。

乙 猪啊？！猪有什么可重视的！

甲 有什么可重视的？冲你这一说，你对猪就不认识。

乙 我这么大人连猪都不认识？不就是大耳朵，小眼睛，走道老哼哼吗？

甲 你说的这是猪的外形。

乙 里边我也知道呀！有肠子、肚子、心肝肺、腰子、大油、杂碎……

甲 这谁都知道，我是问你这些有什么用？

乙 吃啊！

甲 吃？

乙 什么全爆、爆三样、炒肝尖……

甲 那肉呢？

乙 吃啊！

甲 行啦。那皮呢？

乙 吃啊！

甲 那猪毛呢？

乙 吃……吃不了。

甲 你怎么老离不开吃啊？

乙 养猪不就是为了吃吗？

甲 要不怎么说你不认识猪呢，能吃这是一方面。

乙 那除了吃还能干什么用呢？

甲 用处可太广泛啦！无论是纺织、机械、化工、制革、医药、食品、文化、体育，哪个方面都需要它。

乙 那猪不光是能吃啊？

甲 当然啦，你没听说过吗，猪身藏百宝，重在利用好。

乙 怎么利用？

甲 搞综合利用。

乙 在猪身上搞综合利用？

甲 对。工人阶级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认真总结经验，克服了种种困难，为猪的全面综合利用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工人同志的发明创造真是举不胜举，数不胜数，说不胜说，赞不胜赞。

乙 哪有这么两句话啊？

甲 就是说搞出来的产品太多啦，这不但丰富了人民群众生活，而且也支援了工农业生产。这是从大的方面来谈，要具体地说，那连你的衣食住行都跟猪有密切的联系。

乙 我跟猪有什么联系？

甲 有啊。比方说，你早晨起来，穿上猪毛线织的毛衣毛裤，套上那身猪毛粘胶抽丝的混纺制服，系上猪皮带，登上猪皮鞋，拿过猪鬃牙刷子漱完了口，用猪胰子洗完了脸，提着猪皮包，你到早点部来碗馄饨，排骨汤特别的肥，那馅儿是猪肉的。

乙 我掉到猪阵里了！

甲 你是不是跟猪有联系？

乙 是有联系。哎，下班以后我去看电影，有联系吗？

甲 有啊，你一进电影院就坐在猪……

乙 啊?!

甲 不，就坐在那猪皮面的椅子上。

乙 你倒是说清楚了！我坐的那椅子没皮面儿，是木头的。

甲 木头的？

乙 还有联系吗？

甲 有啊！那电影胶片有的就是用猪皮做的。

乙 猪皮能做电影胶片？

甲 不单能做电影胶片，还可以用来照像，这是工人和科技人员发明创造的成果。

乙 好！我要是参加体育活动打打球呢？

甲 足球、篮球、排球，都有猪皮的。

乙 我打的是乒乓球。

甲 在哪儿打呀？

乙 在球案子上。

甲 球案子是什么做的？

乙 木头哇。

甲 那么大的案子，哪有这么预的树哇？

乙 那不是一块板，是一块一块粘上的。

甲 用什么粘的？

乙 猪膘哇……

甲 这不联系上了吗？

乙 噢，我给说啦。哎，跟我的工作有联系吗？

甲 你搞什么工作？

乙 我种地。

甲 有联系。

乙 猪粪是吧？那是最好的有机肥料，上到地里能多打粮食，这谁都知道。我是问你综合利用方面的。

甲 是综合利用啊。用猪毛配合其他原料，做成了一种农药叫固体乳粉，这种农药杀虫除害效果特别好，为实现粮食高产做出了新贡献。

乙 我不是种地的。我在机床厂工作。

甲 那更有联系啦！机床离不开润滑油，那润滑油有的就是用猪的下脚料做的工业油提炼出来的，还有，刷机床的刷子是猪鬃做的。还用说机床厂，哪个厂也离不开润滑油和猪鬃刷子。

乙 噢，我在养鸭场。

甲 那也离不开。

乙 我天天给鸭子灌点儿润滑油，没事拿猪鬃刷子刷鸭子？

甲 没听说过。

乙 你不说离不开吗？

甲 猪的碎骨头渣子磨成粉是最好的养鸭饲料。

乙 我不在养鸭场，我在百货店。

甲 “同志，来两块猪胰子。”

乙 我不在百货店，我在副食店。

甲 那猪肉？

乙 我不在副食店，我在……

甲 你呀，你再好好学习学习吧。

乙 怎么？

甲 你工作不安心，一会儿一变哪！

乙 不，我是想了解一下在猪身上大搞综合利用，都有哪些

发明创造。

甲 那可太多啦。工人和科技人员在实践当中总结了四句话。

乙 哪四句？

甲 综合利用就是好，废物也能变成宝，坚持实践闹革新，猪身样样都有用。

乙 样样都有用？

甲 嗯。

乙 这么一说，猪身上没有废的东西？

甲 对。

乙 那猪的苦胆能干什么？

甲 能吃。

乙 能吃？“哎，老李，今天吃什么？”“炒苦胆。”

甲 谁让你这么吃了！

乙 你不说苦胆能吃吗？

甲 我是说用苦胆做成药给病人吃。

乙 苦胆能做什么药？

甲 那可太多啦。合成人造牛黄就是用猪苦胆做的，已经试制成功。如果你要有内热，上火了，你就吃两副牛黄上清，牛黄解毒，牛黄解热，那火准能下去。

乙 我干嘛上那么大火呀？

甲 就说这意思。

乙 噢，能做人造牛黄，……哎，那猪犄角有什么用？

甲 猪犄角……猪哪有犄角啊？

乙 噢，那是牛。

甲 咱说猪，你提牛干嘛？

乙 刚才你不是提人造牛黄吗，我串到牛那去啦。其实我不是要说猪犄角，我是说猪脚……

甲 猪脚？

乙 不是猪脚，是猪蹄头里那个……脚趾头。

甲 噢。

乙 不，也不是猪蹄，是猪蹄外边那个……

甲 那叫猪蹄壳。

乙 对，那个玩艺儿有用吗？

甲 太有用啦。

乙 能干什么？

甲 救火。

乙 没听说过！拿猪蹄救火，着了火往里扔猪蹄？

甲 那不越着越大吗？

乙 你不说能救火吗？

甲 我是说用猪蹄壳配合其他原料，制成泡沫灭火剂，拿它来救火。

乙 嘿！看来工人和科技人员在猪身上搞综合利用，真是研究到家啦。

甲 不能这么认为。他们说得好：综合利用就是大有文章可做，没有被发现和认识的事物还有很多。要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

乙 通过你这一介绍，我受到了很大教育。他们不断革新的精神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甲 就是。他们在猪身上搞综合利用，生产出来的产品太多

啦，刚才我介绍的那些只是一部分。别的不说，就说用猪内脏做出来的药，你就数不过来。

乙 数不过来？只要你能说上来，我就能数上来。

甲 我能说上来，你就能数上来？

乙 当然啦。

甲 我说一种？

乙 我记一个数。

甲 我说两种？

乙 我记两个数。

甲 我介绍完了？

乙 数字我也统计出来啦。

甲 好，那我说一说。工人阶级不断发明创造，在综合利用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绩，充分说明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伟大真理。

乙 对！

甲 现在用猪的脏器制药，遍地开花，已经制造出来的药有——哎，你数着。

乙 准备好啦。

甲 有用猪胰脏做的胰岛素。

乙 一种。

甲 有用猪苦胆做的抗菌痢。

乙 两种。

甲 有肝精注射液、血管舒张素、复方动脉粉、糖衣胎盘片，……

乙 六种啦。

甲 健骨片、催乳片、多酶片、钙片、甲状腺片，……

乙 十一种啦。

甲 胸腺粉、乳腺粉、血清粉、脾脏粉、肺粉、肝浸膏粉、后叶止血粉，……

乙 十八种啦。

甲 别忙，还有哪！

乙 还有？

甲 加血压素、健益激素、甲状腺素、水解肝素、中叶素、生长素、胆红素、胆绿素、胆黄素、催产素、催乳素、促滤泡素、促皮质素，促黄体素、促胰液素、胃粘膜素，……

乙 三十多种啦。

甲 糜蛋白酶、胰蛋白酶、胃蛋白酶、胰酶、胃酶、弹性酶、透明质酸酶、中性蛋白酶、胆酸、核酸、肝素钠、胆膏、肝素后叶针、胆固醇、脑磷脂、血原质、组织胺、维他蛋白乙、细胞色素丙、肝B12、胖得生眼药水、胆浸膏、脾浸膏、透析胆盐、玻璃体、维蛋白、胆酸钠、人工胃液、代血浆、心舒平、咳喘宁、消炎灵、百咳灵、尿崩灵、通血灵、合成牛黄、蛋白胨、猪皮明胶、血压平，还有猪皮做的止血海绵，猪毛做的胱氨酸片，猪血做的水解蛋白，猪喉头骨做的硫酸软骨素，……多少种啦？

乙 我数不过来啦！

（朱学颖 常宝霆 王佩元）

万无一失

甲 无论搞什么工作，都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乙 对，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搞好。

甲 他呀？穿着一身绿，出门把车骑，报纸信件车上带，及时送到你手里，迅速又准确，安全又保密，到了门口喊一句：“×××来信！您的信。”

乙 “好，谢谢。”（作看信状）“这封信来的太及时了。”

甲 可能信里有要紧的事。

乙 （继续看信）“这可真是个可喜的事。”

甲 嘿，相隔千里远，喜讯传到家。

乙 （仍看信）“噢，收到了我就放心了。”

甲 这信里边事还不少。信里写的什么呀？

乙 什么也没有。

甲 怎么没有啊？

乙 你什么也没给我呀！

甲 这不是告诉你，赵师傅是搞什么工作的吗。

乙 噢，我明白了，赵师傅是邮递员。

甲 对。你没见过赵师傅吧？

乙 没见过。

甲 赵师傅是共产党员，五十来岁，个头儿不算太高，红红的脸膛儿，每天他推着自行车，一进胡同，你看吧：大人、孩子没有不跟他打招呼的：“哟！赵师傅来啦。”

“老赵！累不累呀？这儿歇会儿吧！”“赵大爷，有我们信吗？”“赵爷爷！看您累得这身汗，给您这冰棍，小豆的。”

乙 和群众真是打成一片。

甲 你再看赵师傅：“谢谢吧，不累不累。哎！老张，你们孩子又来信啦，刚才你没在家，我交给老王啦。”

乙 “好，我自己拿去吧。”

甲 “陈大娘，给您报，咱不是说好了：您这腿脚不方便，以后可别再下楼啦。”

乙 “没关系，你们也够辛苦的。”

甲 “李婶，昨天你交给我那个邮包，我给寄走了，你交给我一块钱，花了四角六，找你五角四。”

乙 真细致。

甲 “小红，这是你爸爸买的四角钱邮票，别丢了，快送家去吧。”

乙 ……我赶不过来！

甲 我这是给你介绍一下赵师傅的服务态度。

乙 赵师傅想的真周到，连邮票都管送。

甲 不光赵师傅给人家送，群众还给赵师傅送鄂。

乙 给他送什么呀？

甲 送雨具。

乙 送雨具？

甲 有一天，赵师傅正在送信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了。赵师傅当时把自己的上衣脱了，把报纸、信件全裹好了，上边还盖上个草帽。

乙 自己就那么淋着？

甲 他是宁可自己挨淋，也不让报纸、信件受损失。别看雨下的那么大，信送到群众手里，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哎呀！赵师傅，下这么大的雨，也没穿雨衣，来来来，快把雨衣穿上。”“老赵啊！给你雨伞。”“赵大爷，给您这胶鞋。”“老赵！戴上草帽。”“赵大爷！这是我爸爸给您的棉袄。”

乙 全给送来啦！群众和邮递员的关系真是亲如一家。

甲 赵师傅多年来一直把投递一份报、一封信、一个邮包、一张汇单，提到是否真正为人民服务的高度来认识。赵师傅经常说：“可不能小看一封信，你知道 封信有多大份量吗？”

乙 多大份量？最多二钱五。

甲 二钱五？全国人民的来往通信，你知道都是什么内容啊？这不是用重量和数字可以计算的。别小看一封信，你搬不动，担不了。

乙 一封信我都搬不动？

甲 这封信是调拨钢材的，从天津运往广州，你把信给耽误了，到时候那钢锭子你给搬去？

乙 搬不动。

甲 这封信是写给未婚妻的，主动提出晚婚。你把信给失误了，这责任你担得了吗？

乙 担不了。真是搬不动，担不了。

甲 我说的是一般的信件，比这重要的有的是。每一封信都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赵师傅常说：“一封信，一颗心，封封信，重千斤，邮递员和全国人民心连心。”

乙 赵师傅说得太好啦！

甲 由于赵师傅对投递工作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二十多年来，不但没有错投过一封信，而且还通过他的手，投送过二百多封难信、错信、怪信、乱信，可以说是做到了万无一失。

乙 真是红色邮递员。哎，这信不就是平信、航空信、挂号信吗？怎么还有难信、错信、怪信、乱信？

甲 有啊。收信人写的不清，或者地址不明，比方说，姓万的写成姓方的，姓许的写成姓徐的，25号写成32号，华安街写成平安街，袜子胡同写成帽子胡同。

乙 下边跑上边去啦。

甲 这都属于难信、错信。

乙 那怪信呢？

甲 信皮上带画图的，

乙 在信皮上画图？

甲 举个例子吧，这封信上款就写了俩字：天津。底下画了两道，里边儿画一个阿拉伯的“3”字，中间还点了个点。

乙 这是什么地方啊，还带小数点儿的？

甲 后来一研究——

乙 哪儿？

甲 耳朵眼胡同。

乙 那上哪儿猜去。

甲 对这类信件，一般地说，在信皮上贴个纸条，写上“查无此人”或“地址不详”，退回原处，这在制度上是完全可以的。可我们赵师傅从来不这样做，遇到这类信件，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给投出去。

乙 那怎么投出去？

甲 赵师傅在长期实践中，摸出了投递工作的规律，积累了不少经验，象什么：地址不详找老户，人名不清问同乡，男人信件查户口，女人信件访大娘，号码数字易颠倒，同音字里有文章。

乙 真是富有经验的老邮递员。

甲 上回我碰到一封信，就把我难住了，上边写着“寄天津大李胡同8号吕唐收。”

乙 地点、人名，这不写得很清楚吗？

甲 可是字写得乱哪，又是竖着写的，大李的“李”，他把“木”“子”俩字给分家了，阿拉伯的“8”字给写离开了，双口的“吕”字写的特别长，“吕唐”这俩字你一瞧跟仨字一样。再一念可就满不对了。

乙 那成什么了？

甲 那就成了：“寄天津大木子胡同()○号口口唐收”。

乙 那没法送，查户口、找老户都没用，哪有叫口口唐的！

甲 赵师傅一看就明白了：“噢，这个呀，这是8号老吕的信。”

乙 他怎么知道？

甲 对我们那片投递区，赵师傅是特别的熟悉，哪家姓什么叫什么，哪家是双职工，哪家是军烈属，哪家经常不在家，哪家有几个孩子，孩子的小名叫什么，甚至铁蛋老舅的二大爷最近来没来都知道。

乙 了解的太详细了，要不什么疑难信件都能送到呢。

甲 这不新鲜，前些日子赵师傅还送了一封死信。

乙 死信？

甲 这封信是从东北哈尔滨来的，上边写着“天津南市王大柱收”，信皮后边还写着两行字：“万恶的旧社会使我们兄妹失散二十多年，请邮递员同志帮助查找一下。敬礼。王小菊。”

乙 噢，这是妹妹找哥哥。南市地方大了，又没胡同，又没门牌，怎么送啊？

甲 我也是这么想。赵师傅说：“咱要依靠领导，发动群众，召开诸葛亮会，只要充分发挥集体智慧，我想这王大柱一定能找到。”

乙 对。

甲 赵师傅的建议得到党支部的大力支持。通过开会动员，大家都行动起来了，分头去找线索，查户卡。赵师傅当天下班连家都没回，骑着自行车访问了十几个居民委员会，又跑了好几个派出所，很快就找着了王大柱。

乙 还真找着了？

甲 不光找着一个，找着十二个。

乙 都叫王大柱？那问问哪个是啊？

甲 十二个王大柱里头，有三个八十多岁的。

乙 那肯定不是从自幼失散二十多年，这人也就三十多岁。

甲 有四个六十多岁的。

乙 那也不是。还有五个呢？

甲 一了解那五个，最大的八岁，最小的刚会走。

乙 一个也不对呀！

甲 从那天开始，为了找王大柱，赵师傅是吃不好，睡不好，逢人就问，见人就打听。在赵师傅的影响下，那些日子，我连做梦都梦见找到了王大柱，我看谁都象王大柱，连你，我看都象王大柱。

乙 脑子里净想着大柱啦。

甲 不但我们邮局的同志，在赵师傅的投递区，连群众都发动起来了。

乙 大家都关心这个事，那就好办啦。

甲 还真是这样，在群众的支持下，还真找着了。

乙 找着王大柱了？

甲 找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爷。

乙 找老大爷干嘛？

甲 这位老大爷是南市的老住户。他介绍了一个重要情况，他说，解放前他们门口住着一家姓王的，有一个儿子，一个闺女，在旧社会全家受尽了剥削压迫，儿子在工厂当童工，闺女被资本家卖到东北，后来姓王的夫妻俩也

去世了。

乙 这也不好找啊。

甲 据说那个当童工的，解放后还在工厂工作。赵师傅根据这个线索，又跑了很多工厂去找王大柱，结果还是没找着。

乙 的确不好找。

甲 我说：“赵师傅！咱这不是大海捞针吗？实在找不着，就把信退回去吧。”

乙 赵师傅是怎么说的？

甲 赵师傅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这封信经过千山万水到了咱们手里，怎么能轻易退回去呢？现在我们虽然没有找到，但工作有了很大进展，怎么是大海捞针呢？”

乙 不是大海捞针，也是河里捞针。

甲 “南市这个地址就为我们提供了有利条件。”

乙 那也是井里捞针哪。

甲 “我们了解到：这个人还在工厂工作，找到他的希望不是更大了吗？”

乙 那……那就缸里捞针了。

甲 “在旧社会，他在工厂当童工，过去天津才有多少工厂，这范围不就更小了吗？”

乙 盆里捞针了！有希望。

甲 “希望是很大，但是还有很多困难。我们就是鞋磨穿，嘴问干，也要找到王大柱，使他们兄妹团圆，把党的温暖送到劳动人民的心坎里。”

乙 这是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啊！

甲 这番话对我的启发太大了，当时我的劲头又足了；找！

乙 对，找！

甲 可这王大柱在哪儿呢？

乙 是啊，王大柱在哪儿呢？

甲 王大柱……

乙 王大柱……哪位是王大柱？

甲 哎！有啦！

乙 在哪儿找着的？

甲 有一天，我听说化工厂有个王大柱，下班我就去了，一进厂就找他，不大的工夫王大柱就来了。当时我一看：这人二十多岁，梳俩小辫儿，穿件花衬衣……

乙 女同志啊！

甲 她一见面就问我：“是找我吗？”我说：“你是王大柱同志吗？”“是啊，我叫王大珠。”

乙 王大珠啊！

甲 我说：“是找你……不是找你，我是找王大柱，不找王大珠。”

乙 怎么这名字都差不多。

甲 这个女同志也乐啦：“你是不是要找那个兄妹失散多年的王大柱啊？”

乙 她怎么知道啊？

甲 “刚才你们邮局的赵师傅已经找过我了。”

乙 噢，赵师傅早来过啦！

甲 “这不刚走嘛，他说上机械厂去。”

乙 上机械厂干嘛去？

甲 “我知道机械厂有个姓王的，跟你们要我的那个人情况差不多，赵师傅又上那儿问去啦。”

乙 真是不辞辛苦。

甲 我一听：“我也上机械厂，找赵师傅去。再见吧，大柱同志，不，大珠同志。”

乙 净惦着王大柱啦。

甲 等我赶到机械厂，已经晚上八点多了，到那儿一打听，赵师傅还没走，在礼堂看工人排节目呢。

乙 噢，看节目去啦。

甲 那天是他们内部彩排。这个戏是那个姓王的同志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自编自演的，目的是为了配合阶级教育。赵师傅去看戏，是想了解一下这个戏跟王大柱有没有关系。

乙 赵师傅可真是下工夫了。

甲 我到礼堂一看，赵师傅正坐在第一排看戏呢，当时给我让了个座，我也坐下了。赵师傅说：“你来得正好，你看，这个戏的情节我越看越象王大柱同志他们家的事。”我说：“那也许演戏的这位同志就是王大柱。”

乙 在戏里找着可太巧了。

甲 “是。你听：他从小也在南市一个工厂当童工。”

乙 是他。

甲 “不是。他没提有个妹妹呀！”

乙 那不是。

甲 “是。这不解放前他父母也去世了吗。”

乙 是。

甲 “不是。……”

乙 到底是不是？

甲 这个戏，我和赵师傅是越看越激动，演到最后，就听王再生同志怀着强烈的阶级感情进行今昔对比。

乙 他是怎么说的？

甲 他说：“我王再生永远忘不了党的恩情。旧社会我从小当童工，受尽了压迫，新社会我这个受苦的穷孩子当上了国家主人，旧社会我们劳动人民缺衣少吃，饥寒交迫，新社会我们劳动人民过上了幸福生活，旧社会有多少阶级兄弟亲人离散，新社会有多少阶级弟兄骨肉团聚。……小菊妹妹！只要你在旧社会没有被折磨死，我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一定会见到你大柱哥哥的！”

乙 是他！

甲 赵师傅一听就站起来啦：“大柱同志！你妹妹给你来信啦！”

乙 可找着了！

（朱学颖 常宝霆）

商业新兵

甲 您在这儿啦！

乙 啊。哎？你是……

甲 怎么？您忘啦！前两天您不是还到我们店买过五斤带皮肉，要一淌儿肥的……

乙 噢！对对，想起来啦。你是红旗副食店大肉组的售货员小冯。

甲 对对。

乙 我记得你还给我解释了，说我这么胖，还是少吃点肥的好。

甲 对。象您这体格，最好少吃带脂肪的。如果喜欢吃肉，可以吃点儿瘦的。

乙 嘿！小伙子，你为顾客想的可太周到啦。

甲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距离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还差的远哪。

乙 太客气啦 哎！你干这行有多长时间啦？

甲 刚满二年。

乙 才两年哪！

甲 您别看时间不长，收获倒很大。两年来，党组织和老师傅为了培养我树立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就象培育幼苗一样地关心我、爱护我呀。就拿我们店党支部书记赵师傅来说吧，我有了困难他就帮助我，有了缺点他批评我，有了病他照顾我，从各方面关心我的成长。

乙 这是阶级友爱。

甲 对。记得我刚进店的时候，赵师傅就跟我说：“小伙子，你们可是社会主义商业的一代新人哪，我们一定要为人民站好柜台，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呀。”

乙 您是怎么表示的？

甲 我说：“师傅！您就放心吧。我是一颗红心多种准备，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干！”

乙 好样的！

甲 您说，哪儿艰苦？

乙 哎，我哪知道哇！你问我干什么？

甲 我问赵师傅。

乙 结果分配在哪儿啦？

甲 让我在大肉柜上帮助售货。我扎好了围裙，带上了套袖，当时我这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乙 怎么？

甲 你想啊，我能在商业战线上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您说，我能不高兴吗？

乙 是得高兴。

甲 营业开始了。我是一会儿收钱，一会儿裁纸，肉馅卖完

了，我马上从后边加工组端出一盘子肉馅，给柜台上货。

乙 还真够忙活的。

甲 “哎，小冯。你把这刀拿到后边用开水烫烫。”“噢。”这时赵师傅递给我一把刀，我一看两面都让油给糊住了。我赶紧拿到后边用水给洗净啦。

乙 那就快给赵师傅吧。

甲 别忙。我看旁边这儿有块磨刀石。我心想，要是把刀再磨快点，准能提高售货的速度。

乙 嘿！这小伙子责任心还真强。

甲 我把刀磨好了，递给了赵师傅，这回再一切肉……

乙 快多啦！

甲 切不动了！

乙 怎么办呢？

甲 我都给磨卷刃啦！

乙 嗨！

甲 我是想把刀磨快了，提高售货的速度，可这一来——
(冲乙)“赵师傅，您批评我吧！”

乙 赵师傅说什么啦？

甲 “怎么还批评你呀？你是想把刀磨快喽，可你还没掌握这方面的技术。今后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来，你把刀交给我，我再给磨磨。”一会儿的王夫把刀磨好了。

“小冯，你再试试。”我把刀接过来一切肉，嘿！就跟切凉粉似的。我说：“师傅，干脆，我也在这儿卖会儿吧！”

乙 卖肉你行吗？

甲 就凭我这热情劲，那顾客准保满意。

乙 是吗？

甲 我师傅在那边卖，我就在这边卖。哎，就看我师傅手起刀落，一刀一准，一会儿的正夫卖了十好几份！

乙 你呢？

甲 我这儿一份还没卖完啦！

乙 好么。

甲 买肉的是位老大爷。他还直安慰我：“小伙子，别着急，慢慢来。哎！留神乎！”我是一边切，一边出汗。

（做切肉状）怎么就切不准呢？再来点，还不够！再添点，还差点儿！再来点儿，嘿——

乙 够了。

甲 多了。

乙 又多了。

甲 再去点儿吧！我一边切，老大爷一边笑。等我把肉递给了老大爷，他说了一句话，把我也逗乐了。

乙 他说什么来着？

甲 “小伙子，还真行。就知道我今儿吃炸酱面，都给我切成肉丁啦！”

乙 老大爷真有意思。

甲 当时我这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就觉得浑身冰凉，脑袋发热！

乙 好么，这股子热劲全跑脑袋上来了。

甲 赵师傅说：“小冯啊，你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这是好

的。不过还要尽快地学好一套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才行啊！”

乙 这话有道理。

甲 看来光有热情是不行的。

乙 对，象你这样，一份肉卖那么长时间，影响了顾客的工作和学习，人家能满意吗？！

甲 你说的太对了。有一天，来了位顾客，一进店就挺急的，“同志，你给我切斤肉丝好不？”

乙 噫，这位顾客要买肉丝。

甲 我说：“您要买肉丝呀……那什么（喊）赵师傅——”

乙 你喊什么？

甲 这肉丝我没切过呀。

乙 你瞧，这多耽误事。

甲 当时顾客也挺着急，“哎呀！我家里来了个客人，等着上火车，我想买点肉丝，给他炒个菜也就省事了。”“哎哟，您要是急事，我看您要不吃炸酱面吧。”

乙 他就会切肉丁！

甲 可这位顾客他非要买肉丝不可。

乙 那就让他上别处买去吧。

甲 上别处买去？

乙 啊，你师傅不在，你又不大会切，顾客还挺急的，让他上别处买去不就完了吗！

甲 不行啊。工农兵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我们要急工农兵所急，想工农兵所想，不能把顾客支出去不管哪。我心想，“要不我楞切！”

乙 楞切？

甲 我这刚要下刀，哎！我师傅来了。……

乙 喝，太寸啦！

甲 我说：“师傅，这位同志要斤肉丝，我还没给人拿呢。”
我师傅一听，赶紧抄起了刀，先片后切，当当当，一会儿的工夫，把肉丝给切出来了。这位顾客接过来肉丝，看了看我师傅，又看了看我。

乙 那是对你师傅表示满意。

甲 对我可能有点生气！

乙 我看也是。

甲 我说：“对不起，同志，耽误您时间了。”

乙 这位顾客说什么了？

甲 “耽误点时间没关系。不过，我希望你能尽快地把这位老师傅的技术学到手哇。”

乙 这是工农兵对你的希望啊！

甲 就为这件事，晚上躺在床上，说什么也睡不着啦。我是
一会儿头朝东，一会儿头朝西，一会儿头朝上，一会儿
头朝下。

乙 瞎！有头朝下的吗！

甲 我想，那位顾客的客人，那顿饭一定没吃好，也不知上
火车的时间耽误了没有？我……（大声）我真恨我自己！

乙 你嚷什么！

甲 自己本想在商业战线上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可是由于没
掌握好技术，我……

乙 你这不是刚开始吗。

甲 我翻来复去地想阿，囡——

乙 怎么啦？

甲 一桩桩往事，涌上了我的心头。

乙 他这是过电影了。

甲 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呀。五岁上的幼儿园，七岁上小学，十四岁上初中，二十岁高中毕业。

乙 跑这儿填履历表来啦！

甲 高中毕业后，我怀着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决心，等待祖国的分配。

乙 嗯。

甲 分配到商业部门以后，老师同学们都嘱咐我：一定要全心全意干革命，完全彻底为人民，做一名又红又专的人民勤务员，可不能产生干商业工作“没前途，没奔头，没出息”的思想啊。

乙 这话太对啦！

甲 我说：“请老师和同学们放心，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前途。我决不辜负老师和同学们的期望！”

乙 这话有劲！

甲 可是到工作岗位以后，由于技术上不熟练，顾客买肉丝我切不了，老大爷买肉都给切成肉丁啦，连磨刀都磨卷刃了。

乙 他全想起来啦。

甲 毛主席把我们青年比做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他老人家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青年人要为伟大的社会

主义祖国多贡献力量啊。对！我不能再躺着了，一掀被窝，“噌”的一下子我就起来了。

乙 你怎么起了？

甲 天都亮了。

乙 好么，他一宿没睡。

甲 一进店，师傅就问我：“小冯，昨天没睡好觉吧。看你，眼睛都熬红了。”

乙 你师傅看出来。

甲 “来，有什么想法咱俩聊聊。”

乙 那就跟你师傅说说吧。

甲 我把昨天晚上所想到的，都跟我师傅说了。

乙 你师傅说什么了？

甲 “小冯啊，说实在的，我很喜欢你。你来店之后，工作上踏踏实实，不怕脏，不怕累，积极肯干，有一股子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今后在学习上，还要再加把劲儿。学好了技术，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哇。来，我包教，你保学，你看怎么样？”

乙 说的好！

甲 我说：“师傅，您说得对。我决心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为革命学好技术！”

乙 好！真是师徒双双为革命。

甲 打那儿起，我师傅是掰着手地教，挤时间教，下班后教，就连公休日都不休息。

乙 这是下多大的气力！

甲 通过实践，我才知道这卖肉的技术也不简单。就拿切肉

丝末说吧，我师傅要抄起那把刀来，看着就那么轻巧。

乙 你抄起刀来呢？

甲 我抄起那把刀来……，连我自己都害怕。

乙 怎么办呢？

甲 晃晃悠悠的。

乙 好么。

甲 再看我师傅切出的肉丝，有红有白的，都在二寸来长。

乙 你切的呢？

甲 都一骨节一骨节的。

乙 怎么这么短呢？

甲 全让我给剥烂了！

乙 是啊。

甲 我师傅说：“切坏了，不要紧，从失败中找出经验来，一朝生两朝熟嘛！来，再试试。”

乙 鼓励你别泄气。

甲 第二次我抄起刀来，杠了杠，甩开了腕子，当当当，切完了我这么一看：嘿！这回长了——

乙 二寸多。

甲 一尺六！

乙 怎么这么长啊？

甲 连刀啦！

乙 这倒不错，拿竿一挑能当鞭放了。

甲 有放肉丝鞭的吗？

乙 就说这意思。

甲 我心说，我可是笨了，看了这么些日子，怎么就看不

会呢？

乙 你打算看会了？

甲 我师傅说：“一看就会？那是不可能的，主要是靠实践哪。通过实践提高认识，认识了再实践，只要有不畏劳苦的精神，任何困难都能克服。”我一听，对！失败面前不能灰心，我要继续练！

乙 应该这样。

甲 从那儿起，我是白天练，晚上练，一有机会就实践，失败了我不怕，找出经验再实践。

乙 有股子钻劲儿。

甲 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总算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技术。

乙 都学会什么啦？

甲 学会了剔骨落肉，舔皮片片儿，扒油落肘，切丝抹块。为了当好顾客的参谋，还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商品知识。

乙 哦，你们卖肉还管当参谋？

甲 啊，替顾客出主意，想办法呀。当顾客到我们这儿买肉的时候，我们先问一声：“同志，您打算怎么吃？”

乙 我打算炒着吃。

甲 给您切点“里脊”，又瘦又嫩。

乙 我炖着吃。

甲 切块“硬肋”，五花三层的，有肥有瘦。

乙 我扒着吃。

甲 扒着吃？

乙 我做扒肉吃。

甲 你倒说清楚喽！给您切块“后座”，不肥不瘦，吃着不

腻呀。

乙 行啊！

甲 总之，烹蒸烧烤炖，炒熘熏爆焖，各种菜的做法不同，用肉的部位也不能一样。

乙 噫！还有这么多讲究啦！

甲 为了提高售货速度，节省顾客的等候时间，现在我切肉也比过去准啦。不管是三角的，五角的，一斤的，二斤的，我这一刀下去上下差不离儿。另外，我还掌握了观察顾客心理的本领。

乙 观察顾客心理？

甲 啊。当顾客走到我们柜台前，不等他说话，看他手里拿的东西，就能知道这位顾客需要什么。

乙 是啊？比如说这位顾客手里拿的是韭菜？

甲 八成是吃饺子，我就主动为他预备好绞馅。

乙 行！那位顾客拿着辣子——

甲 八成是辣子炒肉，不过是买肉片还是买肉丁得先问一声，这样顾客准保满意。

乙 噢。那要是拿着粉条、白菜哪？

甲 节日期间，这样的顾客很多，大多是炖肉烩菜。我们就搭配好肥瘦，然后再征求顾客的意见，“您是要肥点的，还是要瘦点儿的？”

乙 嘿！那我手里要是拿着辣子，又拿韭菜，提溜着粉条，抱着白菜，还拿着花椒、大料、香菜、芹菜、豆角、土豆、鸡蛋、海带、大葱、大蒜、鲜姜、菠菜……

甲 看这意思，您大概是食堂采购员吧？

乙 不是。

甲 那您干嘛买这么多东西？

乙 我打算请客。

甲 噢，那我们就帮助您挑选商品。

乙 行啊！小伙子！

甲 这主要是在老师傅们的帮助下，取得的一点成绩。

乙 你进步得还是真快！

甲 就这点进步，我还受到表扬呢！

乙 哟哟哟，还不好意思哪。谁表扬的？

甲 那天来位大娘，一进店我就看见她左手提个篮子，右手端着碗，走到柜台跟前：“小伙子，给我切半斤肉。”

“好嘞！”我挑了块肉，一刀下去，往磅上一放——

乙 怎么样？

甲 正好半斤。

乙 技术熟练了么。

甲 没等大娘说话，当当当，我都给切成肉丁了。

乙 哎，你怎么切成肉丁啦？

甲 嘿，大娘可高兴啦！

乙 还高兴哪？

甲 “小伙子，你这技术练得好，脑子也快呀，就知道大娘买的面条，要吃炸酱面，瞧这肉丁切的多好哇。”

乙 嗯，还夸他哪。

甲 “大娘，您还夸呢，您是这两天来买肉，要是前些日子，我可不管您吃什么，都得给您切成肉丁呀。上次一位老大爷来买肉，由于技术不熟练，给人家切成肉丁，

我老觉着怪对不住人家的，总想找这位老大爷道道歉……”“道什么歉哪，你太忙的。要道歉，回头我替你说声就行了！”

乙 怎么哪？

甲 “你提的那个老大爷呀——”

乙 啊？

甲 “是我们老头子。”

乙 噢，一家子呀！

（冯玉春 马志存 王文玉）

新 风 尚

甲 我们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

乙 分工不同，目的一样。

甲 各行各业的同志，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从事工作。

乙 以自己的工作，来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

甲 我们走遍祖国，处处感到亲切，热情，温暖。出门在外就和在家里一样。

乙 是呀，新社会就是个温暖的大家庭。

甲 比如您出门坐在火车上，那叫旅客之家。

乙 那是旅行中临时的大家庭。

甲 下了火车住旅馆——

乙 那也是旅客之家。

甲 您出了旅馆上汽车——

乙 那是乘客之家。

甲 您想看看电影，进了影剧场——

乙 那是观众之家。

甲 出了影院上饭馆——

乙 那叫顾客之家。

甲 您出了饭馆进医院了。

乙 我这一天什么也没干，坐车，看电影，吃完饭进医院了。

甲 就算您到医院办点事吧。人民的医院是患者之家。

乙 到处都是温暖的家。

甲 公安局、派出所、交通队是群众之家。

乙 对，那是保护人民群众的。

甲 民警就是人民的勤务员。

乙 对，人民警察。

甲 拿我们交通民警来说，是以维护交通安全畅通无阻，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来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

乙 当一个交通队员，责任可不小啊！

甲 手拿指挥棒，站岗要热情，不怕烈日晒，不怕雪和风，忙中不能乱，精神得集中，流量要牢记，瞪着仨眼睛。

乙 啊，瞪着仨眼睛？

甲 那红黄绿信号灯，不是仨眼睛吗？

乙 信号灯怎么叫眼睛呐？

甲 那是指挥交通的眼睛，再说不看着不能给信号儿。

乙 噢！那流量是？

甲 指的车辆多少。上下班的时间流量大，车多人多。还要记住附近的学校几点上课，放学。幼儿园的小朋友什么时候过马路，商店几点开门儿，街上行人几点开始增多，这一片副食店几点来大车卸菜，甚至连附近谁家的孩子爱在马路上跑都得注意。

乙 哦，我还以为光站在那一指指挥就行了，敢情还有这么多事。

甲 还要扶老携幼，助人为乐。

乙 那你们的工作量就更大了。

甲 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譬如您是老年人过马路买菜，我们把您搀过去。您拉着车上坡困难，我们帮您推过去。如果是盲人过马路我把您领过去。如果您临时闹病走不了，我们把您送到医院去。

乙 这么一会我进两回医院啦！

甲 您要是五、六岁的小朋友过马路，我把您抱过去。

乙 不行，我怕你摔着我。

甲 同时，我们对天津的一些大工厂、学校、机关团体、重点单位、影院、汽车路线都得了解。

乙 了解这个干什么？

甲 有问路的，我们能做到有问必答。

乙 那我就扮个问路的，看看你了解的怎么样？

甲 行。

乙 同志，我上……

甲 咱先说好了，你在哪问道，我好回答。

乙 那找个热闹地方，百货大楼，人多车也多，又是干线，又是中心区。

甲 好，我这就是百货大楼的岗亭。

乙 同志，我上十月影院怎么走？

甲 对过胜利公园上一路，十月影院下。

乙 我上黄河道电线厂坐什么车？

甲 往北走人民剧场对过上25路，电线厂下。

乙 我上三条石。

甲 新华书店门口上24路，北门下，倒5路坐一站，就是三条石。

乙 我上张家胡同。

甲 张家胡同？

乙 啊。

甲 全市一共有五十一个张家胡同，分布在六个区里，只要你说出那个区哪条街的张家胡同，我就能告诉你怎么走。

乙 哦……他把我给问住了。我上哈尔滨！

甲 那你到前边上8路汽车，东站下，倒81次北京直达哈尔滨快车。

乙 连火车都知道，可真是有问必答。

甲 因为我们的工作体现着党群关系，我们的责任是通过具体工作，把党的温暖带给群众。

乙 你们可以说是完全彻底了。

甲 不行，从实际工作看光掌握了这些还不够。

乙 那还得会什么呢？

甲 要想服务的更好，必须掌握一些地方方言。

乙 学方言干什么？

甲 我们祖国地域辽阔，方言复杂，有困难的旅客多是外地人，我们首先得听懂他们的话，才能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可有的地方话根本听不懂。

乙 那怎么办呢？

甲 就得拿笔写，才能明白。

乙 要遇上不会写字的，可就麻烦了。

甲 有啊，去年刚过春节，我在西站值班，有一位老大爷刚下火车，看样子挺着急的，天那么冷，他满头大汗地过来跟我说……

乙 说什么？

甲 “诶哟，偶浣眼，偶损封跌了（指衣袋），瞞紧记，诶偶浣眼。”

乙 这都说的什么？

甲 不懂。我说：“您别着急，慢慢的讲。”

乙 他又说什么？

甲 他一个劲的说：“浣眼。”

乙 “浣眼”，这是什么意思？

甲 是不是找眼科医院？可是摸口袋干什么？

乙 也许口袋儿有个窟窿叫“浣眼”？掉东西了？

甲 我再问，他也不懂我的话，请他拿笔写，他直摇头，光说：“浣眼浣眼。”

乙 那是不会写。

甲 我想这位旅客一定有急事，自己解决不了，这才找我们民警，这是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希望和要求，做为一个人民的交通队员，决不能辜负人民的希望，我得满足他的要求。

乙 对！

甲 可是压根儿听不懂他说的什么，怎么办呢？

乙 （焦急地搓手）

甲 首先得知道他是哪里人，然后找一位他们那地方的人来。

乙 对！

甲 可是找来的这位还得会说普通话。

乙 怎么办呢？

甲 要不然，他们二位倒说上了，我还是不懂呀！

乙 那就找这人去吧。

甲 不知道哪儿的人怎么找？往哪找？

乙 哪……怎么办呢？

甲 有了，车站候车室里外地人多，我领他去一趟。

乙 也许有人能懂老大爷的话。

甲 我领着老大爷要往车站里走，他不去。

乙 为什么？

甲 光喊“浣眼”。那意思是我刚从车站出来，你怎么还让我回去？我说话他也不懂。我就指了指帽徽，领章，拍拍他胸口，让他放心，我一指车站，学他一句话：“走，上车站浣眼去。”

乙 怎么样？

甲 跟我去了。

乙 有意思，你还往下说。

甲 往下我不会了。

乙 就会这一句呀。

甲 这还是刚学的，别看我说了，我都不懂得是什么意思。

乙 嗨，老大爷听得懂就行啊。

甲 进了候车室我说：“同志们，这位老大爷是外地人，不知道有什么急事，我不懂他的话，到这来请常出门的同志听听是哪的人，有懂的就请您给当‘翻译’”。我跟

老大爷比划让他说话，老大爷说的还是那几句。

乙 有懂的吗？

甲 没有。有一位说：“同志，这位老大爷的话听不懂，我呢，倒是常出门，看他的言谈话语穿着打扮外表模样不是北方人。”

乙 这么说是南方人？

甲 “对，最起码是长江以南，距离天津得有个两三千里地儿。”

乙 根据什么？

甲 “长江以北的人说话根本就不是这个味儿。”

乙 这可值得研究一下。

甲 是呀！常出门的同志有经验，提出了线索。

乙 老大爷是江南人。

甲 根据这个线索去找“翻译”就好办了。想到这我领老大爷到了交通队。跟同志们一说，大家都非常关心。

乙 是呀，老大爷有急事。

甲 给老大爷弄吃的吧，同志们给买来饭，老大爷光发愁着急，不吃。

乙 那可得劝劝。

甲 我过去，我说……我要说什么来着？

乙 我哪知道？

甲 我说：“吃了吧，吃饱了浣眼”，他吃了。

乙 这句话还真灵。

甲 这句话是关键，他着急的原因就在这句话里。看他着急不安的情绪，我心里就跟起火一样。老大爷的困难就是

我们的困难！得马上去找“翻译”！趁他吃饭的时候，我上了附近工厂。

乙 上工厂？

甲 这个厂有一千多人，南方人多。

乙 呕，到这个厂去找老大爷的同乡。

甲 我跟传达室的同志说明我的来意。这位同志说：“现在正开饭，到食堂一说就都知道了，省的一个个现找了。”

乙 太好了。

甲 到了食堂，工人同志们一听说找南方人当“翻译”，呼啦有二十多位争先恐后地说：“唔呢是上海人”，“我是汉口人”，“阿拉宁波人”，“我是扬州人”，“我是杭州人”，“我是四川人”，“我是山东济南府的”。

乙 真热闹！

甲 我一看真是新思想，新风尚，一人有困难，大家都帮助。我说：“大家的热情使我很受感动。”

乙 我也很受感动。

甲 那位济南的同志说：“同志别客气了，咱是为了解决老大爷的困难，你听我们谁的口音跟老大爷差不多，你就领走不完了吗？”

乙 这位还真直爽。

甲 “是呀，究竟哪位口音接近，我也说不准，我学了老大爷只两个字的一句话，在这说说，那位懂的是什么意思，就请哪位去。”

乙 这办法不错。

甲 “浣眼”。

乙 （向台下）哪位懂？

甲 就听：“浣眼是啥事体？”“知不道是什么话。”

乙 又没找到翻译。

甲 我想虽然没找到，可大家助人为乐的精神教育了我，更提高了我的信心。我相信由于我们的人民群众都富有这种精神，我一定能找到懂得“浣眼”的这位同志。那位济南府的同志看我发愣，说：“同志，别着急，我回头问问中班工人谁懂，有了好消息马上通知你。”这时门一开，进来一位满头大汗的年轻人，问：“谁浣眼？”“哟，小陈，怎么才吃饭？”“偶浣眼”。

乙 在这儿了！

甲 我跑过去拉住他的手，“可找到你了，浣眼同志！”

乙 什么叫“浣眼同志”？

甲 我一高兴不知说什么好了。我说：“同志，你会说普通话吗？”“我讲不好。”

乙 能听懂就行。他怎么知道你找翻译？

甲 这位下夜班，在宿舍睡了一觉，现在到食堂来吃饭，在传达室听说的。我说：“您贵姓？”“姓陈。”“陈同志，您快吃饭吧。”“不，先解决老大爷的困难，我回来再吃。”

乙 嘿，那就快走吧。

甲 我们到队里，一进门，小陈就跟老大爷说，“喽咽，偶也海岗东烟，偶捅馁范吧。”

乙 这说的什么？

甲 “老大爷，我也是广东人，我给你当翻译。”

乙 这回老大爷乐了吧？

甲 当然了，老大爷：“吼，吼……”

乙 吼？

甲 就是好。

乙 小陈又说什么？

甲 “馁掠唉听尊左卖西？”“浣眼，偶损封跌左了。”

“浣冰高？”“偶崽。”

乙 崽？干脆你说普通话吧。

甲 他问老大爷来天津有什么事。

乙 回答“浣眼”呢？

甲 找人。

乙 噢，“浣眼”是找人哪！他找人指指口袋干什么？

甲 他把地址掉了。

乙 问“浣冰高？”是什么意思？

甲 “找谁？”浣是找，冰高是谁。

乙 冰糕是谁。冰棍呢？那回答“偶崽”又是什么意思？

甲 “找我儿子”。

乙 儿子叫“崽”呀！他儿子叫什么名字呢？

甲 “伊吼海”。

乙 “伊吼海”？怎么叫这名字？

甲 这是广东话，普通话叫于浩海。

乙 噢！

（刘文亨）

似曾相识的人

甲 啊！你看看，我一上场，尊敬的观众们对我这样捧场，这是对我的鼓励，对一个演员的爱戴。我谢谢各位观众。我有什么好的艺术表演哪，真是叫我惭愧无地。我再一次谢谢观众，谢谢。好，再见。

乙 （一把抓住甲）别忙，这就完了？

甲 谁说完了？

乙 我听说“再见”，这不是鞠躬下台了吗？

甲 不，这是谢谢观众的客气话：“完了，再见。”我不走，这就开始演节目了。

乙 呕，这还没开始哪？我以为说两句客气话就下台了呢。

甲 不，这就开始说了。我很少演出，因为我身体不太好。行，今个不错，今天我精神很好，嗓子也不错。今儿你们几位算赶上了。

乙 真算来着了。

甲 今天我说的这段叫《似曾相识的人》，也就是我们好象见过的人，似曾相识的人。

乙 好，这个段子得听听。

甲 我认为，做一个演员，每个节目，要有它的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要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要有深刻的政治内容和优美艺术技巧的结合，才能收到潜移默化的效果。这就叫艺术上的“真优美”。

乙 呕，你就是“真优美”？

甲 对，你是横禄。改《追捕》了？就是说要有优美的艺术形式，要讽刺、批判、揭露一些不正确的思想作风，要歌颂、表扬一些好人好事、先进人物。要做到启发人民政治觉悟，鼓舞人民劳动热情。

乙 能有这么大的作用？

甲 当然了。去年夏天，有个暖瓶厂，他们每月产量一万只暖瓶。可是那个月29号了才出八千只暖瓶，厂长和书记一看完不成计划了，把我请去了。

乙 你能有什么办法？

甲 我给大家演节目。

乙 呕，听你相声。

甲 全厂的职工、干部、技术员，听完我的节目，你猜怎么样？月底31号完成合格产品暖瓶一万五千零三十六只。

乙 嚯，两天超额百分之五十？！

甲 也不算太快，有个31号。

乙 那也太神了，就听你节目听的？

甲 没什么，没什么。去年秋天，郊区农场园艺队苹果该摘了，一看不能摘。

乙 怎么不摘呀？

甲 树上的苹果都象海棠果那么大。

乙 好，变葡萄架了。

甲 农场把我请去了，说段儿相声。

乙 给苹果树说相声？

甲 苹果树和职工干部一块听。工人们哇哇地乐，再看树上的苹果“哇！哇！”跟着包袱儿长，一会工夫儿，苹果都象小西瓜一样。

乙 简直越说越玄了，你的艺术有这么大力量？

甲 这不新鲜。北京有个好养蝥蛄的老人，叫王长友。他有个越冬的蝥蛄，叫金头虎，下圈斗蝥蛄没有败过。有一天我说：“王老，我看你的金头虎怎么样？”打开蝥蛄罐一看，打蔫儿了。我来个小段儿，我刚说了俩包袱儿，蹭！蝥蛄蹦出来了，一乍膀儿，“嘟嘟嘟嘟”。可巧过来一个猫。这蝥蛄把两颗须子一立，噢！把猫的两眼扎瞎了！上前又一口，咔嚓，猫腿折了。

乙 啊！？蝥蛄咬猫？简直没听说过。

甲 有人称我是艺术大师。

乙 真是人类灵魂工程师。

甲 不，我不但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还是所有的植物、动物和一切生物的灵魂工程师。

乙 喝，真是了不起，您的饭量怎么样？

甲 饭量？！

乙 你能吃几碗干饭？

甲 干饭？！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吃几碗干饭。

乙 那可不是吗，都这样了嘛！

甲 就这样，我快了，我、我快了。

乙 快死了？

甲 你快死了，你才快死了哪。

乙 本来嘛，呆好好的自己说：我快了。不是快死了吗？

甲 我说我快了，是我快出国了。

乙 去外国干嘛？

甲 表演我的艺术。我要用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葡萄牙、挪威、瑞典、意大利和世界语，演出我的节目。我来个环绕地球的旅行演出，用我精湛的艺术，达到为全世界人民服务的效果。比那些外国人，相信我们是人类幸福的创造者，人类苦难的拯救者。

乙 外国人信上帝，外国人不信疯子。

甲 你这是怎么说话？“苦辣”！

乙 嚯，日本话出来了。

甲 我既不是上帝，也不是疯子，我是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使者。我现在要选拔一些人材，随我出国，跟着我坐上飞机，看看日本的东京、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美国的纽约，连澳洲、非洲也转一转，开开眼。

乙 那可开眼了。噢，你带我去行不行？

甲 我带你去？带你上哪儿？

乙 日本。

甲 带你上日本，我又不是送熊猫，带你干嘛？

乙 我是熊猫啊？！

甲 你不如熊猫，熊猫人人爱，你是人人恨。相貌可憎，嘴有臭味儿。往下站！你又不是我们曲艺团的人，我带你？！我要在曲艺团里选拔，我看看带谁走合适。

乙 曲艺团里你说带谁走就带谁走？你主得了？

甲 当然了。曲艺团，我说谁来，谁就能来，我说谁走，谁就得走。曲艺团上几个人，下几个人，我掌握着。

乙 是啊，曲艺团上几个人，下几个人，你掌握着？呃，你在曲艺团开电梯？

甲 什么话？！“苦辣”！

乙 又来了。

甲 上几个人，下几个人，我说了算，什么事我都主得了。

乙 你是团长啊是书记？

甲 我又是团长、又是书记，演出队、艺术室都归我管，连政工组也得听我的。我带几个人出国，谁敢说不行？

乙 真是又有权、又有势，真了不起！您看我行不行？您给来来？

甲 你干嘛？出国？不行不行。

乙 不，我不出国，我打算进曲艺团。怎么样？行吗？

甲 你想参加曲艺团的工作？嗯……行，咱们谈谈，咱们找个饭馆坐下聊聊，我最喜欢喝啤酒，咱们边喝边谈。

乙 我不喝酒。

甲 要不到我家去谈。到我家去，别多买东西，我不喜欢人空手到我家去，也别多费钱。认识我家吗？

乙 不认识。您说说，咱们主要谈哪方面的问题？

甲 无非谈谈你参加曲艺团的问题嘛，这个工作你合适不合适？咱们这文艺工作是处于风口浪尖儿，阶级斗争的最前线。咱们要保持政治上的严肃性，阶级斗争的警惕性。工作条件和政审，都需要考虑。

乙 对，应当审查严格。

甲 当然，对你老兄就谈不上审查了。无非也需要一般的了解一下儿。反正这么说吧，在我们单位，凡是历史上有点沾儿的，表现不好的，爱提意见的，背地里说我不好的，不服我的，只要我看他不顺眼，我是一个不留，转业的转业，退休的退休，下放的下放，工厂的工厂，全走！就算是新调来的人，我看他几天，不是随着我转的，不是跟着我走的，不是跟我一条心的，这种人，我是变法的鼓捣走。

乙 对，有权嘛。

甲 对你可不是不相信。咱们谈谈工作条件和手续吧。

乙 好，你问吧。

甲 你是什么出身？

乙 我，出身，算中农吧。

甲 说准喽，别含糊，是上中农是下中农？说实话。

乙 我们家，算富裕中农吧。

甲 嗯，富裕中农就是比中农富裕，有房子，有地，有车有马，没长工有短工，庄稼忙了雇散工，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房前屋后，烟叶扁豆，田边地头，荆条满沟；白天下地，晚上编篓儿；河里鱼虾，吃个没够。冬天冷了，不能下地干活了，你挑着个风箱到市里爆米花，是不是？

乙 我呀！净是钱了！

甲 赶集上店卖死鸡，自由市场弄土豆儿糊上泥当松花卖。

乙 我呀，没干过那个。

甲 富裕中农，快接近富农了，再一蹦跹，就是地主。我们曲艺团清理阶级队伍作的很好，能要你 这 富农？！你太富裕了。

乙 我没那么富裕。

甲 没富裕？你要是不富裕，你能穿那么好的皮鞋吗？你看看多洋气！样子多好看！瞧我这双鞋，太难看了！这个身份，这么多的职务，经常去开会，大会，小会，座谈会，接待外宾见首长。这双鞋，实在不象样子，这还是去北京串联时候买的鞋，太难看了，我总想买一双这样的皮鞋，样子多好看！你在哪儿买的？哪买的？哪买的？你带我去买一双怎么样，行不行？

乙 行，明儿我给你捎一双来，你穿多大的？

甲 嗯……你穿多大的？

乙 我这是39号半的。

甲 嘿，咱俩脚一边儿大，我也是39号半。

乙 那我这双归你得了。

甲 归我？卖给我？

乙 不，我送给你了。我这就脱下来你穿上。

甲 嚷嚷，不忙不忙，一会儿再脱，一会儿再脱。这鞋样子是不错。我认为，关于这个出身成份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个你别顾虑。出身嘛，不是自己能选择的，重在思想表现嘛。我看富裕中农不是问题，没事儿，没事儿，曲艺团你来吧，把档案给你改一下儿，改贫农，改贫农，跟我一样，要过饭。

乙 那别价，该怎么写就怎么写。

甲 没关系，我改了好几个了。你算曲艺团的人了，明早晨你到曲艺团报到，我给你填个表就算上班了。明儿你把皮鞋擦亮点儿，多打点儿油，换副鞋带儿，择着道儿走，别弄脏了。

乙 我明儿早就不穿这双，我把它包好了，到团里交给您。

甲 别交给我，支部那屋墙上挂着一个帆布的黄书包，那是我的。把皮鞋搁在那里就行了。填表你就甭管了，我就给填了，那好填。（学填表几的样子）你叫什么名字？

乙 王凤山。

甲 王……凤……山，好了。年龄，多大岁数？

乙 六十。

甲 呃，六十。性别，男的女的？

乙 这还用问吗？

甲 这填表有“性别”这一栏儿。

乙 是啊，这看还看不出来吗？

甲 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您提一下，男的女的？

乙 这是什么眼神儿？！男女看不出来！男的。

甲 呃，男的。民族，什么民族？

乙 我是满族。

甲 满族？！清朝的满族？

乙 对。

甲 哎呀，你这个满族可不行，我们曲艺团得考虑考虑。满族有过皇上啊，封建。

乙 当皇上的是满族里的贵族，我们是劳动人民，满族有什么关系？

甲 有什么关系？清朝十个皇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
镇压多少次革命，你先谈谈吧。

乙 这我谈的着吗！我不知道。

甲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这问题很严重，不交代，过不去。

乙 这都哪儿的事啊！

甲 镇压农民起义谁干的？打太平天国谁干的？消灭白莲教，镇压小刀会，杀义和团，不是你？

乙 瞎，这……

甲 清朝一进关，张献忠是谁害死的？史可法谁逼死的？农民英雄李自成，在湖广被杀了，这都是谁干的？杀那么多人，完了？现在又说不知道，你问题不小。

乙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是满族，我没杀过人。

甲 你没杀人？皇上屈膝投降，给外国人赔款，你能不知道吗？《马关条约》，《璦琿条约》，《北京条约》，《南京条约》，《厦门条约》，出卖港口，出卖资源，还出卖什么了？你说说。

乙 这我说的着吗！

甲 皇上娘娘贝子贝勒西太后，都享福了，人民怎么办？你想过没想过？

乙 这跟我两码事，我是满族，可我不是黄带子，我没享过福。

甲 你没享过福？！皇上赐给你们家的黄马褂儿，有没有？

乙 黄马褂？我们家没有黄马褂儿。

甲 没有？！你这件上衣就是黄马褂改的，我看出来了。

乙 这?! 这是黄的吗? 你看看, 这是什么色儿?

甲 瞎, 你染的, 改色儿了。

乙 黄马褂儿是八团龙绣花的, 这料子跟那一样吗? 你看
看。

甲 这、这什么料子? (细摸细看上衣) 这什么料子?

乙 这是进口大纹儿哗叽, 这是黄马褂儿吗?

甲 这是进口的? (又摸看) 大什么哗叽?

乙 大纹儿哗叽。

甲 大纹儿哗叽, 我说看着这么好看哪, 你哪弄来的?

乙 香港来的进口货。

甲 香港来的? 你多会儿回香港?

乙 我回香港干嘛? 我也不是打那来的。这就是本地买的。

甲 这料子是本地买的? 好买吗? (摸) 大什么哗叽? 嘿!
我要是来这么一身儿穿上, 啊, 多好看。我这大褂儿实
在不象样子。

乙 你要爱, 把这件给你, 你穿试试。

甲 我甬试, 我穿不了, 你脖子太顽, 你帮我买料子就行。

乙 料子我家有, 我还有四米多大纹儿哗叽, 我没用, 送给
你了。

甲 送给我? 嗯……我看这民族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清朝
的历史, 是过去的问题嘛, 现在我们不搞大汉族主义,
也不搞地方民族主义, 虽然说填表有这么一栏儿, 那也
就那么回事儿了。咱们是多民族的国家嘛, 民族大团
结。我提议, 你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乙 那我哪儿行, 那都是知名人士, 机关干部。

甲 喂，你就是干部。明儿你一上班，你就是曲艺团的副团长，家里的大纹儿哗叽跟这色儿一样？（又摸上衣）副团长，副团长。

乙 副团长我可干不了，我不行。

甲 没什么，分分工，你来个没责任的，用不着你写，用不着你算，没文化不要紧。

乙 我？有文化，写写算算都行。

甲 有文化？你是什么程度？

乙 我北京辅仁大学，大学毕业。

甲 你大学毕业？知识分子？高知？……哎呀……

乙 又来了！

甲 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长起来的，这可得考虑考虑。知识分子是墙头草儿，东来东倒，西来西倒，动摇不定。

乙 （摇摇头）

甲 我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

乙 呕？！

甲 知识分子总是目空一切，知识分子爱表现自己，知识分子又酸又臭架子大，当然现在不能管你叫臭老九了，可是你到曲艺团来合适嘛？你能跟工农兵打成一片吗？会种田吗？会做工吗？我看你这知识分子还是在郊区农村多呆些日子最好。

乙 是啊，我虽然不会种田做工，可我是大学毕业，我懂点儿科学呀。我在家，我自己给孩子做的遥控小汽船儿，我自己做的电冰箱，我自己装的彩色电视机，才花了四五百块钱。最近我又装了一台电视机。这不是科学知识

、吗？

甲 你有几台彩色电视机？

乙 俩。

甲 两台都是彩色的？嗯……我认为，知识分子是咱们国家需要的人材。

乙 好啦，又行啦！

甲 知识分子是国家的财富，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革命能胜利吗？

乙 知识越多越反动啊！

甲 这谁说的？不对，他们那是胡说！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很多的科学家、医学家、数理化专家，六七十岁了，光荣入党嘛。我们曲艺团更需要你这知识分子参加工作。来，你到曲艺团，副团长，支部委员。

乙 我没入党，就当支部委员？

甲 入了、入了，现在就算入了。我是入党介绍人，填表儿，工资，档案，粮食关系，你就甭管了，我说了算，明儿你就上班。彩色电视是十四吋的？没问题，填表儿，上班。

乙 合算我这是又当干部又入党，又升级又做官儿，太快了。

甲 不算快，填表儿把关系转来完了。你现在，在什么单位？

乙 我在天津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甲 啊？市里，纪律检查委员会？你搞什么工作？

乙 搞调查，对那些违法乱纪的事整顿调查。

甲 嘿！我正想找你，向你揭发一些材料。有的人以造反起家，钻进党内，推行极左路线，大搞实用主义。文化大革命期间，把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派。打人、批斗、疏散、下放，充当急先锋。一直是吹牛拍马、欺上压下，对上级阿谀奉承，虚报成绩，对下级专横跋扈，蛮不讲理，结党营私，营私舞弊，敲诈勒索，仗势欺人。这种人就是四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乙 有这种人吗？

甲 有。

乙 谁？

甲 就是我。

乙 你呀！

（何 迅作 李 光记录 马三立整理）

新局长到来之后

乙 这回呀，我给您说段相声。

甲 哎！（突然大哭，顿足捶胸）

乙 怎么啦？

甲 （抽泣）没想到，这么快，他会离开我……

乙 哟！谁呀？

甲 我的老局长。（抽泣）

乙 怎么啦？

甲 他调走啦。（放声哭）

乙 行啦行啦，我当什么事啦。老局长调走啦，也不至于这么难受呀。

甲 我们老局长这一调走，谁还疼我呀？

乙 你这话，我全听不懂。

甲 你不知道哇？老局长最疼我啦。

乙 怎么疼法？

甲 哪次长钱都没把我落下。

乙 是呀！

甲 我入党、升级、结婚、住新房，全靠我的老局长啦。他胜

过我亲生父母，是我再造爹娘啊。跟您说实话，我爸爸死了，我都没掉过眼泪呀。老局长这一调走，我可是真动心啦！（歔声哭）

乙 你跑我这吊孝来啦？有话好好说，你老哭什么呀！

甲 我难过。想起老局长对我的重用提拔，我是从内心里感激呀。您算，我从一个小小的通讯员，噌噌噌，连升九级，到现在，我都当上局秘啦！

乙 什么？

甲 局秘。

乙 那你跟我一样。

甲 你也是局秘？

乙 我是蜜桔。

甲 蜜桔干嘛！

乙 什么叫局秘？

甲 局里的秘书——局秘。

乙 噢，这么个局秘呀！

甲 你到我们局打听打听去，从上至下，没有不知道我的。

乙 噢！您贵姓？

甲 姓苏，人称苏大秘。

乙 噢！你是哪个局呀？

甲 胡弄局。

乙 什么局？

甲 胡弄局。

乙 胡弄局呀！有这么个局吗？

甲 我是说，我这工作是糊弄局。

乙 就知你的工作好不了！

甲 说起来，也真难为我。

乙 怎么？

甲 压在我身上的事太多，不糊弄不行！

乙 你都管什么事？

甲 嘿！管得可宽了。象什么，收发文件，报表统计，干部学习，组织会议，外宾参观，首长看戏，房屋分配，计划生育，诸如此类，我都参与。

乙 你这权力大啦！

甲 就是嘛，尤其是最近，我们老局长调走了，新局长还没来，我的担子就更重了。

乙 那是一定的了。

甲 那天，我一个人在局长室里正分析新局长的情况……

乙 怎么，这新局长的情况还用得着你分析？

甲 当然得分析啦！要来的这位新局长，姓甚名谁，生辰年月，家住那里，原籍何处，家庭状况，每月收入，他的脾气秉性，思想作风，有何嗜好，爱动爱静，身体好坏，有无疾病，他是爱吃酸的，爱吃甜的，爱吃辣的，还是爱吃咸的，以及他老婆是高个矮个，大脚小脚，穿多大号鞋，爱不爱跳舞，我都得一一掌握。

乙 他爱人脚大脚小，与你有什么关系？

甲 上海制鞋厂咱有人。我要是按照她脚的尺寸买两双鞋，送给她，她能不在局长面前替我说好话吗？现在，妇女在丈夫面前说话可占地方哪！

乙 他把心眼儿全用在这啦。那，你掌握局长身体好坏、有

病没病……

甲 咱给配药。我有祖传秘方“补心丸”，是采用人参、鹿茸、猴头、熊掌等珍贵药品自制的。

乙 嚯！这得多少钱哪！

甲 嚯！只要头头爱你，现在多花俩钱，早晚找的回来的。

乙 你可太厉害了。

甲 嚯！马马虎虎。

乙 还马马虎虎哪！

甲 我把掌握的情况，都一一记在我那小本本上，这可是宝贵资料哇。

乙 嚯！宝贵。

甲 我这正写着哪，突然进来个人跟我开搅。

乙 谁呀？

甲 冯总工程师。

乙 干嘛？

甲 还是那老一套，落实政策，找我要房。

乙 噢，你管分房？

甲 我说，“冯总啊，你何必又跑一趟呢？你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嘛，成天总跑房子，成何体统啊……”

乙 你等等，你说话，怎么还拿腔作调？

甲 这你不懂。办公嘛，就得有办公腔。

乙 好么，这办公还得现装腔。

甲 “冯总啊，你的困难我是了解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嘛，你放心。我一定把你列为重点照顾对象，早晚会有你的房子嘛！啊！实在不行，你就搬我家去住。”

乙 嚯，你这风格不低呀！

甲 你不这样说他能走吗！

乙 噢，骗人哪！

甲 这是工作方法。

乙 这叫什么工作方法？

甲 冯总刚走又进来一位。

乙 谁呀？

甲 伙房老刘。

乙 给你送饭来啦！

甲 哪有那好心人哪？也是要房子。嚯！这个人没心。去年刚分给他一间房，他不但不知足，还说不合理，怎么叫合理？

乙 老刘家里几口人？

甲 满共才六口。他们老俩口子带一个十八、九的闺女，还有他儿子、儿媳妇，加上一个小孙子，这人口多清静！

乙 啊！老少三辈住一间房，那怎么住哇！

甲 可以多挂几道布帘嘛！

乙 没听说过。

甲 我今儿格真是犯小人啦，刚把老刘打发走，一扭脸，见屋里还站着一个老头。

乙 谁？

甲 不认识。我说：“哎，老头，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这是局长室，不能随便进，懂吗？出去，出去。”我轰他，他不走，还冲我一个劲儿乐。我这气大啦，“我说你别嘻皮笑脸的行不行？出去，出去！”我用手一推

他……

乙 他急啦？

甲 又乐啦！

乙 这个人还够喜庆的。

甲 “你是苏大秘吧？我姓郑，叫郑坚白。” “啊！”

乙 你怎么啦？

甲 敢情他就是新局长。

乙 啊，你推的是局长啊？

甲 “哎哟，局长，欸！您来了，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呢？您要提前告诉我一声，派车接您去。来，您快请坐！您喝茶！这茶，我早就给您沏好了。这茶叶可太好了，这是两千四百块钱一斤的。”

乙 啊？！

甲 “不！两千四百块钱一百斤的。”

乙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甲 “喂！我怎么就会没看出是您呢？我真是太冒失了，太失礼了，太鲁莽了，太放肆了，太糊涂了，太野蛮了，太太太了！”

乙 什么叫太太太了！

甲 “我太该死了！您恕我眼拙，恕我眼瞎，恕我有眼无珠。您恕我这对瞎窟窿……”

乙 也不至于吓成这模样呀！

甲 “郑局长！我刚才那可决不是推您……”

乙 嗯。

甲 “我是想跟您握手。……”

乙 啊。

甲 “就是由于我这眼神不吃劲，把手握在您后腰上了！”

乙 这都不象话。

甲 我心说：这叫出师不利，头一次跟新局长见面，就来这么一手。唉！甭说让局长重用提拔了，连这回都完啦——

乙 那回？

甲 百分之四十啊！

乙 还惦着长级哪！

甲 我一想不行，得扭转这个局面。

乙 怎么扭转法？

甲 巧啦！党委通知第二天下午召开欢迎新局长座谈会，我一想，这可是让新局长重新认识我的好机会，我一定要施展一下我的才干。

乙 你有什么才干？

甲 我要把我所掌握的有关新局长的情况，经过艺术加工，在会上那么一讲。您想谁不爱听好的？就凭我这篇演讲，长个一级两级的没问题！

乙 他还老忘不了长级。

甲 会场由我精心布置。会议室挂上横幅大标：“热烈欢迎新局长到来”。我陪着新局长，一前一后步入会场。当时我表现得是既严肃，又热情；既高兴，又激动。头抬得不高不矮，眼睛始终保持平衡，脸上露出一种十分郑重，又极其尊敬的表情……

乙 这是什么相貌？

甲 这时就听到会的人议论……

乙 议论什么？

甲 “你看苏大秘，又犯神经啦。”“今儿格，又是他拍马屁的好机会。”

乙 好么，人家都看透你啦！

甲 不管他们如何嘲笑讥讽，我自巍然不动。

乙 不要脸。

甲 我跟新局长脸对脸的坐下。

乙 干嘛还脸对脸呀？

甲 便于随时观察他脸上的表情。这时，新局长冲我一乐，我赶紧笑脸相迎：“局长，您请喝茶”。

乙 他这茶让的还够勤的。

甲 “局长，您大概是河南人吧！”

乙 你怎么知道的？

甲 那小本上记着哪，“我跟您是老乡。”

乙 你也是河南人？

甲 “我爷爷在河南扛过活。我爸爸在河南卖过胡辣汤。”

乙 我说他爱喝辣的呢！

甲 “咱们俩家离着不远。我小的时候，还在您家门口弹过球哪，这事您不记得了吧？”

乙 有这码事吗？

甲 嗨！不就是为了拉关系吗。

乙 噢，瞪眼说瞎话呀！

甲 这是根据掌握的情况，略做艺术加工。

乙 那局长说什么啦？

甲 局长没言语，光冲我一乐。我一看，局长又乐啦，赶紧把茶杯端起来……

甲 局长，您请喝茶。

乙 这是什么规矩？一乐就让茶。

甲 这时宣布开会。等主持会议的讲完话，我抢先发言。

乙 这事可得往前抢。

甲 我说：“同志们，男同志们，女同志们，男女同志们！”

乙 这罗嗦不罗嗦呀？

甲 为了让大家精神集中。“今天，我能够参加欢迎新局长到来的大会，我感到十二分的荣幸，我们这——啊——这个……”

乙 你这是干嘛哪？

甲 找不着词啦。

乙 好么，还现找词。

甲 “郑局长可是一位老革命喽。十一岁就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时期，他南征北战，解放战争时期 他转战大江南北，立过五次大功、三次特等功，多次荣获战斗英雄称号。”

乙 这小本记的还够全的。

甲 “进城后，一直担任地方领导工作。十年浩劫当中，郑坚白同志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我想起来就难过，大家都知道我和郑局长是老乡。”

乙 谁知道哇？

甲 “我小的时候，还在郑局长家门口弹过球哪！”

乙 说瞎话都不带眨么眼儿的。

甲 “所以，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遭遇，使我非常难过，非常痛心，我不哭出来，心里就憋的慌……”

乙 别哭啦！假的都出来了！

甲 对！我不能哭，我应该为欢迎郑局长的到来而高兴、愉快，我要放声大笑，哈哈……

乙 外国鸡呀！

甲 “郑局长来到我们局，是我们全局的骄傲、光荣。我们一定要在郑局长的率领下，朝着四化进军。我相信，我们的工作一定会蒸蒸日上，百尺竿头，突飞猛进，更上一层楼。一定成为——”

乙 你这两眼瞪模什么啦？

甲 我得看看郑局长对我这讲话的反应。

乙 反应好不了。

甲 谁说的？郑局长听我这讲话，一边儿乐，一边儿点头。甭问，准是让我给刷美了。

乙 我看不一定。

甲 散会后，我和局长来到办公室，局长还直夸我哪。

乙 怎么夸你的？

甲 “苏大秘，刚才你这发言可够累的。”我说：“不累不累。”
“你这同志还真有意思，看来你是真会刷色啊。”

乙 啊。

甲 我说：“您这是过奖，我也刷不好。今后有个刷到刷不到的地方，还得请您多多原谅。”

乙 别没羞没臊啦。

甲 局长这么一夸我，我还真怪不好意思的啦。

乙 那是夸你吗？

甲 反正我听着，觉着那么个劲儿似地。我心说：局长喜欢什么哪？他究竟需要什么哪？怎么才能对症下药哪？我正想着哪，局长一叫我，吓我一跳。“苏大秘。”

“哦！”“你嘴里叨唠什么哪？”“我是想，您需要什么哪。您需要喝茶吧？”

乙 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局长说：“咱们先谈谈工作吧。苏大秘，听说咱们局为职工盖的这批新房，在分配上还存在很多问题，是吗？”

乙 你是怎么回答的哪？

甲 我说：“郑局长，咱们单位的分房工作，我看基本上是合理的。象办公室赵主任，财务处钱处长，工会的孙主席，经理室的李经理……”

乙 嘿，赵钱孙李四大位。

甲 “这些人的房子基本上没用他们费劲儿，我都给解决了。”

乙 对！这四大位全是上头人物，你是得给解决。

甲 下边的也有，象伙房老刘，解决得很好嘛。

乙 老少三辈才住一间房子。

甲 郑局长说：“分房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不能粗心。我们不但要解决好一般职工的问题，还要特别注意解决那些年老多病，但还能坚持工作的那些老同志的住房问题——”（乐）

乙 你什么毛病？

甲 听见了没有？

乙 什么？

甲 郑局长已经把底都交给我了。

乙 我怎么没听出来呢？

甲 你哪有那个学问！没等他说完，我就明白了：“特别要注意解决那些年老多病、还能坚持工作的老同志的住房问题。”这是说谁哪？

乙 不知道。

甲 就是他自己啊。我心说：“郑坚白呀，我要是把房子给你办好喽，这两级可就找你要了。”

乙 这位想长级，都想疯了。

甲 我说：“郑局长啊，我早就知道您的房子很成问题。房子破旧，年久失修，夏天存水，冬天透风，院子窄小，环境不行，屋里潮湿，光线不明，刮风一层土，下雨满屋泥，外边大下，屋里小下，外边不下啦，屋里还滴达。那天我看见汽车从您门口一过，吓我一跳！”

乙 怎么？

甲 “您的房子直晃荡。”

乙 这也太玄了！

甲 “郑局长，您为四化建设操劳，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可是，您做为一个老干部，居住条件怎么也不能低于我吧？咱们分管这个，总还有个优越条件吧。当然啦，那就不用说啦！”

乙 差点露馅。

甲 “我早已为您准备好一套房子了。我想陪您看看去，您看如何？”

乙 局长去了吗？

甲 能不去吗？你甭听那个！谁都愿意住所好房子。我陪着郑局长来到新房一看……

乙 怎么样？

甲 这幢楼别提多漂亮啦。外檐是朱红色水刷石磨面，白水泥勾边儿，看起来白中有红，红外有白，格外爽眼。四六尺的阳台，砌成流线型。栏杆上雕有莲花图案。往里走，见楼道有三尺多宽阶梯，跨度合理。楼梯扶手，漆得是锃光瓦亮，色调雅致大方。我说：“郑局长，我扶您上楼，您的新房在二楼。”上得楼来，往右拐，只见一个豆绿色的小门上镶有玻璃砖一块，写着三个红色的阿拉伯数字“203”……

乙 这就是局长的新房？

甲 对，我打开房门，单元内有住房三间，厨房两间，厕所一间，浴室一间，储藏室一间。厨房有全套煤气设备，住房有暖气装置，各房间还有壁橱、壁柜，墙上粉刷得四白落地，一尘不染。纱窗玻璃窗门油漆一新。住房的天花板上，吊着天女散花的新式吊灯，门口有二龙戏珠的门灯，走廊内有龙凤呈祥的壁灯。

乙 真够讲究的。

甲 我说：“局长，您看这房子能凑合着住吗？”

乙 啊，凑合着住哇，真会拍马屁。

甲 拍不好，让您见笑。

乙 你把这劲头拿出百分之0.1来，为群众的困难想想，也算你办点德行事。

甲 那且不提。

乙 这也不提啦？

甲 我一看，郑局长满意地冲我一笑。我心说，这回连升三级都没问题啦！

乙 这么一会儿又连升三级啦。

甲 局长说：“这个房子我很满意，不过，我看着好不能算数，还得让他来看看。”

乙 他？他是谁呀？

甲 这还不懂吗？我说：“对！局长高见，是得让夫人来看看！”“不！让冯总来看看。”“啊？！”“我代表局党委，决定把这房子分配给冯总工程师！”

乙 好！

甲 我说：“局长，我可为您……”“啊！你为我，我知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得为群众啊！”

乙 嘿！局长原则性太强啦！“去！马上通知冯总，让他来看房，然后办理住房手续。苏大秘！你同意吗？”

甲 “我……同意！”

乙 你咬牙干什么呀？

甲 我马上回到局里给冯总道喜。

乙 你还给人道喜哪？

甲 我说：“冯总，房子我给你办下来啦！”

乙 你给办下来的？

甲 “那什么……我批准的，局长同意。”

乙 啊？

甲 “不是……局长批准的，我同意。”

乙 这牙还咬着哪！

甲 当时冯总感动的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说了五个大字。

乙 哪五个字？

甲 感谢新局长！

乙 太激动啦！

甲 这时全局干部正做广播操哪！听说这个事，都围过来向冯总祝贺！

乙 真是值得祝贺！

甲 我告诉您，到什么时候也有趁火打劫的人。就借这个机会，伙房老刘又找我来了。

乙 得！这回可热闹啦！

甲 （学天津话）“我说，‘唆啰蜜’呀”！

乙 唉！这是叫谁哪？

甲 叫我哪。

乙 你怎么又改“唆啰蜜”啦？

甲 咳！这老刘六十多了，说话嘴不兜风，苏大秘他给叫成“唆啰蜜”啦！这咱能谅解他。

乙 这么会他风格又高啦！

甲 “我说‘唆啰蜜’！”这词儿听着是刺耳！

乙 你凑合点儿吧！

甲 “人家冯总的房子可解决了，我怎么办呢？一年多啦！你是狗掀帘子，总拿嘴儿对付我。”

乙 好俏皮话儿！

甲 “你说说！你办的这叫吗事儿？我们六口人，你分我一间房子。还是五楼！我说，我都那么大岁数啦，爬楼费

劲。你说叫我们锻炼锻炼，好活的长远！”

乙 这象话吗！

甲 “可你年轻的，为嘛住二楼呢？你怎么不锻炼锻炼？你怎么就不怕死呢？”

乙 这话问的好！

甲 “我说，我们老少三辈住一块不方便。你给出主意，让我们多挡点布帘，我有那么些布吗？你又出主意，让我们拉铁丝儿挂纸。挂完一看，我没敢进屋。”

乙 怎么办呢？

甲 “想起文化大革命给我糊大字报来啦。”

乙 是呀。你出的这都叫吗主意！

甲 “啊！你老说国家还有暂时困难，房子少，这我们懂。我们体谅国家困难。可你为吗不体谅呢？你说说，你才几口人？你住多少房？”

乙 你住多少房子？

甲 （伸一手指）

乙 一间？

甲 一个单元。跟冯总那一样！

乙 几间？

甲 三间。

乙 几口？

甲 三口。

乙 啊？三口人住三间房子？

甲 不富裕！

乙 还不富裕哪！

甲 一间卧室，一间客厅。

乙 那一间哪？

甲 准备给孩子结婚。

乙 孩子多大了？

甲 十二。

乙 十二岁就准备结婚？

甲 那不是一晃就到吗！

乙 他还得晃十多年哪！

甲 我告诉您，从发展眼光来看，将来我的房子不够用的。

乙 怎么？

甲 我的儿子大了，得结婚吧？结婚就得有孙子吧？孙子大了，还得结婚吧？结婚还得有重孙子吧？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

乙 好嘛，他把《愚公移山》用到这儿来啦！

甲 我说：“老刘哇，关于我住多少房子，这不用你管！告诉你，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搞平均主义嘛！别忘了，我是苏大秘，你是做饭的！”

乙 你这是明目张胆地搞特权！

甲 我这么一说老刘可火了。

乙 那能不火吗？

甲 “嘛玩艺儿？做饭的怎么的啦！那点儿比你低贱哪？你别觉着你怎么样，你一个‘唆啰蜜’有吗了不起呀？！”

乙 就是，顶多二分一块。

甲 “你不就仗着弄虚作假，欺上压下，溜须拍马吗？你这些年也太难啦，在我们身上，你是‘大德祥改祥记’

呀……”

乙 怎么讲？

甲 “你呀！你缺了‘大德’啦！”

乙 老刘的俏皮话还真不少。

甲 我说：“不许你胡说！太放肆了！野蛮、粗鲁！什么叫缺德？岂有此理！成何体统！”

乙 行了，你也别生气啦。这老刘说话是粗鲁一些，可能他文化不高。要我这有学问人，绝对不能这么说您。

甲 就是嘛！

乙 要按我说呀，只能说是你在“德”这方面，是够“缺”的！

甲 还是一样啊？

乙 老刘怎么样？完了吧！

甲 没有哪！“我告诉你‘唆啰蜜’！”

乙 又来了。

甲 “你别来这套！你这套哇！不灵啦。新局长来了，有主持正义的人啦！今个不给我房子，我不走啦！”

乙 好吗，跟你泡上了。

甲 我们俩正打的不可开交哪，我一看，乐啦。

乙 你乐什么。

甲 郑局长来啦，这就好解围啦！我说：“郑局长，您看他三天两头到这里无理取闹，要挟领导，搅乱办公。这是成心影响四化建设，搅乱社会治安，无视党的权威。这可是地地道道的、一点儿不掺假的、现阶段的动乱因素。这可是‘四人帮’的阴魂未散。”我这锽锽一通揭发，

把过去大批判那套本事全拿出来啦！

乙 恶人先告状。

甲 你猜怎么着，我这一揭发，还真起作用啦。局长听完以后，马上做出了正确处理。

乙 怎么处理的？

甲 把老刘的房子归公，另行分配，让他停职三天，立即搬家。

乙 那老刘干吗？

甲 他太同意啦。

乙 不是让他停职三天吗？

甲 那是给他三天公假。

乙 立即搬家？

甲 让他搬我那去。

乙 那你呢？

甲 我搬老刘那去啦。

乙 哟！这间房子可小啦！

甲 我地位可高啦！

乙 怎么？

甲 给我连升三级。

乙 是呀！那你得长多少钱哪？

甲 钱？不长，保持原薪。

乙 怎么个连升三级？

甲 让我从二楼搬到五楼，这不连升三级吗！

乙 噢，这么连升三级呀！

（何 迟作 李 光 苏文茂 马志存整理）

不正之风

甲 你是搞什么工作的？

乙 相声演员。

甲 怎么？你是个演员？

乙 啊。

甲 谁给你办的？

乙 什么叫谁给我办的？我从小热爱文艺，以后就考上了剧团。

甲 别来这套，哄弄谁呀？说实话，哪的路子？

乙 没路子。

甲 没路子能当演员？噢，我想起来了，艺术局看门那老头是你舅舅。

乙 是你舅舅！你给我找个舅舅干什么？

甲 没路子你当不上演员呐。我们街坊那个小孩儿，那是多好的条件！你说基本功，翻跟头、拿大顶，都行，嗓音好，高音、中音、低音都行。

乙 好条件呐。

甲 就是到了审美这关没过去。

乙 小孩长得不好？

甲 好。小孩长得别提多好看了，细皮白肉，黑眉毛，大眼睛，双眼皮。

乙 那为什么呢？

甲 就是因为这儿长个痞子。（指脸）

乙 那碍什么事？

甲 不行啊！没考上。这么俊的小孩都没考上，就凭你这模样能考上？你让大家看看，这模样还没有暖瓶塞好看呢！

乙 有你这么比的吗？

甲 我纳闷啊，没有路子你怎么当的演员，就是你当了演员，你的工作也不顺心。调调工作吧？我给你办办，我有路子。

乙 我调工作干什么？不调。

甲 看你够朋友，咱们交往交往，有事言语，我这个人路子宽。房子怎么样？住着合适吗？换换房吧，我有路子。

乙 我就知道他路子。我换房干什么？不换！

甲 别不好意思的。

乙 干什么不好意思的。

甲 房子够住的吗？

乙 够！

甲 够什么？！别来这套，打肿脸充胖子，谁不知道你儿子结婚没房子，把你们房子占了，你们老两口子住下水道里。

乙 噢！我们住地沟里呀！

甲 不是，就是那一人多高的、圆的、大洋灰管子，两头用砖垒上，安个窗户来个门，你们老两口子就住那里头啦，还说了，这是现代化的防震棚。

乙 瞎！

甲 那天来了四个小孩一起哄给推马路那边去了。转天你们孩子起来找不着你啦：“哎，咱爸爸呢？昨天晚上还在这啦！哎，怎么跑马路那边去了？”

乙 我住洋灰管子怎么着？寒碜难看？你应该同情我。原来我住两间房，地震时震坏了一间。“四人帮”破坏抗震救灾，现在拨乱反正，领导关心群众生活，正在加紧修建，很快就有几百万平方米了。

甲 几百万也没你的事，你还得找我，我给你办办，房管局我有路子，我给你办个单元。

乙 不要。你那房子不是好来的。打上来就是你有路子，给我办办。这叫不正之风，甭问，你是后门大将，专走后门。

甲 你喊！给你安个高音喇叭，在这喊，让百货公司都听见。

乙 怎么还怕人家听见？

甲 真笨，走后门有嚷嚷的吗？外行，这么一说你就没走过后门。

乙 会走后门管什么用？

甲 用处太多了！别人买东西排队，咱不用排；别人买不着的东西，咱能买；别人办不到的事，我能办。就说早晨吃早点吧，买果子你排队不排队？

乙 谁都应遵守秩序排队，再说就是排队也很快就能买上。

甲 很快能买上？你买那果子得搭烤饼，你买那果子都是头天晚上炸出来的，搁一宿都皮条了，吃的时候得用牙往下拽！“嗨，怎么这么费劲，劳您驾借剪子使使。”

乙 你也太夸张了。

甲 咱就不用排队。

乙 你怎么……？

甲 我有路子。吃果子我得要现炸的，甭管排多少人，大模大样的往里走。“徐姐，嗯哪”。（伸两个手指头）

乙 这是干什么？（学甲动作）

甲 来俩。

乙 徐姐是怎么回事？

甲 炸果子的是位女同志，姓徐，徐姐。

乙 比你岁数大？

甲 不，刚上班，也就二十多岁。

乙 你今年十几？

甲 怎么十几，我五十一啦。

乙 你五十一怎么管那二十来岁的叫姐姐？

甲 这个你不懂，这是走后门的规矩，走后门就得当小辈，嘴甜着点儿，尽吃香东西，嘿，嘿。

乙 你别没羞没臊来啦！为了口吃的，把辈儿都挂下来了。

甲 徐姐一看我来了，拿眼一膘：“来了，今儿来晚了，等会儿。”说着话，腾腾，揪下两块面来，嘿，跟小馒头这么个大！擀出来跟小锅盖似的，扔在锅里翻四个过儿，挑出来这么个大个，金黄色，又酥又脆。

乙 就这么拿呢？

甲 怎么着？

乙 别的顾客就没意见吗？

甲 有啊，一开始有人反映，长了，就行了，他们也习惯了，我也自然了。

乙 人家不跟你怵这个气。

甲 也有怵气的。那天一个老太太领着一个小姑娘排队，小姑娘管老太太叫奶奶：“奶奶，您看这个大胖子，天天来，进门就叫徐姐，伸两个手指头，把大果头就拿走了，也不排队。奶奶，明天您也叫回徐姐试试，咱也甭排队啦。”老太太说：“嘛玩艺？宝贝，咱别说叫徐姐，咱叫老舅妈也得排队！你不懂，他们都认识。孩子，咱可不学这个，这叫不正之风，叫他们拿走塞去吧，塞完了打脖子后边下去，吃完了叫他长噎啊。”

乙 骂上了，怎么办？打后门走吧！

甲 啊！每天打后门走，今天非走前门不可！成心打老太太跟前过：“借光，老太太，留神别蹭身油，吃完长噎啊啊？这玩艺专门治胃病！”

乙 你这不是心气人吗？老太太能饶你吗？

甲 老太太没言语，旁边过来个楞小伙子，一手把我拽住啦：“哎，你先别走！姓徐的，照他这样给我炸俩，你不给炸我给你贴大字报。”

乙 这手厉害：

甲 厉害呀？比徐姐差远了！人家那话磕的多硬啊：“给你炸俩，瞧你那模样，我认识你是谁呀？你跟他比，他是

我们关系户。”嘿！对了，我们是关系户。

乙 走后门都走出关系户来了。

甲 我一想徐姐说的真对，我们真是关系户。

乙 什么关系户？

甲 她穿的那条针织涤纶裤是我给办的，连工带料才六块钱，多便宜！

乙 噢，我明白了，说了半天，你是卖布的。

甲 卖布干什么？我不卖布。

乙 那，那个针织涤纶……？

甲 咱有路子，布铺子小赵跟我关系户，卖着卖着布想起我来了，甩块料头当等外品，处理给我啦。

乙 你拿它就换果头了。

甲 哎，小赵那料头能白给我吗？他那大油是我给办的，四斤多连肉票都没要。

乙 怎么？

甲 甩的，当肉头处理的。我拿肉头换料头，拿料头换果头。

乙 嗨！

甲 认识我吗？交个朋友，有事言语。在天津市你打听我，大人小孩没有不知道的，我有个外号……

乙 叫什么？

甲 万能胶。

乙 噢，你就是万能胶，拉拉手吧，咱俩一样。

甲 你也是万能胶？

乙 不，化学螺。

甲 化学螺干什么？

乙 咱俩都够粘糊的。

甲 你常听人说，这个人能办事，什么都行，万能胶就是我，我不但万能，还好交朋友：万能胶。

乙 你是哪儿流窜来的？

甲 什么叫流窜啊？

乙 你有正式职业吗？

甲 有哇，怎么没有？

乙 你什么工种？

甲 后勤。

乙 抓生活？

甲 那是工会的事。

乙 管采购？

甲 那是供销，我是后勤。

乙 怎么个后勤？

甲 后门走得勤。

乙 你上了班不干活，就忙活这个？你们领导也不批评你？

甲 谁说不批评，批评的可尖锐啦。

乙 我就知道你得挨批。怎么批评的？

甲 “万能胶，照这么搞，你要犯错误。你怎么回事？上回你给我买的那排骨，怎么一点也不肥！？”

乙 啊，这叫批评你？这叫支持你走后门。

甲 是啊，我们领导批评的太尖锐了，真是一针见血，我那份就挺肥，我们主任那份不肥。我说：“记住这次教训，下次我给您买肥的。”“什么肥不肥的，过来，过

来。”我们主任把我叫那屋里去了，要跟我个别谈话：

“万能胶，你给我办个事吧。我小姨子，上山下乡七年了，到现在还没回来，你得想个办法给办回来。”我说：“行，主任。我一定尽力，您这是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乙 什么立功赎罪呀！

甲 你不懂，我要把主任小姨子办回来，以后我在这个厂里什么事都好办了，脚面的水——平趟。

乙 这个你有路子办吗？

甲 没有。

乙 找徐姐去！

甲 不行，徐姐光能办果头儿。

乙 拿果头换呀！

甲 不行，十个果头也换不回来。

乙 那你怎么办呢？

甲 打听，问呐。摸摸路子，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嘿，果然打听出来了。我们厂小李他表大爷，就是主任小姨子插队落户那个地方的公社党委书记。我跟小李一说，小李满口答应没问题，他保证能给办回来，就是现在没时间，他正忙着结婚，让我先帮助他办喜事，做为交换条件。喜事办完了，主任小姨子准能回来。

乙 喜事你能办吗？

甲 太能办了！小李这场喜事都是我给办的。咱有路子，大立柜我给买的，沙发我给办的，连结婚那天的酒席都是我给办的，一共十六桌。

乙 干嘛预备这么多？

甲 小李亲戚、朋友多呀，都办完了，新娘子提出个条件来。

乙 什么条件？

甲 非要辆汽车，没有汽车不过门。

乙 这个想法也不对，干什么这么铺张浪费。

甲 小李没办法，找我来了。我说：“不要紧，小李！别犯愁，不就要辆汽车吗？我有路子，回头我给清洁队打个电话。”

乙 啊！让新娘子坐倒土的大汽车？

甲 咱给扫干净了，铺领席！

乙 别对付啦！不行。

甲 不行，叫建设局来辆推土车行吗？

乙 噢，把新娘子铲了去。

甲 小李说：“别开玩笑好不好！”哎，我想起来了，我们街坊刘治在汽车队开车。

乙 刘治跟你是什么关系？

甲 关系户。

乙 又是关系户，这是怎么个关系户？

甲 刘治的假条我给的，一本儿。

乙 怎么这些个？

甲 我有路子，给你一本，有什么病自己填去吧，都盖好章了。

乙 你支持他泡病号。

甲 你说那个，我用车还方便了。

乙 互相利用。

甲 “刘治吗？我是万能胶啊！有个事，星期日下午两点，我得用辆车，最好来个“面包”，接趟新娘。什么？准时到？好了，见面再谢。”放下电话。“李儿，怎么样？放心了吧？礼拜日两点车准到，你都甭管了，我替你接去。小李刚走，“叮……”电话铃又响了。“找谁？万能胶，我就是。”

乙 还够忙的！

甲 你说什么？啊！（哭）

乙 你怎么啦？

甲 我嫂子娘家的四姨奶奶的外甥女的大表嫂的二姨老爷死了。

乙 这叫什么辈儿！

甲 那老头多好！二姨老爷是我的关系户。

乙 这又是什么关系户？

甲 二姨老爷在医院看门，我给刘治那假条都是二姨老爷给偷的。

乙 嗨！怎么什么事都干！

甲 老头多不易呀，半夜起来给我打戳，外边有人走路，吓得老头直哆嗦。

乙 活该！谁让他偷假条的。

甲 我二姨老爷死了，又是孤老户，家里没人，我得跟着忙活忙活。赶紧给殡仪馆打电话叫火葬车。

乙 殡仪馆你也行？

甲 我有路子，殡仪馆、火葬场，我熟极了，您有事言语。

- 乙 没事！谁老跟火葬场打交道。
- 甲 一个电话车就定了，星期日一点来车，烧我二姨老爷。我计算好了，打发走火葬车，两点跟刘治接新娘子去。这档子事办完了，主任小姨子就回来了。
- 乙 你还够忙的。
- 甲 礼拜天十二点啦，刘治给我来个电话，说车来不了啦，车队紧急通知，私人借车得经过车队批准。刘治也死心眼，你不许说送病人看病吗？他实话实说，调度一听结婚用车，说什么也不批准。
- 乙 你再想别的主意吧。
- 甲 我再打电话联系车吧，打了好几个电话，不是找不着人，就是车不在家。这可怎么办呀？小李的新娘子接不去，主任的小姨子也回不来了。嘿！嘿！嘿！
- 乙 你怎么又乐了？
- 甲 我有办法了。不是一点来车烧我二姨老爷吗，我跟火葬车说说，接趟新娘子得了吗！
- 乙 不行，火化车上有字。
- 甲 我叫辆新的，还没喷漆的那个。
- 乙 那也不行，把新娘子跟死人搁一块。
- 甲 新式火化车，死人在车后头，盖盖儿，谁也看不出来。
- 乙 他还真能对付。
- 甲 这趟路线好啊！我二姨老爷在金钢桥那住，新娘在小王庄安定桥，新郎小李在北洋桥，这三桥多顺脚！
- 乙 噢，我明白了。你打算在金钢桥装你二姨老爷，然后小王庄接新娘，到北洋桥让新娘下来，再上火化场。

甲 先跟司机商量商量，司机认识我：“万能胶，又是你的事，这个月你够忙的。好家伙，烧十五个啦！平均两天一个。今儿烧的这是谁？”“这是我二姨老爷。”“前天那个呢？”“四姑妈。”“呕，满是亲戚。”“不，您呐，今儿是关系户。今天您还得帮个忙。”“没说的，没说的。”“咱这车在小王庄那停一下。”“噢，那有亲属？”“不，接趟新娘。”司机一听，“你吃错药了，我拉死人，带着新娘子？”“我说，您多帮忙多……”我回头一看，我二姨老爷桌子上放着一条凤凰过滤嘴的烟，我说：“您多帮忙，多帮忙。”“别弄这个！”
(学装烟动作)

乙 装起来了。

甲 怎么样？一下子叫我给粘住了。

乙 是万能胶。

甲 我二姨老爷厂里有个工会主任，大胖子，耳朵还挺聒，非要跟着。

乙 那是人家的工作。

甲 忙活着把我二姨老爷搁在车尾巴里头，我们就上车了。到小王庄接新娘去，进门我就嚷嚷：“道喜、道喜……。”新娘家里有个嫂子，我认识，是我们门口的姑娘，外号叫“折列”。她说：“万能胶啊，你个挨千刀的，你干嘛来了？”“我是接亲的，走吧！”还真清静，一共俩人。一出门，嫂子看见这汽车就“折列”上了：“我说万能胶，这是嘛车？怎么还蓝白道的！”“高级轿车，快上去吧。”让我给推上去了。她上车看见那大胖子

啦，“万能胶，车上怎么还有人？这胖子是谁？”“这是新郎小李他们厂里的工会主任。”

乙 不是你二姨老爷的工会主任吗？

甲 二姨老爷不能提，那是私货。我说：“对吧，主任？”
胖子聋着个耳朵听不清：“对对对。”

乙 什么都对。

甲 这“折列”还真爱说话，跟胖子两人答搁上了：“这位领导，这么胖的身子，还让您受累。”“你说的嘛？”

乙 听不见。

甲 “让您受累！”“没说的，没说的，我们跟死者这么些年了！”

乙 啊！要露馅。

甲 “折列”一听，“我说，万能胶呀，这里怎么还有个死者？”“他说我了，我小名不叫四锁吗？”

乙 真能对付。

甲 胖子还接着嘟囔：“对于他，我们领导可是没疼钱。”
我说：“嫂子您听见了吧，小李这喜事，领导上都不疼钱，大办。”“天津市都走遍了，他实在是没治了。”

“怎么还没治了？”我说：“嫂子，小李这喜事，用我们天津话来说，那是没治了。”

乙 真有说的。

甲 司机打坐那就想乐，心说：“万能胶，万能胶，你缺德去吧！开这么些年车，我没遇上过这个事。我这车上多热闹，有哭、有乐，真是娶媳妇打幡儿，热闹的都出尖啦！”北洋桥你倒停啊，他净顾乐啦，直接开火化场去

啦。

乙 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甲 一进火化场，新娘子就明白了，又害怕又委屈，哭上了：“嫂子，我倒霉倒你身上了！我说不要车吧，你非出主意要个车，你还说一辈子就这么一回，还不讲究点！这回好，讲究大发啦，人家都大闺女坐轿——头一回。我们可好，大闺女进火化场——头一回。”这新娘子有个毛病，一生气爱抽羊角疯，“我们这……”

乙 怎么啦？

甲 昏那儿了。

乙 休克了。

甲 大胖子吓坏了：“万能胶呀，又死一个，咱先烧那个？”我说：“这可不能烧，主任小姨子还没办回来呢！”

乙 还惦着走后门啦！

(王鸣录)

教 训

甲 老没看见您啦。

乙 有些日子啦。

甲 家里都好吗？

乙 都不错。

甲 您有几个小孩啦？

乙 就一个姑娘。

甲 多巧哇，我就一个儿子。

乙 嗯！

甲 您那姑娘今年多大了？

乙 十六。

甲 好岁数，我儿子今年十八。

乙 谁问你啦！

甲 您那姑娘多高的个？

乙 一米六。

甲 我那儿子一米七。

乙 还够般配的。

甲 我也这么说。

乙 你外边遛遛吧。

甲 你怎么往外轰我呀？

乙 我听你这话都别扭！

甲 您那姑娘在哪儿上班？

乙 我说你怎么老惦记着我那姑娘？

甲 您也不能攥着不放呀。俗话说得好：闺女大了不可留，
留来留去结怨仇。

乙 我这姑娘要归他们家。

甲 您同意啦。

乙 多咱！我同意什么啦？

甲 您这个人怎么封建啊？孩子们的事儿别管，只要他们同
意，就让他们自己搞去。

乙 这都哪儿的事？你别神经病吧？我们那姑娘才多大，正
在上学。

甲 纳鞋不要紧，我们不挑工作。

乙 谁告诉你纳鞋啦！上学。

甲 上学也不要紧，先搞着，毕了业再结婚。

乙 他算赖上我了。跟你说，我们姑娘还小，正在努力学
习，将来还要上大学，为实现四化贡献力量。现在哪能
考虑这些问题。做家长的更不应该支持他们考虑这些问
题。

甲 我跟您说，亲家。

乙 哪呀！就亲家啦！

甲 您是没见过咱那儿子。

乙 别套近乎。

- 甲 您要是一看见，准能主动地把您那姑娘嫁给我们。
- 乙 不至于。
- 甲 整个天津市您打听打听，一提“和平老三”没有不知道的。
- 乙 叫什么，和平老三？你们那孩子行三？
- 甲 不，就这么一个。我们是千顷地一棵苗儿，昆仑山上一棵草，老爷庙旗杆——独一根儿。用我爱人的话说，“我们那是独生子儿”。
- 乙 那怎么叫老三呢？
- 甲 小名叫“三帮子”。
- 乙 “和平”是怎么回事？
- 甲 我不是在和平区住吗？后来长大了再叫“三帮子”多不好意思啊，就叫“和平老三”。跟那“海河老大”、“河东老五”、“白楼老七”意思都差不多。
- 乙 有这么个称呼可不是好兆。
- 甲 咱们那孩子可是从来不惹祸。他聪明啊，跟形势跟得特别紧，社会上刚一兴喇叭裤，自己就做一条。
- 乙 就这么跟形势啊！
- 甲 从这上也可以看出我们那儿子聪明来了，没人教，一看就会。自己会裁会缝。商店里卖的那个，不买，自己做。在百货商场量一丈布。
- 乙 一丈布做一条裤，用得了这么多吗？
- 甲 我们那孩子的喇叭腿比别人的都肥啊，那才真是大喇叭口啦！比我这裤腰都肥。
- 乙 来俩面口袋罩上不得了吗。

甲 面口袋短，这裤腿得长，拖拉到地上，由打我们孩子穿上这条裤，我们街道的保洁员都不用扫地啦，让我们孩子都给拖拉干净啦。

乙 这还美啦。

甲 再看我儿子那头发，比他妈的头发都长。有一回我都差点认错喽。

乙 男不男女不女的，象什么样子！

甲 打后头一看，真跟人民公园那儿的黑猩猩一样。

乙 人都变成动物啦。

甲 我儿子跟我说：“爸爸您看我，喇叭裤、花衬衫儿、墨光眼镜、黑领带，多派儿。”

乙 这不成外国人啦？

甲 不过外国人是蓝眼珠儿，我那儿子是黑眼珠。

乙 这点儿不够水平。

甲 也不谁给出了个主意，让他拿紫药水洗。

乙 这叫什么主意？

甲 我那孩子还真听话，到药房买了两瓶紫药水，倒在脸盆里就洗，洗完了一照镜子，不敢出门了。

乙 怎么？

甲 变花狸豹了。

乙 胡刀尺。

甲 这不现代化吗？

乙 现代化就学这个呀？要学外国的先进科学和技术，不是模仿人家的穿装打扮。头发再长，就是长到能梳小辫儿的程度也现代化不了。学这个没用。

甲 没用？这句话您可说错了，就我儿子这个打扮，多威风啊！甬多喽，有三位马路边一站，你敢打那儿走吗？

乙 都成祸害了，你还以为光采呢。看起来你这个教育方法有问题。

甲 我有问题？好，咱不抬杠，我教育不好，你教育的好，行吗？明儿把我那儿子送给你，你替我教育教育怎么样？

乙 不，我不要！

甲 你要我还舍不得给呢。要给，只能给你一半。

乙 一半？

甲 一个姑爷半个儿。

乙 你再凿补这个碴儿我揍你。

甲 说实在的，孩子用不着我管，这些家务事我爱人都包了，我爱人对孩子那是耐心教导、循循善诱，要说她是模范母亲，一点也不夸张。

乙 教育方法好？

甲 当然喽，我爱人疼孩子。小时候是牛奶、桔子汁喂大的。我爱人说，孩子吃这个长大了聪明。我们孩子在他母亲的精心培养教育下，刚满一周岁就会骂街了。

乙 啊！刚会说话就骂街。

甲 干什么大惊小怪的。又没骂别人。

乙 骂谁？

甲 骂我，嘿嘿嘿嘿。

乙 骂你你还乐啦？

甲 小孩骂的跟儿啊。刚刚一周岁，我们两口子谁都想抱。我刚抱一会儿，我爱人接过来了，教给这孩子：“哎，

骂你爸爸。”我们那孩子真聪明，反应多快呀：“是是，爸爸是老帮子。”嘿，多有意思，我成老帮子了，爸爸给买巧克力。

乙 你们孩子叫三帮子，你可不得叫老帮子吗？

甲 由于我爱人良好的启发教育，所以到现在我儿子不管到什么地方，不管和什么人谈话，总忘不了他妈，总得把他妈妈摆在头里：“我他妈的！你他妈的！他他妈的！咱他妈的！都他妈的！”

乙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孝子啊。

乙 这是孝子啊？这是给他妈妈惹祸。

甲 到现在我们那孩子骂街总算骂出了高水平。奥林匹克运动会要是有了骂街比赛这个项目，我们孩子稳拿世界冠军。

乙 没这项目。

甲 太遗憾了。

乙 还遗憾呢。

甲 现在他正在继续深造，努力提高，准备用那优美的骂声获得诺贝尔奖金。

乙 诺贝尔奖金没这项目。

甲 您给推荐推荐。

乙 你别没羞没臊来了。骂街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习惯，是野蛮的表现，张嘴骂街，闭嘴妈的，是一种民族耻辱，你应该好好帮助他改掉这种坏习气。

甲 不是不帮助啊，不瞒你说，咱他妈的一说，他他妈的不

服，我他妈的就生气……

乙 得啦，得啦，根儿就在你这儿啦，这叫上行下效，要改，得先从你这儿改。

甲 您也别这么认真，现在的小孩有几个不骂街的？您别忙，等他长大喽……

乙 就不骂了。

甲 骂得更厉害了。

乙 这都是从小教育的结果。

甲 您总提教育，我们要是都教育了，还要学校干什么？

乙 家长也应该跟学校配合呀。

甲 我们一天累累巴巴的还管这些个？再说我们不靠他长大了挣钱养活我们，有这玩艺解腻歪就完了。

乙 瞧这路家长能教育好孩子吗？

甲 可不是吗，俗语说得好，娶媳妇是好事，养活孩子是玩艺儿。

乙 拿他们孩子当玩艺儿啦。

甲 要说我们孩子上学还算不错，从小学开始，老师就特别喜欢我们那孩子，经常是别的同学都放学了，把我们那孩子一个人留下了。

乙 布置工作。

甲 老师跟我们孩子谈谈。

乙 甭问，准是你们孩子犯错误了。

甲 没犯错误，就是给老师起了个外号。

乙 这可不好，这是不尊敬老师。

甲 老师也是，这么大人跟孩子一般见识。起个外号那是看

- 得起你嘛，至于吗？气得嗷嗷哭。我就知道是没好了。
怎么样，从打那次以后，老师就没给我们孩子判过及格。
- 乙 不及格是老师判的？
- 甲 不是他判的，还是我判的？
- 乙 那是你们孩子功课不好。
- 甲 谁说的？一样上学怎么有得八、九十分的？
- 乙 人家学习好。
- 甲 怎么还有得一百的呢？
- 乙 那是孩子自己争取的。
- 甲 我们那宝贝儿怎么净得大鸡蛋呢？
- 乙 门门得零分？
- 甲 那次老师也不知怎么啦，画个大圈，比鸭蛋还大了，我想甭管鸡蛋、鸭蛋，有营养就行。
- 乙 这叫什么家长！
- 甲 其实咱倒不在乎那个，那时候甭管及格不及格，反正到时候也升学。
- 乙 看你们孩子，小时候骂街，上学给老师起外号，考试交白卷。甭问，你们孩子够捣蛋的。
- 甲 您说什么？
- 乙 捣蛋。
- 甲 导弹？您说那是核武器，我们孩子研究不了那个。
- 乙 我说你们孩子是捣蛋分子。
- 甲 不，我们孩子光会捣玻璃。
- 乙 把学校玻璃都给砸了。
- 甲 不光我们孩子砸，那时候哪个学生不砸？学校里一块整

玻璃也没有哇。

乙 学校怎么不管呢？

甲 先前还管，后来不管了。老师光忙检查还检查不过来哪。

乙 你说这是什么时候？

甲 就那时候，那四个执政那时候。

乙 我看你们那孩子也是受了“四人帮”的影响了。

甲 那个时期，我们那孩子造反劲头可足啦，那天几个同学一造反，把一车西瓜圆了。我们那宝贝一胳膊夹一个，抱俩西瓜回来了。

乙 那叫抢，这你可得管，不然会惹大祸。

甲 咱能不管吗？我说：“宝贝儿，咱不要这个，快给人家送回去。”

乙 这就对啦。

甲 我爱人说话了：“得啦，得啦，你觉悟还够高的！你可真是大义灭亲，你看那点小细胳膊抱俩西瓜容易吗？往后你别管呐。”我一听，好，不让咱管咱不管。

乙 不管，那西瓜怎么办呢，送回去吧！

甲 不行，送回去就犯案了。

乙 那怎么办？

甲 我爱人真有办法，切巴切巴就给吃了。

乙 给吃啦！

甲 嗯。

乙 你吃了吗？

甲 够甜的。

乙 他也吃了！

甲 一个西瓜算什么大事，你干什么大惊小怪的！

乙 别看这是小事，你要这么放纵他，将来可就 把 孩 子 害 了。你得管管。

甲 你说管，该管的还能不管吗？

乙 什么事你管了？

甲 刚上中学那年，我们孩子跟门口那二狗子打起来了。

乙 跟谁？

甲 二狗子。

乙 瞧这名字！三帮子跟二狗子打起来了。

甲 孩子让人家打了，还得说说咱自己的孩子。

乙 应该这样做。

甲 “我说三帮子，你怎么这么窝囊呢？你这么大个子让人家打了，我都替你寒碜。你在家那能耐呢？往后在这门口怎么住？我都替你栽面儿。男子汉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有能耐跟他拚去！”

乙 这叫火上浇油。

甲 就这几句，说得我那儿子脑袋也红了，嘴唇也青了，脖子上的筋都崩起来了：“呸！这回我跟二狗子拚了！”

乙 你看要惹祸。

甲 惹不了祸。我爱人一看孩子急了，她又把话拉回来了：“回来，回来，你这个缺德鬼要倒霉啊，你看人家二狗子身大力不亏的，你这么瘦小枯干的打得过人家吗？你们爷俩搁在一块儿也打不过人家，回来吧！”

乙 别去了。

甲 “咱们三口一块去！”

乙 一块去？

甲 还是我老婆有韬略，我们那三帮子在头里走，我在后边跟着，我老婆叉腰这么一站，二狗子马上就改嘴了，
“哥们，我服了，行吗？”

乙 孩子打架，妈妈撑腰。

甲 我老婆那人可称是智勇双全，在我们那片您打听打听，提起我老婆没不知道的。

乙 叫什么名字？

甲 别提名字，提名字没人知道。一提外号没有不知道的。

乙 叫什么外号？

甲 “坐地泡”。

乙 怎么叫坐地泡？

甲 我们孩子一在那边打架，我老婆就去了，往人家地上一坐就泡上了。一泡四个钟点。

乙 噢，这么个“坐地泡”。母老虎啊！

甲 您夸奖了！

乙 还夸奖哩。

甲 有工夫您上我们那串门去。

乙 不敢，我怕老虎把我吃了！

甲 好意思吗？亲戚里道的。

乙 别提这碴儿了。

甲 别看他爱打架，咱那孩子有人缘，您想，要是人缘不好，能跟民警交上朋友吗？派出所民警老把我们孩子叫去谈话。公安局一去就半个月。

乙 拘留了！

甲 我害怕呀。我老婆直安慰我：“别害怕，没关系，这不跟住趟姥姥家一样吗？去个十天半个月就回来啦。”

乙 那叫住姥姥家？！

甲 那天宝贝儿回来了，正赶上我老婆不在家，我可急了，
“我说宝贝儿，你又让公安局拘留了，我叫你出去惹祸，我叫你出去惹祸！”（打孩子状）

乙 你怎么打呀，应该说服教育。

甲 你不懂，棒槌底下出孝子。“我叫你出去惹祸！”（动作）

乙 这干什么？

甲 我给他来个背口袋。

乙 摔跤呀！

甲 宝贝儿直挣扭，我说：“怎么着，宝贝儿，还要玩拳儿！”

乙 打不是办法。

甲 怎么不是办法。叫我给打跑了，一个月没回来。

乙 你也不找找？

甲 甭找，公安局来信了。

乙 又进去了。

甲 判了十年。

乙 又创造奇迹了！

甲 持刀行凶，拦路抢劫。

乙 就这两条就够了。

甲 我跟您说，要是摊不上好邻居，干什么都别扭。我们孩子进去了，我们心里够烦的了，我们那胡同，家家吃捞面。

乙 可除了祸害了。

甲 对门那赵大爷快八十啦，也跟着起哄。出来进去咧着大嘴乐。那天碰见我，见面给我道喜：“××呀，给你道喜，宝贝儿可进去啦，判十年太好了，我得给公安局写封感谢信。真是呀，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不到。你们那小宝贝儿在这门口作得够呛了！你说我都快八十的人啦，惹谁了？那天小哥儿俩打对面来，你们那小宝贝一伸手端我俩‘斗’。”我说：“赵大爷您误会了，他那是给您捋捋胡子。”“废话！捋胡子是往下，端斗是往上，这我还不懂？光端斗吗？还拧下好几根去了。你没老的时候？就这么对待老头？都是你那老婆宠的！”

乙 把老人家都气急了。

甲 赵大爷这么说我不难过，我们那孩子也这么说。那天我们两口子去探望，一看我们宝贝儿那模样……。

乙 还穿喇叭裤吗？

甲 换了。

乙 花衬衣呢？

甲 脱了。

乙 墨光眼镜？

甲 摘了。

乙 长头发呢？

甲 剃了。

乙 这回可干净利落啦。

甲 孩子见了我们老两口子就哭了：“爸爸，妈妈，这回我

可知道锅是铁打的了。我在外胡作非为，害了人家，坑了自己。大伙恨我，我恨你们俩。你们老两口子一点正文儿也没有，尤其是我妈妈，特别护筷子。上学时我成心捣乱，老师留我做检查，我妈就到老师那儿坐地泡去。”

乙 多大能耐！

甲 “我小时候刚会说话，就教给我们骂街。我们刚三岁，您喝酒就拿筷子沾酒往我嘴里搁，呛得我们流眼泪。你们抽烟往我们脸上喷，到现在我们什么都会了。也抽上瘾了，喝上瘾了，你们也不管了。没钱就满地方拆兑去。”

乙 啊，哪有拆兑着玩的？

甲 “钱不够花的就偷，偷不过瘾就抢。犯了罪了，政府教育我，我也想改，刚回到家，还没说话哪，您先给我背口袋，我们受得了吗？实在没辙了，还得跟小哥几个啍啍去，啍啍成这样，你们想管也管不了啦。”我听完了，特别痛心。我说：“孩子，咱都接受这次教训吧，你还需要什么？下次我给你捎来。”“我什么都不需要，爸爸，您走的时候，把您戴的那顶帽子留下来吧！”

乙 留帽子有什么用？

甲 “那是我抢来的。我得交喽。”

乙 好！儿子抢了爸爸戴。戴着合适吗？

甲 紧点。

乙 还紧点，怎么不把你勒死呢！

甲 我哪知道啊，我看家里有一摞军帽，我还以为是废品店

买来的。“还有，咱铺底下那些自行车零件，您都交派出所吧，那都是我偷的。厨房门后有一筐铃铛盖儿，您也交了。那都是我拧来的。”

乙 嚯！铃铛盖儿都一筐一筐的！

甲 “立柜后头有两把匕首，您也交了吧，我要痛改前非，争取提前释放，重新做人。”我听完后，心里这个难过呀，本来为了疼孩子，没想到疼来疼去给疼到监狱去了。把孩子给害了。哎！您说我对得起谁？我们都是做父母的，我对不起孩子！哎，我也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社会，对不起我们的街坊邻居，更对不起受害的群众，我连您都对不起……

乙 有我什么事？

甲 让您那姑娘还得等十年。

乙 去你的吧。

（王鸣录）

大 家 研 究

甲 你们这些做演员工作的，可真不容易：不但要具有艺术才能，还得勇敢、胆大。

乙 胆大？要打砸抢是怎么着？

甲 我就不行，当不了演员：胆小，站在台上就害怕。

乙 怕忘词。

甲 怕观众。

乙 你是当不了演员。

甲 观众少了还可以，台底下坐俩仨人儿还凑合，多了就不行了，脑子就乱了。站在台上不敢往下看，闭着眼睛说还可以。

乙 有闭着眼睛说相声的吗？

甲 睁开眼睛一看就坏了，台底下黑乎乎的一片，光脑袋没大腿。

乙 大腿呢？

甲 都在椅子底下了。仔细一看，什么模样的都有。大伙再冲我哈哈一乐，我心里一紧张，非死您这儿不可。

乙 别价，我还得打人命官司。

甲 您要打算让我在这说，您得先给我开一张因公死亡证明。

乙 别说了，不管怎么着是条性命儿。别糟践在这儿。

甲 要不然您请观众先退席，就咱俩说。

乙 那说给谁听呀？

甲 要不说我做不了您这个工作吗。我这个人喜静，就怕人多。天天早晨起来上班去我就犯愁。也不哪那么些人，自行车都蹬不起来，骑两步就得下来推一会儿。我天天拿自行车当拐棍儿使。

乙 上下班时间正是交通拥挤的时候。

甲 你说人们也是，非得凑热闹，一块上下班儿。

乙 就是那个时间嘛。

甲 你不许晚出来一会儿？

乙 你怎么不晚出来一会儿？

甲 我怕迟到。

乙 你怕迟到，人家就不怕迟到了？

甲 我一想啊，不骑自行车了，坐回公共汽车试试。

乙 也可以。

甲 哎哟，敢情这坐汽车的人更多。黑鸦鸦的一片，都是等车的，您说也不哪这么些人，这汽车一来，就跟一窝蜂似的愣往里挤。说悬了能把汽车挤翻个儿。

乙 你也得挤呀？

甲 不挤不行，挤吧。人太多了，我得拽着点什么，要不上不去啊。我欠着身子往上够，好容易摸着那门拉手了，使劲儿一拽，刚要迈腿儿，就听里边那位喊上了：“嘿，

上汽车你揪我耳朵干什么？”

乙 拿人家耳朵当门拉手了。

甲 我说这么软乎呢。

乙 这位什么眼神儿！

甲 我还没来得及道歉呢，车开走了。

乙 等下辆吧。

甲 没办法，等吧。这回我接受经验教训了，别乱伸手。

乙 别再揪人家耳朵了。

甲 可是不揪着点什么我上不去啊。有了，我揪着点儿头里那位的衣服，一借劲儿就能上去了。这可得看准，揪男同志，别揪女同志。

乙 留点神好。

甲 正好，堵着门儿站着一位，我揪住他的衣服，俩腿一使劲——

乙 你上去了。

甲 把他拽下来了。

乙 车呢？

甲 开走了。

乙 有你这么笨的吗？

甲 那位下来直不愿意：“怎么回事？你拽我干什么？”我说：“我怕上不去车迟到。”“啊，你怕迟到，把我也拽下来跟你一块迟到。”我说：“您……认便宜吧，这还没揪您耳朵了。”“啊，揪衣服不行，还带揪耳朵的？”“它……这不刚揪一个啦。最好的办法是咱俩合作，再来车您先把我推上去，然后您再上。要是您先上，

我还得把您拽下来。”

乙 人家干吗？

甲 那位也没办法：“哼，碰见你真没辙。幸亏我练过举重！”车来的还真快。这小子也有劲儿，拿腿一拱，用手一推，我就上来了。上来可是上来了，这都岔气儿了。

乙 挤的。

甲 我说：“受累吧，小伙子，这边再推一下得了，让它岔过来。”小伙子还真听话，照着这边，崩，来了一拳头。“哎，好了。”

乙 瞧这寸劲儿！

甲 车里头也挤的受不了哇，我说：“嘿，慢着点，别愣挤，我受不了。”旁边那女的说话多可气呀：“嫌挤呀，坐救护车去，那里头清静。”

乙 有上下班坐救护车的吗？

甲 “瞎，这车上人也太多了。”“嫌多，你下去不就少一个吗？”合算就多我一个。

乙 上班的时候哪能不挤啊，你就忍着点吧。

甲 车开到半截停住了。

乙 怎么了？

甲 交通堵塞。

乙 嗨，全赶一块啦！

甲 这趟车坐的，还不如骑车方便了。

乙 你不是想试试吗？

甲 下了车赶紧跑，跑到门市部，迟到半个小时。

乙 明儿早出来一会儿。

甲 出来的不晚，上车尽捣乱了。

乙 也没象你这么笨的。

甲 也没象这么多人的。您说也怪，哪都这么些人，唯独我们这买卖清静，甭说买主少，连进来闲逛的人都少。

乙 您什么买卖？

甲 卖花圈的。

乙 是消静。

甲 你进来逛逛，问问价，其实买不买的没关系。

乙 谁没事凑那个热闹。

甲 也难说，现在死人的越来越少。难怪买卖不兴旺。

乙 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都提高了，人们的寿命就延长了。

甲 要不看出人多来了吗。

乙 这句话倒对。

甲 刚上班，“铃——”电话铃响了。我一想可能是来订货的啦。

乙 你可问准了。

甲 不要紧，到什么时候咱主动接待顾客也没有错误。

乙 你怎么接待？

甲 我早就想好了一套推销产品的广告，您听听这词怎么样？

乙 可以。

甲 “对，花圈门市部。本门市部专门供应花圈、挽联。造型优美、款式新颖，坚固耐用、价格便宜，用途广泛、便于储存，服务周到、热情诚恳。欢迎各机关企业、工

矿、学校踊跃选购。批量生产，折价八扣。来料加工，优先照顾。电话订货，方便顾客。预约订货，提前送到。”

乙 提前送到？人还没死，花圈到了。

甲 这可是最时兴的广告词儿。

乙 不怎么样，对方非提意见不可。

甲 不但没提意见，人家倒乐了：“我说老×呀，你犯什么神经病了？”

乙 谁来的电话？

甲 总店劳资科老赵，要是别人我也不敢这么说。

乙 他找你有什么事？

甲 给我们店儿分配两名新职工，明天上午就来报到。

乙 增加新生力量，好哇。

甲 好什么呀？我们这本来人就够多的啦，再来两位往哪安排？

乙 现在就业是困难。国家下了这么大的力量解决，单位再困难也得安排呀。

甲 一个三间门面的小门市部，现在就十六个人了。要是都上齐了，就挤得没地方呆了。说实在的，我们这卖花圈的比买花圈的还多了。再来俩怎么办？

乙 看大门不行吗？

甲 我们那小门市部用不着看大门的，最多晚上留下个守夜儿的就得了。再说花圈这东西又不怕丢。

乙 谁偷俩花圈干什么用？

甲 那怎么安排呢？

- 乙 叫他们搞技术革新。
- 甲 卖花圈的有什么技术革新？
- 乙 自动售货不行吗？
- 甲 喂，你怎么出这个主意？现在人都没活干，再自动售货？我们这八班倒差不多了。
- 乙 那你打算怎么安排？
- 甲 实在不行，出售货车。
- 乙 啊，卖花圈的出车售货？
- 甲 怎么那卖蒸饼儿的能出车售货呢？这不都是圆的吗？
- 乙 不一样，人家那是吃的。
- 甲 要不叫他们去搞搞社会调查，摸摸商品销路，看看有预先订货的没有。
- 乙 弄不好非挨揍不可。
- 甲 不行，再想别的办法，要不……扩大经营范围，代卖儿童玩具。
- 乙 别把孩子吓着吧。
- 甲 一天也没想出好办法来。
- 乙 人口多了各方面都有困难。
- 甲 下班了，先回家吧，到汽车站我一看哪，比上班的时候人还多了。
- 乙 有办事的，看电影的，买东西的。
- 甲 你看那个卖糖炒栗子的排大队，我们小时候不排队呀！看电影的买电影票也排队。买不着的那个，举着钱还在门口喊哪：“哪位有富余的？”
- 乙 现在城市人口多了。

甲 也不得什么时候我们那门市部排队。买不着在门口那等着：“哪位有富余的？”

乙 没那时候。

甲 想别的都没用，现实问题是还得挤汽车。

乙 别再揪人家耳朵了。

甲 推我的那个小伙子也不见了，忘了跟他约定一下了，再搭个伴儿。

乙 还让人家推呀！

甲 干脆走着回家吧！这一道儿，人挨人，人蹭人，人挤人，也不哪这么些人。到家快八点了，把我累的，恨不能进屋先躺会儿。家里开着灯，挂着帘儿。

乙 睡这么早？

甲 不能呀。我刚要拉门儿，我老伴在屋里说话了：“你先到别的屋里呆会儿吧，小四洗澡了。”

乙 小四是谁？

甲 我们那四姑娘。孩子这么大了，我得回避回避。

乙 那你上哪呆着去？

甲 我们家房子多，自己独门独院儿，四间房子。比你们家条件好，不象你们家那么挤，来俩客人没地方呆。

乙 要说条件是不错，四间房、一个小独院，又宽敞又清静。

甲 我父亲自己住着一间，老爷子好清静。

乙 应该。

甲 老大跟老二一年儿结的婚。老大是单位给的宿舍，搬走了。老二占了一间。小三儿正准备结婚，给他腾了一

间。

乙 房子还多呢，就剩一间啦。

甲 是啊，还是那个独门独院，现在就觉着有点挤。我们那老伴也够笨的，光会生孩子，不会生房子，要生一个孩子带俩单元多好。

乙 别胡思乱想的了，先到别的屋里躺会儿吧。

甲 上哪个屋儿呀？

乙 你们家房子多。

甲 我父亲休息得早，不好意思惊动他老人家。老二两口子上中班还没回来，再说人家那是新房，我这个做长辈的能上那躺着去？小三儿就要结婚，弄了一屋子新家具，自己老锁着门，上回我在他屋里站了一会儿，人家宝贝儿擦了四遍地板，我能讨那个厌去？！

乙 院里坐会儿。

甲 不愿意坐。您不知道，我们那二宝贝儿，结了婚非要单过。其实这倒没什么。弄院里盖了个小厨房。小三儿一看气了，也不知道是成心还是真生气，他盖了俩。这好，再发生战争我都不怕了，这么点儿小院安了仨碉堡。

乙 你上哪歇会儿去？

甲 上厕所。

乙 厕所躺会去。

甲 去你的吧，我喝醉了怎么着，厕所里躺着去？上趟厕所，回来小四也洗完澡了，正好。

乙 噢，这个意思。

甲 到厕所一看，厕所也排队。你说，这个钟点儿，刚吃完饭，怎么新陈代谢这么快？

乙 你还什么都管了。

甲 我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回家吧。屋里还挂着帘儿，刚要拉门儿我那老伴又说话了：“你再出去溜溜吧，小五洗澡了。”

乙 小五是谁呀？

甲 我们那五姑娘。

乙 四的洗完了五的洗。

甲 等洗完了再热饭、吃饭得几点了？我呀，先吃饭去。

乙 哪吃去？

甲 上饭馆儿。

乙 对，这样可以省点儿时间。

甲 我们门口有好几家饭馆了。到饭馆我这么一看哪，哪家都这么些人。人家那吃饭，旁边还有好些看嘴的。

乙 那是等座的。

甲 等座儿价也得会等。那位正喝着酒了，你别等，准慢；带着小孩儿你别等，更慢，大人得一口一口地喂他，孩子吃完了还得背背风儿再走。

乙 对。

甲 我一看哪，那边有一对青年，可能是搞对象的。我一想这儿准快。一般地说女同志不喝酒。在搞对象期间，男同志就是好喝，也不敢多喝。再说俩人出来不是看电影，就是买东西，还得赶时间哪。

乙 分析得有条理。

甲 看意思俩人吃得差不多了，我就往这二位身后头一站。等饭座儿这滋味可真不好受，肚子里饿嘴里馋，看什么都想吃，真恨不能下手抓两把。

乙 也不至于馋得那样儿。

甲 我心说，这女的都吃完了，快走不得了吗？你又不喝酒，又没带孩子。女的坐那，玩她那皮包。一伸手把包拉开了，打里头拿出一个小娃娃来。我心里这气啊！这人还不够多的，又弄个塑料的来。

乙 人家等男同志吃完了一块走。

甲 这男的你倒快吃呀，他挺稳当。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他夹起块肉来还让那女的啦：“给你这个。”女的又给夹回来了：“你吃吧。”人家不吃不就完了吗？这男的还非给不可：“别让了，你吃吧。”女的说：“你吃得了，我不吃肥的。”我实在沉不住气了，我说：“我吃肥的。”

乙 啊！你怎么答碴了？

甲 饿急了。这男的还误会了：“服务员同志，怎么回事？这要饭的上这要来了。”

乙 拿你当要饭的了。

甲 服务员过来了：“你可真有办法，上饭馆儿要来了。这么大个人找点儿活干好不好？”我说：“不是，您哪，我饿了……”“我知道你饿，不饿你还不要来了，去吧，去吧。”把我给轰出来了。

乙 谁让你要吃那块肥的了呢？

甲 你说吃饭也那么些人！饭没吃成还生了一肚子气，回家

吧！到家我一看哪，气更大了，还挂着帘儿。我刚要拽门儿，我老伴打屋里出来了：“哎，你回来的正好，把这盆洗澡水给倒了去。”“哟，饭没吃成，我先来盆汤！”

乙 别发牢骚了，你就倒了去吧。

甲 我爱人又说了，“回来的时候捎盆热的，小六还得洗了。”我说：“我们家要开澡塘子怎么着？”

乙 是让人着急。

甲 您说就这一天。

乙 小六是谁呀？

甲 我们那六姑娘。

乙 您有几个姑娘？

甲 五个。

乙 五个姑娘怎么出来小六了。

甲 大排行，上边还有仨小子了。

乙 一共八个。

甲 这还糟践四个了。

乙 整一打。

甲 您说也不哪这么些人。

乙 别纳闷了，你算算你就多少孩子了？

甲 是啊，您说我也不哪这么些孩子。

乙 这你问谁呀？

甲 我爱人回答得好：“咱们那时候不懂计划生育啊。”我说：“对，你还争着当模范妈妈呢，跟人家比赛看谁生的孩子多！”

乙 造成多大灾难。人口问题解决不了，四化怎么实现啊？

甲 我跟我爱人说：“你看不光咱们自己困难，给国家造成多大麻烦，看来咱们也得计划生育。”

乙 别牛了，你们也用不着计划了，你们应当宣传计划生育。

甲 我爱人早就做这工作了，动员我们老大老二只生一胎。

乙 就是这样控制也得多少年以后才见效果。

甲 就是我父亲盼着老大、老二早生孩子，天天见人咧着大嘴乐：“哈哈哈哈哈，我一个人出来的，现在这么一大家子，好命的，老大老二家里的一生孩子，我就是四世同堂。小三儿结婚再生几个，我就是子孙满堂。”我说：“老爷子，现在我们家就变澡塘子了，如果您要子孙满堂，我们家非改游泳池不可。”

乙 人更多了。

(王鸣录)

多情与薄情

甲 （唱评戏《茶瓶计》）

“听说是来了单相公，
不由得乐坏了我小春红。
慌里慌张北楼来奔……”

乙 好。这是花淑兰唱的评戏《茶瓶计》。

甲 （拐手绢）看，这叫“亮相”。

乙 有相机的快照。

甲 （接唱）“给小姐送信儿啊走一程。” 哟里格龙、哟里格龙、里格里格龙冬龙……

乙 这是干嘛？

甲 走“挫步”。

乙 噢，这是“挫步”？我还当你踩电门上了呢！

甲 你才踩电门上了呢。这是为了表现丫环春红的天真活泼，你看，我象不象那春红？

乙 不象。我看你象山红。

甲 怎么办呢？

乙 都胖圆了，象球似的，人家春红就你这腰条哇！

甲 嗯，就这差点！

乙 你说，春红为什么要走“挫步”？

甲 她高兴啊，急着去告诉小姐龚秀英。

乙 告诉她什么？

甲 “小姐，接喜吧，喜到啦！”

乙 姑爷来啦，那就去看看吧！

甲 不行，那年月没过门的小两口不许见面呀！所以春红给出主意：“小姐啊！”

乙 （白）“干啥？”

甲 你这是小姐吗？这是傻小子！

乙 噢，得学小姐的腔调，行！

甲 （唱）“花厅摆酒把姑老爷款待，咱俩偷偷看看再回来！”

乙 （白）“我们可不去，多不好意思啊！”

甲 （唱）“人不知鬼不觉有什么妨碍，”（夹白）“小姐，快走吧！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啦！”（接唱）“何必磨不开！”（拉乙走“挫步”）“哪里格龙、哪里格龙……”

乙 行啦，行啦！您自己过电吧！

甲 我问您《茶瓶计》是一出什么戏？

乙 评戏。

甲 噢！谁问你这个！我问你它是一出反映什么内容的戏？

乙 噢，它是一出反映爱情生活的戏。

甲 对。它提倡的是美满的婚姻，真诚的信义，反对嫌贫爱富，说了不算。原先单家、龚家门当户对，两家相好作的亲，后来单家穷了，老丈人就有意悔婚。（唱）“保童千里把亲投，倒叫老夫犯忧愁，单家男龚家女婚姻当

配就——”

乙 对啊！

甲 （唱）“千金女怎能嫁给穷骨头，若不然要回合同将他赶走——”

乙 这就要悔婚。那龚秀英是什么态度呢？

甲 有这么两句唱：（京剧花面）“单家穷不能（咚呛）穷到底！”

乙 这是龚小姐？

甲 窦尔墩。

乙 瞎！

甲 小姐倒有个主心骨儿：“就是晒萝卜干我也嫁给他。”

乙 夏子啊！好！有骨气！

甲 在我国传统戏曲里有不少是歌颂爱情坚贞，情操高尚的青年女子的。象什么《西厢记》、《白蛇传》、《玉堂春》、《牧羊圈》、《梁祝姻缘》和《情探》、《王宝钏算粮》带《登殿》……

乙 这是一批文化遗产。

甲 演出这些戏，对今天的青年如何处理好婚姻、恋爱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乙 有什么现实意义呀？

甲 祝英台爱梁山伯，并没问他家里有多少房子，银行有多少存款。

乙 对，也没问他父母是不是高干。

甲 莺莺爱张生，白蛇爱许仙都没向男方要进口表、自行车、缝纫机。

乙 那年头有自行车吗？还没听说梁山伯骑着自行车十八里相送的呢！

甲 王宝钏爱薛平贵有附加条件吗？

乙 什么附加条件？

甲 （学）“等你入了党咱就订婚。”

乙 “我一定努力争取，可是三年五年入不了呢？”

甲 那就等……

乙 十年八年？

甲 等，等你长一级工资。

乙 我要长不上呢？

甲 那就等你当上科长再结婚。

乙 嚯，条件越来越高。

甲 “哼！要没人看孩子、做饭，我可不跟你登记。”

乙 嘿！想得多周到。

甲 “干脆，等你凑齐三千块钱再结婚！”

乙 “我哪弄三千块钱去！”

甲 没有真正的爱情基础，就是追求什么门当户对，互利互惠。你爸爸高工资，我妈妈有退休费；你家吃山珍，我家吃海味；你有羊毛毯，我有鸭绒被；你有电视机，我有箱子柜；你会唱《流浪者》，我会唱《宝贝》。

乙 这也比呀！

甲 其实，真正的爱情完全不受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的限制，朱春登作了侯爷还不忘当年的爱人赵锦棠。

乙 这是《牧羊圈》。

甲 《玉堂春》里王金龙作了高官还是爱着当年的情人苏三。

乙 从哪儿看出来的呢？

甲 《会审》里王金龙上场一念引子，就说明了他对苏三的思念和同情。

乙 是啊。您给学学。

甲 好。（学京剧小生）“嗯吞！”

乙 （打小锣）台，台，搭，搭，台！

甲 （念“引子”）“为访姣容，亲到洪洞。恩情一旦抛，何日得相逢？”

乙 有味儿，没听明白。

甲 “为访姣容，亲到洪洞”，这就是说王金龙听说自己的爱人流落在洪洞县，所以借着巡察民情来找她。

乙 “为访姣容”就是找苏三。

甲 对啦！“恩情一旦抛，何日得相逢？”

乙 就是说，被迫割断了恩爱，时刻盼望重圆。

甲 对。你再想想王金龙当时是什么地位？

乙 “八府巡按”，大官儿啊！

甲 苏三呢？

乙 一个吃了官司的妓女。

甲 王金龙做了官，掌了权，有了钱，可对苏三的爱情一点也没变。你行吗？

乙 我怎么？

甲 刚调回城工作，就把在农村的对象给甩啦！

乙 是我吗？我是刚从农村抽回来的知识青年哪！

甲 不是，你刚考上大学就把人家给……

乙 得得得，别提我啦！

甲 人家王金龙一片痴情地爱着苏三。那真是(唱评戏)“天天想的、心里盼的、口里念的，泗水县的那位单公子……”

乙 嗯？怎么又串到《茶瓶计》上去了！

甲 我是借用那几句词儿。

乙 我当王金龙变成单公子了呢！

甲 那能变吗！

乙 要说苏三对王金龙那可真是一往情深，背着钨娘一而再地周济王金龙。

甲 王金龙也不含糊，为苏三他不顾个人功名富贵，豁出丢官罢职也要为苏三平反昭雪。

乙 对，是昭雪了她的冤案。

甲 到后来有情人终成眷属，终身相爱。

乙 多好！

甲 这事要搁你身上就坏了。

乙 怎么坏了？

甲 地位变了，心也变了。你认为自己是小闷葫芦——抖起来了，当时就热面汤——端上了，小戏法——变上了，甭管过去怎么海誓山盟，到头来还是伤风的鼻涕——甩了，陈喜的袜子——扔了，口字边加个欠字——吹了，水铺的锅盖——两开了。

乙 我是那种人？

甲 这不是打比方吗！

乙 你少拿我打比方。

甲 王金龙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对这种人是有教育的。

乙 哎，你是得说王金龙好。

- 甲 怎么办呢？
- 乙 王金龙是你表哥。
- 甲 这么说我比你强，我表哥是多情的典型，你表哥可是个薄情的典型。
- 乙 谁？
- 甲 陈士美。
- 乙 你表哥才陈士美呢！
- 甲 各种薄情郎在戏曲里都有所揭露和批判。
- 乙 还有各种薄情郎？
- 甲 有的是见利忘义，背弃前盟；有的是道德败坏，喜新厌旧；有的是耳软心活，意志薄弱，损人利己……
- 乙 都有谁呀？
- 甲 那可多了，象《琵琶记》里的蔡伯喈，《情探》里的王魁，《临江驿》里的崔通，《霍小玉》里的李十郎，《棒打薄情郎》里的莫稽，《杜十娘》里的李甲……
- 乙 李甲是怎么回事？
- 甲 李甲是《怒沉百宝箱》里的男主角，是薄情郎的典型。
- 乙 那杜十娘怎么看上他了？
- 甲 杜十娘是个有见识的妓女。她不甘心过那种受侮辱、受欺压的日子，很想找一个年貌相当的男子从良。李甲当时赶考落榜了，一结交杜十娘看十娘有钱，他就对十娘虚情假意，骗取了对方有限度的信任。
- 乙 杜十娘怎么偏偏遇见这号人呢！
- 甲 要遇见你就好了。你不嫌她出身微贱？
- 乙 不嫌。

甲 那年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姑娘那么追求你，你都不干，还骂人家是黑五类！

乙 那不是“四人帮”横行那阵儿嘛！

甲 不能象李甲那样鼠目寸光，财迷心窍，见利忘义。

乙 李甲怎么见利忘义呀？

甲 李甲没钱接十娘出火坑，杜十娘就自赎自身，携带百宝箱跟李甲回南方。不想船至瓜洲，碰上盐商孙富。这小子贪图十娘美貌，把李甲邀到酒楼，花言巧语地一说，李甲就把十娘卖给了孙富。杜十娘知道以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怀抱百宝箱投江一死，薄情郎李甲闹了个人财两空。

乙 活该！

甲 你说这事怨谁？

乙 怨孙富。他挑拨离间、阴毒损坏，用金钱拆散了人家的美满婚姻。

甲 那李甲要是不理他呢？你有千言万语，我不能忘恩负义，不能卖媳妇。

乙 这么说怨李甲，他不该贪图那千两纹银哪！

甲 噢，怨李甲？李甲要知道十娘趁钱，有个百宝箱，能那么便宜就卖给孙富吗？

乙 这么说怨十娘，没早点把百宝箱交给李甲。

甲 十娘即使把百宝箱给了李甲，你能担保以后不产生悲剧吗？

乙 这么说，怨当时的社会制度。

甲 那么现在就没有薄情郎了吗？

乙 这……

甲 到底怨谁？

乙 怨我，怨我不该答理你。你这儿考试来啦！

甲 这个悲剧的产生有很多因素，可关键在李甲身上。

乙 对！这种人见异思迁，品德败坏，应该狠狠地批一批。

甲 这个戏就是批这号人的。这个戏当年李金顺唱得最好。

乙 小白玉霜、鲜灵霞唱得都好！

甲 比她们再好一点的那就是我啦！

乙 您可真够“谦虚”的。

甲 过奖，过奖。

乙 好赖话听不出来。

甲 通过我唱这个戏，可以打开人们心灵的窗户，揭示隐蔽着的私欲和邪恶，结合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引起人们的同情和共鸣。它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感人肺腑，催人下泪。快把手绢掏出来吧！

乙 你就唱吧！

甲 （由惊转悲）……

乙 这是干嘛？

甲 看，这感情变化得多有层次。

乙 我们得听唱。

甲 （唱）“一闻此言大吃一惊，好似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木雕泥塑说也说不出话，云鬓遮住我的眼哪我的那个两耳鸣。心如刀扎混身打得地战，扑簌簌两眼落下泪痕哎咳……”

乙 别唱了……我越听越勾起我的心事。

甲 不唱？就是唱给你听的。“我跟你没完，你欺骗了我，又抛弃了我，我非告你去不可！薄情郎！”

乙 谁呀？

甲 “狠心贼，你刚考上大学就嫌我了，说我空有个美人胎子，没文化、没风度，不懂得鲁迅、不懂巴金、不懂果戈里和莎士比亚，就你懂？可你又是怎么懂的呢？你忘了我用糊纸盒的钱给你买书看啦……你还嫌我没见过高尔基，你见过？问急了你一口咬定说见过。”

乙 在哪儿？

甲 “电影上”。

乙 那谁没见过呀！

甲 “你最让我伤心的是——”

乙 什么？

甲 “你把我当作商品一样出卖。”

乙 这是怎么回事？

甲 “你为了当官儿，把我当作梯子往上爬，硬把我介绍给一个老头子——胡处长。还给我三百两纹银作聘礼……”

乙 嗯？银子？

甲 “我能要吗？”（唱评戏《秦香莲》）“相爷的银两我不要，至死我也不喊冤，儿啊，儿啊，跟随为娘回家转……”

乙 这是？

甲 秦香莲。

乙 瞎！

（陈笑暇）

啼笑姻缘

甲 您说，人们为什么爱听相声？

乙 相声是喜剧形式，听着可乐。

甲 对！除去听相声，还有一种事也是一说就乐，一听就高兴。

乙 什么事？

甲 搞对象的。

乙 多新鲜，我没见过搞对象的时候俩人哭。

甲 搞对象没哭的？你少见多怪。

乙 我少见多怪？你说，谁家搞对象哭？

甲 我们家。

乙 你们家？

甲 啊！

乙 怎么回事？

甲 小孩儿没娘，提起来话长呀！

乙 慢慢儿说。

甲 这件事发生在我们那小子身上。

乙 噢，小二呀？

甲 瞎！都这么大了，你怎么还叫他小名儿？

乙 他学名叫什么？

甲 叫小齐。

乙 小齐？

甲 他上边是姐姐，到生他的时候，我一看是小子——齐了。

乙 这么叫的小齐！今年多大了？

甲 二十六了。

乙 搞什么工作？

甲 大学毕业，技术员，最近搞了个对象。

乙 对方是——

甲 女的！

乙 这不废话嘛！我问她搞什么工作？

甲 也是技术员。跟小齐同过学。

乙 人品怎么样？

甲 思想先进，通情达理，学习用功，工作积极，在厂里搞实验，攻尖端，好极了。

乙 好姑娘。

甲 是啊！小齐跟我一说，我说：“好！我同意，跟你妈说说。”

乙 你爱人听了说什么？

甲 我老爱人听说儿子有了对象，别提有多高兴了。

乙 那是自然。

甲 可她乐着乐着，就又长叹一声：“唉！”

乙 怎么又难过了？

甲 “思想起当年的事来呀——倒叫我一言难尽……”

乙 唱上了？

甲 “想当年……”

乙 （伴奏）“喀格里格龙……”

甲 “忽啦啦……”

乙 （继续伴奏）

甲 “好一似……”

乙 （继续伴奏）

甲 “不料想……”

乙 这全不挨着？！光唱四个上半句？

甲 这四个上半句包含一段令人难忘的回忆。

乙 你说这“想当年”是什么意思？

甲 那是十年浩劫的初期，在我们的家门口上贴着一张令人心惊、叫人害怕、能置人于死地的大字报。

乙 那是给谁写的？

甲 给我们两口子。

乙 你们都是演员呀！

甲 对。我是相声演员，我爱人是评剧演员。

乙 大字报内容是——

甲 说我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急先锋、黑干将”。

乙 这不是无中生有吗？

甲 这就是“想当年”嘛！

乙 噢！这“忽啦啦”呢？

甲 突然有一天，我们家房门被打开，进来一帮人，穿着军便装，带着红臂章，扎皮带、扛木枪，进来以后翻箱倒柜，一场大搜查，把书籍、资料、录音机、胶带、唱片全都拿走。

乙 凭什么拿走？

甲 说是“四旧”，得“扫”。

乙 极左思潮泛滥！

甲 这帮人叫我们两口子跪下，把我们两口子的头发“喊唠唠”就绞了。又让我们孩子也跪下了，我们一家子“忽啦啦”跪了一地。

乙 这是“忽啦啦”，那“好一似”呢？

甲 我爱人看着孩子，心想，这孩子要生在“红五类”家多好。

乙 那也不保险。

甲 单生在我们家，从小就挨斗，将来连对象都搞不上呀！

乙 这节骨眼儿还想给孩子搞对象？

甲 当时我爱人心里“好一似”钢刀扎呀！

乙 “不料想”呢？

甲 （唱）“不料想呀……”

乙 你光说别唱了。

甲 不料想还有个打倒林彪、“四人帮”，我们重返舞台，孩子又搞了对象，想得到吗？

乙 真没料到。

甲 我说：老爱人呀！别提这事儿了，想当年事多了，咱俩是文艺黑线的急先锋、黑干将。可到现在我也没看到黑线在哪儿哪。你身体不好，一想这事再把老病勾起来，何苦。干脆，研究一下哪天叫姑娘来家见一面吧！

乙 哪天来？

甲 星期天，全放假。

乙 这可得好好招待招待。

甲 当然。这天我们老爱人天不亮就起床了，到菜市场买的鸡鸭鱼肉，回来又洗又做，忙了半天。

乙 够累的吧？

甲 累也是高兴呀！饭菜做得了，我这儿刚要沏茶，就听外边有人敲门。

乙 来啦？

甲 我们老爱人说：“我沏茶，你瞧瞧外面什么门叫人……”

乙 啊？！什么门叫人呀！应当是什么人叫门。

甲 我出来一瞧，真来了。把他们让到屋里，姑娘经小齐一介绍，冲着我爱人：“伯母！”

乙 很懂礼貌。

甲 我爱人一瞧：“哟！是你呀！”

乙 认得？

甲 这孩子上我们家来过。

乙 什么时候？

甲 六六年，一进门就把我们头发铰了！

乙 啊？！

甲 当时我爱人就心律过速，两眼发直，嘴冒白沫，浑身哆嗦……

乙 怎么回事？

甲 犯病了。

乙 什么病？

甲 就从那年剪完头发，得的这种“金属性神经官能症”。

乙 金……我只知道有因为植物神经紊乱引起的神经官能症，可没听说有“金属性神经官能症”。

甲 我问你，剪子是什么做的？

乙 铁呀！

甲 铁算什么？

乙 那是一种金属。

甲 我老伴一看见剪子就犯病！

乙 这么个“金属性神经官能症”。

甲 甬说看见，听见都不行。那会儿八个样板戏，只能听七个，有一个就不敢听。

乙 哪个？

甲 《红灯记》。

乙 怎么？

甲 磨刀人一吆喝磨剪子，再看她……

乙 怎么样？

甲 犯病了。

乙 受的刺激太深了。

甲 我说：“小齐，快给你妈拿药。”

乙 吃完药呢？

甲 缓过来了。她看了看小齐：“孩子！你搞对象妈支持，妈在挨斗的时候都想着你的事，可是搞什么样的不行，怎么单搞个较头发的呢？！”

乙 这话当着姑娘说可不太合适。

甲 是啊！我一看姑娘挺难为情，刚要用话岔一岔，就看姑娘一拉小齐衣袖，出去了。

乙 要走？

甲 我也以为要走了。隔着窗子一看，俩孩子在当院说上了。

乙 说什么呢？

甲 “小齐，我估计会出现这种局面。叫你事先做好伯母的思想工作，你不听；你看叫伯母受了刺激，这样下去，将来结了婚怎么能跟老人在一起哪？”

乙 那就分开？

甲 “什么？刚结婚就分开？别人该说你‘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了！”

乙 也是。

甲 “我考虑半天，为了伯母的身体，为了伯父的工作，为了你学习得更好，我看，咱们就此结束吧！”

乙 唉！小齐说什么了？

甲 小齐说：“吴姑……”

乙 “无辜”是什么意思？

甲 这姑娘姓吴叫姑。

乙 名字叫吴姑？

甲 对！小齐说：“吴姑，我母亲是直性子，但是她通情达理，当她了解你的情况后，一定会更爱你。我希望你坚定信心，知难而进。要知道，困难不是从天降，生铁也能炼成钢，只要努力向前进，哪怕高山把路挡，哪哩格哪……”

乙 《十字街头》呀！

甲 我一听：“来！俩人屋里哪哩格哪来吧！”

乙 这事怎么办呢？

甲 关键在我爱人身上呀！我说：“喂，这事对你早说早犯病，晚说晚犯病，不说不犯病。”

乙 那就不说。

甲 “不说还不行，一说准犯病。”

乙 这病还非犯不可。

甲 “这事总得说开了。反正不能有活儿不干——”

乙 这怎么讲？

甲 “愣着；湿被窝——晾着；沏茶不喝——闷着！”

乙 你哪这么些俏皮话？

甲 应当怎么说？

乙 应当是死疙瘩鞋扣——解开了算；小肚子上弦——弹弹（谈谈）心……我也受传染了。

甲 “反正得说开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有矛盾不能回避。”

乙 正确。

甲 “再说句文词。”

乙 什么文词？

甲 “是疖子就得出脓！”

乙 这叫什么文词！

甲 “咱先说，你今天为什么犯病？”

乙 看见铰头发的了。

甲 “那是表面现象。”

乙 本质问题呢？

甲 “是十年浩劫引起的！”

乙 怎么办呢？

甲 “要没有这场‘运动’，咱门口能贴大字报吗？”

乙 不能。

甲 “要没有大字报，能把红卫兵勾来吗？”

乙 也不能。

甲 “没有红卫兵，能铰你头发吗？”

乙 更不能！

甲 “你要没头发，不就省事了吗！”

乙 啊？！女同志没头发？多难看。

甲 “就因为咱们家门口有大字报，才把红卫兵勾来。”

乙 这大字报害人不浅！

甲 “就是嘛！当时吴姑是红卫兵，她出身好，成份好、政治表现好，爸爸又是党委书记。她要‘经风雨，见世面’，她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哪儿有坏人她往哪儿去，你这儿有一对‘黑干将’、‘急先锋’，她能不铰你的头发吗？”

乙 准铰。

甲 “她在这儿铰完你的头发了，回家一看，她爸爸挂着牌子也回来了。”

乙 什么牌子？

甲 “走资派！”

乙 她爸爸是党委书记呀！

甲 “早晨上班那会儿还是书记呢！”

乙 下班儿呢？

甲 “变走资派了。”

乙 变得太快了。

甲 “这孩子进门一看就愣了。当时那帮人把她也一块儿斗了。后来把她爸爸揪到‘牛棚’活活斗死。把吴姑母女遣送回乡。打倒林彪、‘四人帮’之后，落实了政策，

这母女才回来，吴姑分配了工作。”

乙 这么一说都是受害者呀！

甲 “就是。她钹了你头发，你恨她，她恨谁？”

乙 她就恨斗她们家那帮人吧！

甲 “那帮人中的绝大部分群众也是跟着跑的。再说要会这么罗圈恨，这事还有个完吗？这安定团结怎么实现，四化如何进行呀？”

乙 对呀！

甲 “你犯病，这是林彪、‘四人帮’煽动极左思潮给你留下的精神创伤！再说你不就是掉了几根头发吗？你掉了头发还能长啊！退一步想，这也是合理损耗呀！”

乙 他这儿搞成本核算了。

甲 “人家吴姑她爸爸还能活吗？”

乙 人死岂能复生？

甲 “再说，我们还有多少老干部、老专家、老教授、老作家、老演员、老英雄、老模范，他们跟着毛主席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干革命，可是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却落得受批判、进牛棚、遭毒打、被遣送。这些人都是我们民族的精华、祖国的英才。现在他们的亲人都计较个人恩怨，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在新的征途中，争当解放思想、安定团结、大搞四化的促进派。面对着他们的高风亮节，磊落胸怀，我们也应当扬鞭策马，奋起直追才对。你怎么就在这几根儿头发上绕着扣儿呢！我的老爱人哟！”

乙 你这话起作用了吗？

甲 真起作用了。我说完之后，我们老爱人把吴姑搂在怀里……

乙 不哭了！

甲 哭得更厉害了。吴姑偎在她怀里也哭。

乙 小齐呢？

甲 也哭了。您瞧，这不是搞对象哭嘛？

乙 真新鲜。

甲 我一看屋里四个人，哭了仨了，……

乙 你呢？

甲 别客气了，也哭吧。再说我要不哭显着也不团结呀！

乙 有这么团结的吗？

甲 嗨！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咱一块儿哭，今儿非得哭“足”了。

乙 哭“足”了？！

甲 喝酒不都说喝“足”了吗？

乙 那是喝酒，哭得说哭痛快了。

甲 一痛快不就“足”了吗？

乙 没这么说的。

甲 甭管怎么说，我得哭出来，我……

乙 别哭了，既然事情解决了，快吃饭吧！

甲 您这话对。我爱人也说我：“别哭了，既然事情说明白了，快吃饭吧！”

乙 这是谁说的？

甲 我爱人。

乙 跟我说的一样。吃饭了没有？

甲 我一看矛盾解决了，那就吃吧。“小齐，把饭菜拿来，吃！”

乙 饭菜都凉了，怎么吃？不得热热吗？

甲 对！我爱人也真提醒儿：“饭菜都凉了，怎么吃？不得热热吗？”

乙 又跟我说的一样。

甲 您别误会，巧合。

乙 太巧了。

甲 我当时一听，“嗨！都这个钟点儿了，甭热了，快吃吧！”

乙 你呀！吴姑头一次来叫人家吃凉饭，不对头呀！

甲 就是。我爱人也直埋怨我：“你呀！吴姑头一次来，叫人家吃凉饭，不对头呀！”

乙 这……我也没记性，老掺合他们家的事干什么？

甲 我一想，还是我爱人说得对。要不咱热热？

乙 我呀，不掺合。

甲 要不光热菜？

乙 ……

甲 要不热主食？

乙 ……

甲 要不再炒点儿菜？

乙 ……

甲 要不我……您瞧，就算我说的不对，您也不能不理我呀！

乙 还是叫我说呀！

(刘文亨 王文玉)

身后大事

甲 我就爱听你的相声。

乙 我可说不好。

甲 不管你说的的好坏，能把我逗乐了就行呀。说句不怕你过意的话，我就拿你们当我的开心丸，欢喜虫。

乙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甲 现在，我听相声，就跟我每天吃鹿茸精、蜂王精、人参补丸一样，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

乙 这位拿我们当高级补品了。

甲 这也是为了使我的革命余年，能在四化当中发出更大的光和热所采取的措施。

乙 你在哪工作？

甲 县里。

乙 哪个县？

甲 脐纶县。

乙 噢，你是脐纶线？咱俩还差不多。

甲 你也是在脐纶县？

乙 我是开斯米。

甲 这挨的上吗！

乙 你在县里搞什么工作？

甲 这怎么说呢？反正县里的大事、小事，都得我点头。

乙 噢，你是……。

甲 嗨，公仆，人民的公仆。一个人，这一生要多为人民办好事，要想留下个千秋不朽的美名，不搞出点名堂来怎么行呢？

乙 那你的工作一定错不了。

甲 这可不敢说。反正同志们经常鼓励我，县里的人都管我叫不朽。

乙 不朽？

甲 不朽就是不死的意思。他们都管我叫老不朽。

乙 老不朽，噢，就是老不死的。

甲 有这么解释的吗？

乙 你能不能介绍介绍你的工作经验？

甲 我的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做好革命工作，首先要治身有道。

乙 就这经验啊！我说你尽吃补药呢。

甲 我吃补药那不是有条件吗？写个条子，到时候就有人给送来了。我那儿什么高级补药都有。反正一般的小白药片我是不吃的，那玩艺儿吃个三斤二斤的也不管用。

乙 有论斤吃药的吗？

甲 我是专门吃滋补、营养价值高的药。

乙 那人参补丸？

甲 那是我每天不可缺少的。

乙 多种维他命?

甲 我天天都吃。

乙 补肾养心?

甲 那我离不了哇。

乙 保胎丸?

甲 那我是总吃的……我没事吃保胎丸干嘛?

乙 你天天吃这么多补药,也不怕上火呀?

甲 没关系,到时候,吃几片果导片泻泻肚,那火不就没了吗?

乙 这不折腾吗?老不朽,看来你是老死不了的!

甲 可别这么说,就我这么小心翼翼的活着还不行呢。前年,我得了一场大病,差点没死。

乙 你得的是什么病呀?

甲 脚气。

乙 脚气也不至于死人哪。

甲 脚气感染,发高烧呀!

乙 多少度?

甲 $38^{\circ}2$ 。

乙 $38^{\circ}2$ 还算高烧?

甲 $38^{\circ}2$ 不算高烧?那依你呢, 65° ?

乙 那是二锅头。

甲 发烧到 $38^{\circ}2$,这可不能小看,如果病情一恶化,得了肺炎、肝硬化、心肌梗塞、血栓塞、脑溢血,再一转癌症,那我不就完了吗?

乙 至于吗?

甲 一烧到38°2，可把我吓坏了。当时我想了很多，人死如灯灭，这灯一天可着不了啦！

乙 怎么点也不着了。

甲 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我罢休了。

乙 休吧！

甲 死了死了，人一死就什么全完了。

乙 这不废话吗！

甲 当时我想：象我这样的人死了，后事该怎么办呢？不行，趁着我还活着，我得安排安排。

乙 把后事都想了。

甲 在我病情恶化当中，我把我的秘书找来了。

乙 你找秘书干嘛？

甲 我们俩，就跟一个人一样，我信的过他。我死后的丧事该怎么办，得跟他交待好了，叫他一手承办。当时把他叫到床前，我说：“老秘。”

乙 什么叫“老秘”呀？

甲 老不朽的秘书，不是老秘吗？

乙 这么个老秘呀！

甲 我说：“老秘呀！看来我不行了……”

乙 什么不行了？

甲 “我要过去。”

乙 上哪儿去？红灯，过不去！

甲 “我要入土。”

乙 要种上啊！

甲 “我要下世。”

乙 对，趁着欢蹦乱跳还鲜活，赶紧下市，一块钱一斤。

甲 我黄花鱼呀！你老跟着起什么哄？

乙 至于这么煽动吗？

甲 “老秘呀！我已经烧到38°2了，我们要永别了。”

乙 什么，就永别了？

甲 “老秘呀！我死了，身后大事就交给你办了。我是人民的公仆，通过我死后的丧事，要给人留个好影响，好印象。”

乙 这话说的对。

甲 “等我死了，这追悼会呀……”

乙 就别开了。

甲 “开的越大越好！”

乙 噢，还惦着追悼会呢！

甲 一个人死了，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这应该不应该？

乙 一个人为人民做了好事，死了开个追悼会，悼念亡人，纪念死者，这是应该的。那会不在大小，什么叫越大越好哇？

甲 噢，人的贡献不一样，地位不一样，死后开追悼会的规模也不能一样。过去天子、诸侯的葬礼，能跟老百姓一样吗？象你这说相声的死了，最多来俩花圈，给你放个二寸半的像片……

乙 二寸半那看的见吗？

甲 再有几个说相声的一起哄就完了。

乙 什么叫起哄呀！

甲 我死后能那么简单吗？

乙 你打算怎么着？

甲 我告诉老秘：“首先到最好的照像馆给我放一张一丈八的遗像。”

乙 有那么大张像纸吗？

甲 “悼词要请专人精心编纂。”

乙 瞎编乱编。

甲 “花圈越多越好。根据需要，公家可以花几个钱，买它四百个、五百个的。”

乙 买那么些个干嘛？

甲 干嘛？这说明我的声望和权势。用我的名义，把全县的汽车都调来用，什么大轿车、“小面包”、“上海”、“丰田”、“奔司”、“吉普”，全来。

乙 要那么些车干嘛？

甲 接人哪！我死了以后都请谁，这早就造好花名册了！省、地、县各级领导，公社、生产队各级干部，什么老同学、老同事、老战友、老部下、各行各业的代表，以及学者、专家、知名人士、演员明星，农村社队，省会县城，街坊邻居，至爱亲朋，全来呀！

乙 对！《至爱亲朋》、《古堡幽灵》、《流浪者》、《斯特凡大公》，全来！

甲 干嘛？要演电影是怎么着？

乙 请这么些人干什么呀？

甲 人越多越好！通过这个追悼会，叫他们看看我这个老不朽，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

乙 老不朽呀？我看你早就烂了半拉啦！

甲 “还有，我死后全县停止娱乐活动三天。”

乙 什么事就停止娱乐活动呀！

甲 “至于降半旗……”

乙 啊？！

甲 “我看就先不考虑了。”

乙 你还想降半旗呀？！

甲 一切都准备好了。没想到我这38°2的高烧，吃了两片APC，出了身汗，打了俩嚏喷，好了。

乙 白折腾啦。

甲 谁说白折腾了？后来，我这套设想完全实现了。

乙 你还真死了？

甲 你才死了呢！

乙 你没死怎么实现了？

甲 这不，头年我岳母死了吗。

乙 你岳母死了，有你什么事？

甲 有我什么事？我岳母一死，我这个乐呀！

乙 怎么，你岳母死了，你倒乐了？

甲 当时，我告诉老秘：“我岳母的丧事，一切都按照我死后的规格办。这就等于给我先来一个预演大彩排。”

乙 这办丧事，有先彩排的吗？

甲 反正我岳母死了也不能跟一般人一样。首先印发几百份请帖。

乙 请帖呀？那叫讣告。

甲 对，讣告，“凡是我原来花名册上有的人，都请。”

乙 你岳母死了，能来那么些人吗？

甲 “告诉他们：所有参加追悼会的，一律算公假。”那让告写的清楚。

乙 怎么写的？

甲 上写：“今有老不朽之岳母，因病于×年×月×日逝世。现定于×月×日×地下午二时，召开追悼大会。请届时出席。”下边有一行备注：“凡出席者，一律算公假；个人所送花圈，均由公家报销；身体不便、年老体弱者，备有小汽车接送；骑自行车者，另有途中补助八角，门口设有免费存车处。望各位踊跃参加，赏脸捧场。此致敬礼！老不朽岳母治丧委员会。”

乙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象话吗？

甲 怎么不象话？那不我说了算吗！

乙 那也不一定有人去。

甲 谁说的？到开追悼会那天，定的是下午两点开，上午才十点多钟，我就叫他们把一些重要负责人、各级领导，连同他们的家属用小汽车接来了。

乙 去那么早干嘛？

甲 到那先吃饭。

乙 参加追悼会还管饭？

甲 我从饭馆叫来四十桌酒席。

乙 还摆酒席？

甲 老喜丧嘛，再说各级领导、高亲贵友、汽车司机、乐队、照像的都来了，你不管饭行吗？反正公家报销呗。

乙 啊？！

甲 他们那边吃饭，这里老秘带着人布置会场。老秘还真行，布置的甭提多好了。会场上一个大横幅，上边写着“老不朽岳母追悼大会”。四外，又是挽联，又是花圈。这花圈太多了，从会场一直摆到大街上。中间是我岳母一个大像片，下边都是万年青、鲜花。我这正看着哪，就听那屋里“二好！”“八匹马！”“六六顺！”划上拳了！

乙 这是办丧事，还是办喜事？

甲 划拳就划拳吧，这样显着更热闹。你要一拦，人家不高兴，走了。到时候没人，多难看！

乙 那就划吧。

甲 到下午，眼看追悼会要开了，还没多少人来。

乙 来多少人了？

甲 才四、五百人。

乙 那还少啊？！

甲 门口看热闹的倒不少。我告诉老秘，叫乐队先在门口奏几个曲子，引引人。

乙 马戏团是怎么着？

甲 我叫老秘赶紧派汽车接人去。一会儿工夫，门口车水马龙，看热闹的人山人海，大街上连交通都断绝了，好几十个警察维持秩序，这威风可大了。

乙 这还威风哪？

甲 我一看，行了。叫乐队奏哀乐，马上开会。就听司仪一喊：“全体脱帽，奏哀乐。”“嗒嗒嗒嗒……”（转歌曲）

乙 怎么改歌曲了？

甲 有个人带着录音机来的，正放歌曲呢！

乙 瞧这热闹劲儿！

甲 你听吧……（歌曲声、叫卖声、哭声……）

乙 可太乱了。

甲 “全体肃立！默哀仨钟头……”

乙 啊？！

甲 “不，……三分钟。”

乙 吓我一跳！

甲 “默哀毕！现在由老不朽同志的亲密战友老秘同志致悼词。”

乙 这是老秘的差事。

甲 你看老秘，这时候又严肃、又悲痛，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台前：“首长们！同志们！”

乙 他还挺难过。

甲 “今天，我参加这个追悼大会，心情特别难过……”（哭）

乙 就跟他们家死人一样。快念悼词吧！

甲 “花圈七百五十个，共一千八百七十四元，由行政费开支；路途补助费连同饭费共两千一百五十四元六角，由福利费提取；车费……”

乙 这是？

甲 拿错了，这是开支帐单。

乙 把帐单拿出来了？合算你们开追悼会用的全是公款啊！

甲 你喊什么？

乙 什么作风！

甲 老秘一看，错了。赶紧把悼词拿出来：“同志们！首先让我们以万分沉痛的心情来悼念我们最尊敬的、人民公仆老不朽同志……”

乙 嗯？

甲 “……他老人家的岳母……”

乙 岳母啊？我以为活着先给你开追悼会呢。

甲 “老不朽同志的岳母不是一般的岳母，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太太，慈祥的老岳母，最可爱的丈母娘！他岳母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她是《红灯记》里李奶奶的再现，是《杨门女将》里佘太君的重生；她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在日常生活中，她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买东西从来不夹个儿！”

乙 不夹个儿也算事迹呀？

甲 “由于她密切联系群众，无论有什么货，别人都主动往她家里送。”

乙 净走后门啊！

甲 “岳母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我们还是纪念她。要化悲痛为力量，去完成她没有完成的遗愿。”

乙 继续走后门。

甲 “岳母同志一生中最大的功绩，就在于她有一个卓越的好姑爷，这是她一生中最光荣的一页。老不朽同志有着非凡的革命经历，使我们活着的人永远难忘他。他在工作兢兢业业，甘当人民的公仆，他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是……”

乙 等会儿吧！是你死了还是你岳母死了？我怎么听着总象

给你开追悼会似的？

甲 我的悼词跟我岳母的悼词，他全给写混了。

乙 瞧这乱劲儿！我看趁这机会，你们娘儿俩的追悼会一块开就完了。

甲 有这么开的吗？这悼词正念半截儿，从外边又来几个人：“同志们，对不起，我们来晚了。”我一看：“哟！怎么连你们也惊动了？感谢领导光临。”

乙 谁呀？

甲 省里的领导。

乙 连省里都来人了？

甲 当时我这高兴呀：“老秘！先等会儿，悼词一会儿从头再念。是不是先请领导同志讲几句话？”

乙 省里领导讲了吗？

甲 讲了。“同志们！老不朽借岳母之死，显示自己的威风，大办丧事，挥霍公款，性质严重，影响极坏。我代表省委正式宣布：撤消老不朽职务，赔偿公款，并叫他向群众做出深刻检查，听候处理。”完喽！我的岳母啊！（哭）

乙 怎么这时候哭上了？

甲 我不是哭她。

乙 哭谁呀？

甲 我这职务一撤，赶明儿我死了，这追悼会可怎么开呀？

乙 还惦着开追悼会哪？！

（常宝霆 朱学颖）

红 娘

乙 相声这门艺术，擅长于讽刺，今天……

甲 （唱）叫张生隐藏在棋盘之下，

我步步行来你步步爬。

放大胆忍气吞声休害怕，

这件事倒叫我心乱如麻。

这也算是一段风流佳话，

听号令且莫要惊动了她。

（白）小姐——

乙 哎……我说丫头。

甲 嗨！知道我唱的是什么戏吗？

乙 你唱的这是京剧《红娘》。

甲 行啊，你听出来了？

乙 我最喜欢《红娘》这出戏了。

甲 那我问问你，你对戏中的主人公“红娘”这个人物怎么看？

乙 红娘是广大人民所深深喜爱的一个人物。

甲 为什么呢？

乙 红娘具有被压迫者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优秀品质。她为了成全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敢冒风险跟封建阶级的卫道士——老夫人展开斗争。红娘这个人物不但我喜欢，广大人民都喜爱她……哎，她有对象没有？

甲 ……什么？

乙 她光给别人忙乎了，自己的问题也得考虑考虑呀！

甲 你倒挺关心的。

乙 我就喜欢这样的姑娘。

甲 我给你介绍介绍。

乙 我可不敢要。

甲 为什么？

乙 比我大几百岁呢！

甲 嗨，实际上红娘岁数并不大。

乙 多大呀？

甲 今年也就二十五岁。

乙 ……你说的这是红娘？

甲 这是我们团支部书记。

乙 提你们团书记干嘛？

甲 我们团书记，她就叫红娘。

乙 怎么办呢？

甲 因为她在做团的工作中，注意适合青年的特点，敢于解放思想，用她的满腔热忱解决青年人在新长征路上的实际问题，把全厂青年紧紧团结在党团组织的周围。她不但抓好了思想工作、科学知识的学习，还注意从生活问题入手，为适龄青年穿针引线，撮合搭桥，使青年

男女树立正确的婚姻恋爱观，所以大家都亲切地称她“红娘”。

乙 经你这么一说，我可得跟红娘认识认识。

甲 干什么呀？

乙 有合适的也给我对付一个。

甲 嗨！实际上，红娘做这项工作的阻力是很大的。

乙 什么阻力？

甲 老夫人。

乙 老夫人？

甲 我们厂的王副书记——王老太太。

乙 怎么叫老夫人呢？

甲 因为在儿女的婚姻恋爱问题上，她干涉女儿内政，充当了“老夫人”的角色。

乙 是啊。

甲 莺莺已经二十六岁了，

乙 莺莺是谁呀？

甲 王副书记的女儿。

乙 也叫莺莺？

甲 她在厂里搞了个对象，是个技术员。小伙子忠厚、老实、肯钻研。

乙 叫什么名字？

甲 张生啊！

乙 ……怎么都叫这名字呢？

甲 两个人在相处中产生了爱情，在工作中互相帮助，感情越来越深。他们俩岁数也差不多了……

乙 趁热乎劲儿，赶紧办事儿。

甲 你倒挺有经验的。

乙 我那个就没抓紧，结果出溜跑了。

甲 嗨！

乙 赶紧办！

甲 办不了，老夫人不同意。

乙 她为什么不同意？

甲 因为张生的祖父是个资本家。

乙 资本家经过这些年的改造，大部分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再说，已经是第三代人了，更要看本人的表现。没关系。

甲 老夫人可不这么着。

乙 她怎么看？

甲 她说了：“张生的祖父我了解。”

乙 了解就好。

甲 “他在‘三五反运动’中，是个大老虎。”

乙 那阵儿是这么叫过。

甲 “他祖父既然是大老虎，那么，他父亲就是小老虎。”

乙 啊？！

甲 “他呢，就是虎崽了。”

乙 人家里成动物园了。

甲 “我不能把我女儿往虎窝里送！”

乙 这叫什么话呀！

甲 结果害得莺莺和张生两人望尘不忍，结合不能，悲悲切切，痛苦万分。你听莺莺说的那话：“生，这都怪我的

不是，给你带来这么大的痛苦，可我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我的妈……是这么个妈呢！我恳求你带我走吧，走得远远的，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喝敌敌畏！”

乙 啊？可别喝，快让张生劝劝她吧！

甲 张生说了：“哎哟，你可千万别自寻短见哪！这事怎么能怪你呢，这都怪我爷爷是个大老虎……你让我带你走，往哪走哇？依我看，咱俩一块喝得了。”

乙 嗨！结果怎么样呢？

甲 幸亏红娘及时发现，反复劝说开导，鼓励他们同封建思想作斗争，才使他们看到了希望，免除了一场灾祸。

乙 老夫人的作风真是坑害儿女呀！

甲 不仅坑害儿女，连我们厂这些小青年都让她坑害过。

乙 是啊！

甲 前些日子，在团里组织的“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中，我们科技小组的青年们试制成功了一条生产自动流水线。厂里颁发了奖金、奖状。为了庆祝我们的胜利，红娘就组织我们利用假日游一次东陵，并利用这次活动，让青年男女广泛接触，增进了解。

乙 对，这是正确的引导，很好的活动。

甲 那天一大早，青年们来到厂里，一个个穿着漂亮的衣服，心情舒畅，非常高兴。

（唱）“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

乙 （接唱）“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动作）

甲 你这是干嘛呢？

乙 我追招弟儿呢。

甲 别追了，老夫人来了。

乙 她来了？

甲 “红娘，你们这是到哪去呀？”

乙 我们到东陵去游览游览。

甲 “游览游览——越游越懒！”

乙 嗯？

甲 “你们知道东陵是谁的陵墓吗？”

乙 是清代封建帝王的陵墓。

甲 “你们到那去干什么？”

乙 东陵现在是劳动人民的游览区，通过游览参观，对青年进行一次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同时，也是一种休息的方式，在游览中焕发精神，给人以美的享受……

甲 “好啦，好啦！越说越不象话。团支部应该带领青年一心一意奔四化，你灌输的却是美的享受。你看看，他穿的那衬衣——

乙 怎么啦？

甲 “跟非洲斑马似的；

乙 啥！

甲 “你看她烫的那头——

乙 挺好哇！

甲 “跟美洲狮似的；

乙 看不惯。

甲 “你再看看那双皮鞋——

乙 那是新产品。

甲 “象南海金枪鱼；

乙 这也不行。

甲 “再看那位一笑——

乙 怎么啦？

甲 “云南金丝猴。”

乙 这都是什么形容啊？

甲 “就这份打扮儿，还广泛接触哇，接触出问题谁负责？”

乙 我们也没谁穿奇装异服啊，青年人穿漂亮点是可以理解的，那依你的意思，一人一身道袍，我们就甭谈恋爱了。

甲 “谁说不谈？我是让你们端正思想，晚婚晚恋。”

乙 那晚到什么时候？

甲 “把心思用到四化上来，等四化实现了，再谈也不晚嘛！”

乙 ……啊！那时候我们都成老头老太太了。

甲 “那时候谈，才更有意义！”

乙 没听说过。

甲 “你们可倒好，满脑子生活啊，爱情啊！上半年的生产任务为什么没完成？”

乙 为什么？

甲 “就是让你们刚才唱的：‘幸福的花儿’（学动作）你们吃抻条面啦，就这种劲儿，能搞生产吗？”

乙 把生产跟爱情对立起来了。

甲 “那有气魄的歌曲为什么不唱？”

乙 哪首歌有气魄呀？

甲 “就是那首：（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举红

旗嘿，向前走！嘿，东风吹，嘿，战鼓擂嘿！大刀向嘿！
呀呼嘿嘿，伊个呀嘿，嘿，嘿，嘿！’这歌就很有气魄嘛！”

乙 是不错，跟砸夯似的！

甲 “那个东陵就不要去了。”

乙 那去哪啊？

甲 “三条石阶级教育展览馆，搞搞忆苦思甜。”

乙 对青年一代进行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是非常必要的，不过，您最好换个地方。

甲 “为什么？”

乙 三条石我们都去过十八回了。

甲 “去十八回？”

乙 打穿开裆裤那年我们就去。

甲 “现在还穿吗？”

乙 现在……改穿背带裤了。

甲 “是啊，你们都穿上背带裤了，过去三条石工人都不穿裤子。”

乙 光屁股干活？

甲 没听说过！

乙 你不是说不穿裤子吗？

甲 “穿麻袋片！这都不知道，还去了十八回呢。冲这个今后一星期去一回！立正！目标，三条石，（唱）大刀向——齐步走！”你再看大伙儿——

乙 奔三条石了。

甲 都跑回家了。

乙 把个阶级教育搞庸俗化了。

甲 这下可把老丈人气坏了。第二天吃午饭她带着食堂王老头往食堂门口一站——

乙 干什么呀？

甲 发菜团子。

乙 菜团子？

甲 就是捂糠面子包点烂菜帮子，这么太一个。

乙 吃忆苦饭。

甲 对那些没去三条石的，进行一次强制性的惩罚性的阶级教育

乙 一人一个。

甲 一人四个！

乙 吃得了吗？

甲 “吃不吃，是个原则问题，吃多吃少，是个感情问题，吃得越多，感情越深！你们应该向王老头学习，人家这么大岁数，上次一顿就吃了八个——

乙 菜团子！

甲 肉包子！

乙 ……那我还能吃好几个呢——

甲 菜团子？

乙 小饺子！这都是废话。

甲 结果，大伙真都听话了，四个菜团子一下子都报销了。

乙 吃下去了？

甲 扔泔水桶里了。

乙 用这种办法进行阶级教育行不通！

- 甲 为了这件事，红娘的团书记差点被撤了职。
- 乙 看来这红娘真不好当。
- 甲 可是红娘说，只要新长征需要我当红娘，青年同志喜欢我当红娘，那我就要坚定信念，当好这个红娘。
- 乙 对，我坚决支持她当红娘。
- 甲 你也支持？
- 乙 那当然，她要是不当红娘，我那对象就没着落了。
- 甲 不让我们去东陵，我们不去。红娘组织我们开展了其他丰富多采的活动。
- 乙 你们都开展了哪些活动？
- 甲 我们也进行了忆苦思甜的教育。
- 乙 也吃菜团子？
- 甲 菜团子倒没吃，可是比吃菜团子受的教育还深。
- 乙 你们怎么进行的？
- 甲 红娘针对不同青年的不同情况，分别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活动，让青年们广开眼界，认真思考。把新旧社会做了对比；把社会主义制度同资本主义制度做了对比；把今天同十年浩劫时做了对比。使青年们更加热爱社会主义；更懂得了林彪、“四人帮”带来灾难的深重，认识到我们国家的经济落后，明确了青年一代在四化建设中的责任重大。
- 乙 这个活动开展得好。你们还开展了什么活动？
- 甲 还有读书活动。
- 乙 对，开阔青年人的视野。
- 甲 各种球类、棋类比赛；……

乙 能够强壮体魄。

甲 跳起了欢快的青年舞……

乙 陶冶情操。

甲 编排了文艺节目……

乙 丰富文化生活。

甲 打了一次架……

乙 培养瓦尔特精神……

甲 瓦尔特精神？

乙 咱俩比划比划。

甲 动手啊？！

乙 你不说打架吗？

甲 打嘴架，

乙 跟谁打？

甲 老夫人呗！

乙 为什么？

甲 因为排练了一出小歌剧。

乙 老夫人不爱看歌剧，爱看评戏？

甲 不是，这个歌剧是根据我们厂一件真人真事编排的。厂里有个李大哥，是新顶替来厂的老知青。文化大革命中，因为说了一句真话，被极左路线投入了监狱，造成了他爱情上的悲剧，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决心一辈子不再谈恋爱。

乙 好，有志气！现在的小青年要都象李大哥这样，那让家大人省多大心哪！

甲 这是省心的事吗？

乙 还行钱呢！

甲 那行，回去我跟红娘说一声，你那对象就甭介绍了。

乙 干嘛？

甲 既省心又省钱哪！

乙 可别！你跟红娘砸瓷实喽，只要能给我找个对眼的，多花点钱我认了。

甲 还是啊，年轻人谁不希望得到幸福的爱情啊！

乙 这么说，李大哥的问题还得解决。

甲 红娘多次找他谈心，帮他认识造成心灵创伤的根源，指出现实的生活道路，憧憬了美好的未来。并帮他物色了一个合适的女青年。从而，李大哥又恢复了青春的活力。

乙 要说年青人找上个好对象，那劲头是不一样。

甲 我们就根据这一故事编排了一出小歌剧，演出后，在青年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乙 是吗？

甲 其中，有这么一段唱，我给你学学：

（唱）忘却我吧，亲爱的姑娘，
请不要为我忧伤，
爱情的花朵曾在我们心中盛开，
严酷的现实却不让她生长。
镣铐锁住了爱情的花朵，
但锁不住真理的光芒。
我愿将爱情换真理，
去迎接伟大的理想。
忘却我吧，亲爱的姑娘……

乙 （接唱）忘不了你呀——我心中的儿郎……

甲 有你什么事啊？！

乙 我也受感动了。

甲 那人，正演到这，噌——从台下蹦上个人去，“别唱了！别唱了！”

乙 老大人上来了。

甲 “红娘，你们演的是什么情调哇？嗯？！那大小伙子干嘛老想人家姑娘呢？嗯？！你们演的这是什么剧呀？嗯？！你们……嗯？！”

乙 什么毛病啊？我们演的是歌剧。

甲 “歌剧？你们懂得什么叫歌剧吗？嗯？！”

乙 又来了！那你说什么叫歌剧呢？嗯？！我也受传染了！

甲 “歌剧，歌剧，就是歌颂之剧！你们演的这是揭剧。”

乙 揭剧？

甲 “揭露社会主义阴暗面。那真正的歌剧，为什么不演？”

乙 怎么演？

甲 “歌颂祖国的大好形势吗！当前，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我厂也跟全国一样形势大好！”

乙 还好呢？！上半年都没完成任务！

甲 “除去这点，剩下都好！”

乙 剩下也没什么了！

甲 大伙一听这个气呀：“工书记，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给我们国家带来这么大的灾难，我们为什么不能揭露批判呢！”

乙 对呀！我们……

甲 “王书记，文艺就是要反映生活，我们揭露过去的黑暗，正是为了珍惜今天的光明，团结一致向前看！”

乙 对呀！我们……

甲 “王书记，你思想僵化，极左路线流毒太深了，你可得好好肃肃毒哇！”

乙 对呀，你可……

甲 “王书记……”

乙 你还让我说话吗？

甲 我们不是跟王老太太讲理吗。

乙 噎得我喘不过气来。

甲 问得老夫人说不出话来：“红娘……你……王老头……快，快把菜团子端来，他们都忘本了！”

乙 又吃菜团子呀？

甲 这时候，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了，老夫人被调到公司参加学习。

乙 她尤其得换换脑子。

甲 红娘带领我们继续开展“争当新长征突击手”活动，大家憋足了劲，一下子搞成了十几个革新项目，在生产上应用之后，不仅月月完成任务，还补上了上半年的亏损。

乙 收获真大。

甲 还有收获呢！我们厂有六对青年男女订下终身，莺莺和张生终于结合，并准备举行集体婚礼。你听听，多让人高兴啊！

乙 高兴是高兴，就是有点眼馋。哎，你回去跟红娘说说，

你们那个集体婚礼等两天行不行？

甲 干嘛呀？

乙 让红娘快给我张罗一个，好跟他们一块举行典礼呀！

甲 看这位急的。

（冯巩 刘伟）

执迷不悟

甲 好久没见啦。

乙 可不是吗！

甲 家里人都好？

乙 都好，您家里好？

甲 好，全家都工作了。

乙 大侄女不小啦？

甲 你问爱兰吧？

乙 啊。

甲 二十四啦。

乙 不小啦，搞对象了吗？

甲 搞了六个。

乙 啊？搞六个？

甲 那五个没成。

乙 全不合适？

甲 怎么不合适？她太年轻，不懂事。头一个是我给介绍的，我还能害她？

乙 这个人是哪里的？

甲 我们单位的。

乙 青年干部？

甲 我们科长。一个月赚九十多块，您说多好！她不同意。

乙 为什么呢？

甲 岁数比她大点，其实也大不多。

乙 大多少？

甲 跟我同岁。

乙 那是不行。

甲 嘴上还有点毛病。

乙 什么毛病？

甲 嘴不太严。

乙 哦，什么都爱说。

甲 不，是豁子。

乙 豁拉嘴呀！

甲 她不同意。

乙 她没法同意！

甲 那多可惜呀，人家是人事科长，要是和他结了婚，将来我们三舅、四姨不是都能安排吗？

乙 那条件也得合适呀！

甲 她看着合适的都是小青年，连买支挂面都办不了。

乙 好嘛，他给女儿找对象是为了买挂面！

甲 不同意就算了。后来我又给她找了一个。

乙 这个多大岁数？

甲 这个年轻，跟我们爱兰同岁。

乙 干什么的？

甲 我们书记的儿子。

乙 人怎么样？

甲 人倒是满好，举止文明，动作大方，就是不爱说话。

乙 话少点。

甲 不是，一句也说不了。

乙 噢，哑巴！

甲 手倒是总比划。

乙 哑巴可不是总打手势吗！

甲 这位书记是我的顶头上司，他们要结了婚，我们就是儿女亲家，将来能没好处吗？再晋级他能不提拔我吗？

乙 瞧他这如意算盘！

甲 连着搞了几个都不满意。嗨，你别说，她自己还真搞上了一个，是在汽车上认识的。

乙 在公共汽车上交朋友？

甲 那天她上汽车，一个小伙子不留神踩了她的脚，说了声：“对不起。”她说：“没关系。”俩人就认识了。

乙 啊？踩一下脚就认识了？

甲 是啊，哪位在汽车上要有人踩你脚，可别错过机会。

乙 干嘛？

甲 那可能是想和你搞对象。

乙 这太不慎重了！

甲 怎么不慎重？

乙 这脾气合得来合不来呢？

甲 可以慢慢了解啊。

乙 这人是干什么的？

甲 他爸爸是个炮兵司令。

乙 他本人怎么样呢？

甲 他也不简单。

乙 他是干什么的？

甲 说是驻联合国的秘书。

乙 啊？驻联合国秘书就这么轻率呀！

甲 人家回国可能就为搞对象来的。

乙 怎么办呢？

甲 您想呀，驻联合国接触的都是外国人，一说话 嘀 啦 嘟 噜，搞那么个对象多麻烦呀？

乙 真新鲜！

甲 那天爱兰把他领我们家里来了。

乙 干什么来啦？

甲 就为见见我这未来的岳父呀！

乙 登门拜访！

甲 我一看，还真错不了，是联合国秘书……

乙 怎么办呢？

甲 带着许多外国资料啦……

乙 都有什么？

甲 全是外国字，我不认识啊。

乙 外国字把你唬住了！

甲 也别说，还真有几份中文资料。

乙 是什么？

甲 《联合国工作计划》、《中国代表团发言记录》、《联

联合国奖金制度》、《关于联合国代表巧克力分配方案》

.....

乙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联合国代表们工作紧张，每人要发巧克力啊，他要不是联合国秘书能知道这些内部机密吗？

乙 联合国的机密就是发巧克力啊？！

甲 他不但有发巧克力的计划，而且皮包里装的都是巧克力，进门就给我放下两盒，说：“这是咱们国家专门为联合国工作人员特制的，给您留下两盒尝尝……”

乙 你尝了吗？

甲 尝了，这巧克力和咱们买的还真不一样……

乙 怎么办呢？

甲 真甜啊。

乙 多新鲜！

甲 他在我屋里看了看，说：“伯父，您这房子可够挤的……”

乙 是啊，住的不太松快。

甲 他说：“我想在联合国给您解决几间，可是楼下的全没了，剩下的都是二十六楼以上的了，您上下不方便啊！……”

乙 那有电梯呀！

甲 “开电梯的都是外国人，您说话他听不懂呀。”

乙 又拿外国话来唬你了！

甲 “万一开电梯的把您给搁半道上，不认识家了，怎么办？”

乙 他想得还挺周到！

甲 “要不……过几天，我跟我爸爸说说，给您解决两个单元吧！”

乙 满嘴胡吹啊！

甲 他爸爸是炮兵司令，解决两个单元房子还成问题吗？

乙 也不见得！

甲 我说：“爱兰啊，你快沏茶。爱兰他妈，你快把鸡宰了！”

乙 宰鸡干嘛？

甲 招待姑爷啊。

乙 这就成姑爷啦？！

甲 不是姑爷能把给联合国的巧克力给我留下吗？

乙 就凭巧克力认人啊？

甲 他说：“不吃饭了，还要去市委书记处，看一个姓李的书记去……”

乙 他全认识！

甲 我们爱兰也要跟他去。

乙 那也好，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甲 我强留他吃了饭，他们一块走了。我从后边一看，吓！太般配了。爱兰没走几步，又回来啦！

乙 怎么回来啦？

甲 她说：“他好几年没见这位伯父啦，现在空着手去觉着不合适……”

乙 他不有巧克力吗？

甲 不行，那巧克力是给联合国工作人员预备的，哪能随便

给人啊！

乙 怎么能给你呢？

甲 这证明对我，比对市委书记还近一层。

乙 那买点别的吧。

甲 可是没带钱！

乙 那就别买！

甲 太不好意思了，我说：“不要紧，咱们这有二百块钱，你们带着。”

乙 你倒够大方的。

甲 没关系，有我们爱兰跟着呢。

乙 这倒对。

甲 他们走了以后，我心里这份高兴啊。

乙 你高兴什么？

甲 我有这么一个驻联合国的姑爷，将来有机会带我们爱兰，还有我这岳父，出国到各处走走，多美啊！

乙 他想得满好！

甲 就是出不了国，我也可以找我们亲家，到炮兵司令部坐趟飞机去全国转转啊！

乙 净做美梦啦！

甲 当天晚上爱兰很晚才回来，说他还真见到了那位书记处的李书记……

乙 他们认识吗？

甲 李书记不认识他，可是认识他爸爸。

乙 那位炮兵司令。

甲 对，李书记听说他在联合国工作，很喜欢他，送给他一

个痒痒挠。说这是托他爸爸送给农村一位五保户的，他做主把这把痒痒挠就送给我了。

乙 你要那个有什么用？

甲 这是姑爷送给我的见面礼呀！

乙 二百块钱买个痒痒挠啊！？

甲 你嚷什么？

乙 我嫌上当。

甲 看起来是上当，实际可便宜了。

乙 怎么办呢？

甲 这门亲事就算成了，将来人家能亏待咱吗？

乙 等着瞧吧。

甲 那天他还真拿着房屋调配单来了，说是他爸爸烦老战友给我解决了两个单元，不但房间宽绰，还有厨房、厕所、洗澡间……。

乙 那快搬吧！

甲 “不行，先别搬了……”

乙 怎么办呢？

甲 “这房屋调配单已经作废了……”

乙 啊，怎么还没搬就作废了？！

甲 “是啊，您看这日子是上星期开出来的，这写着一周有效，这个星期我没去拿，结果让别人先搬进去了……”

乙 那你呢？

甲 “等下批吧！”

乙 得等多少日子？

甲 “时间不一定！”

乙 这不是废话吗！

甲 这就能证明他爸爸还真有路子，这回咱没赶上，等下批吧。

乙 等着吧！

甲 我说：“爱兰呀，你眼光真不错，这回可别三心二意了……”

乙 爱兰说什么？

甲 她说：“我可有点怀疑……”

乙 还有什么怀疑？

甲 “您看他拿来的房屋调配单是过期的，我听人说这种房屋调配单一办完手续，什么用也没有，房管站土筐里有的是……”

乙 对呀，就许在那捡的。

甲 “您再看他带的那些文件，和外文书店卖的外文报刊一样……”

乙 谁到那都能买！

甲 我说：“你可太多虑了，外文书店卖的那报纸那么大张，他带的才这么小张，一看就不一样。”

乙 外国杂志可净是小本的！

甲 我说：“这是百里挑一的好女婿，你别怀疑了，你不同意我同意！”

乙 你同意你嫁给他呀？

甲 最后她说想跟他到他们家去一趟。

乙 这也好。

甲 我说：“不用了，市委李书记都认识他，那还错的了

吗？”

乙 也不敢说！

甲 “人家是联合国的秘书，他爸爸是炮兵司令，你就这么去？不得给你公公带点什么？再说你带什么人家没见过啊，我看别费那事……要不，你们赶紧结婚吧！”

乙 这就结婚啊！

甲 “你看人家把结婚纪念品都给了。”

乙 什么呀？

甲 一把痒痒挠呀！

乙 嘿，那值几个钱呀？

甲 爱兰还是不同意。结果那天他来了，爱兰也没征得我同意，就跟他说了：要跟他回家一趟。

乙 那干什么？

甲 去看看这炮兵司令是真还是假。

乙 他说什么啦？

甲 他说：“这几天市委小汽车不方便，过几天有车来接你。”

乙 等几天也行。

甲 过了几天他还真开着小车到我们家里来了。

乙 市委小卧车？

甲 不是，公安局小吉普。

乙 啊？这是怎么回事？

甲 可能他跟公安局也很熟吧！

乙 我看可不象。

甲 还跟着俩警察。

乙 对呀，押着来的！

甲 你怎么老往坏处想呢？

乙 要不跟着警察干嘛？

甲 给他开车呀。

乙 那有一个司机不就行了吗？

甲 那个可能是保卫。

乙 我看这事都玄。

甲 警察把车开到我们家门口，把车门打开，请他下来。

乙 那下来吧！

甲 车门打开半天，他还坐那纹丝不动。

乙 这为什么？

甲 有派头啊，人家在国外惯了，不请不能下来。

乙 是啊，那就请吧！

甲 这时警察冲他一喊：“下来！”

乙 怎么这么横呀？

甲 这证明人家一点架子都没有，跟警卫员不分彼此，说话不讲分寸。

乙 没听说过！

甲 你别少见多怪啊，最后还是一个警察把他从车上给拉下来啦。

乙 这是干嘛？

甲 你看他们是多熟悉呀，不但动口，而且动手。

乙 你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甲 我就听警察对他说：“你要好好向人家交待！”

乙 啊？向你们交待来了！

甲 我说：“甬交待了，他打那天就跟我交待完了！”

乙 什么事向你交待完了？

甲 不是说等市委小车有空接爱兰去他们家吗？

乙 还惦着去他们家啦！

甲 我当时就喊：“爱兰！爱兰！快来呀，接你来了！”

乙 还喊呢！

甲 这时我们爱兰从屋里跑出来，可是那警察不叫她上车。

乙 为什么？

甲 可能是因为还没请他们吃喜糖啦！

乙 咳！

甲 那警察说：“你不用上车啦，就在这说吧！”

乙 对，什么事这说吧！

甲 我说：“那多不好意思，咱们一块到屋里再说……”

乙 这全是哪的事啊？！

甲 警察说：“同志，你们都受骗了！”

乙 对，明白了吧！

甲 我说：“不可能！”

乙 还不可能啊！

甲 “市委李书记都认识他啊，这还错的了吗？”

乙 真是执迷不悟呀！

甲 这时警察过来很严肃地问我：“你知道他是什么人？”

我说：“那还不知道，这是我姑爷！”

乙 还姑爷啦！

甲 “他正和我们爱兰搞对象啊！”警察说：“你知道他搞了多少对象啦？”

乙 听这意思还真不少。

甲 我说：“您甭管他搞过几个对象吧，那些个都没成，和我们爱兰搞成了！”

乙 他还非认不可！

甲 警察看着，门口围了很多看热闹的，很不方便，说：“要不，你们也跟着走一趟吧！”

乙 对，找地方说去。

甲 我说：“那好，打早就想去一趟，爱兰，快上车吧！”

乙 你呢？

甲 我就不去啦。

乙 你怎么不去了？

甲 爱兰是去见公公，我去干嘛？

乙 你去会亲家啊！

甲 有这种必要吗？

乙 （讽刺地）有！

甲 警察也一定要我上车，我坐在车里想：“等会儿我见着这位亲家，人家是炮兵司令，我跟他说什么好？人家要说给我房子我要不要呢？”

乙 你要啊！叫爱兰搞这对象不就为这个吗？

甲 我正琢磨着汽车打住了。

乙 到他们家啦？

甲 到公安局啦。警察把我们领进一间会客室，从里边走出位四十多岁的老警察，看样子是负责人。我过去感谢人家。我说：“辛苦啦，还麻烦您派车接一趟……”

乙 什么话呀！

甲 那位同志说：“老×啊，听说你闺女搞了一个对象？”

乙 那错不了。

甲 “今天，他父亲从北京郊区赶来，要见见你！”

乙 这是怎么回事？

甲 人家炮兵司令来会亲家。

乙 怎么从北京郊区来呢？

甲 司令部全在郊区。

乙 还真有这么回事？

甲 那老警察一摆手，开车的那个警察领进一位老者，看年纪有六十开外，两鬓花白，身体健壮，一看就是军人作风，可是没穿军装。

乙 怎么没穿军装呢？

甲 人家会亲家穿军装干嘛？

乙 司令到哪都穿军装。

甲 那可不一定，休假日穿什么都行。我过去说：“您好啊，这么忙还让您亲自跑一趟，真过意不去。”

乙 他说什么？

甲 他说：“这是我儿子的事，我得负责呀！”我赶忙说：“亲家，咱们这门亲事算说定了！”他说：“咳，我那孩子不干好事，文化大革命认识了一帮坏人，到处招摇撞骗！”我说：“不，不，他非常谦虚，是个好孩子！”

“什么好孩子，上个月跑到他大姨那个街道小卖部，要了四十块巧克力，说是一个单位开联欢会用，一直没给人家送钱去，叫他大姨天天上门找我……”

乙 啊，巧克力是这么来的！

甲 我说：“那市委李书记怎么跟您这么熟呀？”“哪个李书记？……我不认识！”

乙 李书记不是还送给他痒痒挠了吗？

甲 旁边那位老警察说：“这个问题我们弄清楚了，李书记认识的那炮兵司令，不是他……”

乙 噫，冒名顶替啊！

甲 我说：“您不是炮兵司令吗？”“对啊，我们那邻居小孩都管我叫炮兵司令！”

乙 啊？小孩都叫你炮兵司令？！

甲 “就因为邻居小孩都管我叫‘炮兵司令’，他嫌不体面，好几个月也没回家。”

乙 倒是怎么个炮兵司令啊？

甲 “我会爆玉米花啊！”

乙 啊，爆玉米花的！

（倪钟之）

迎 春 曲

甲 认识我么？我是一个音乐家，搞音乐的。最近在音乐学院给他们讲课，辅导他们大伙儿学习学习。

乙 噢，你爱好音乐？

甲 早在青年时期我就很爱好这个，我是唱女高音的……

乙 慢点儿，慢点儿，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甲 嗯？他们都说我是男的。

乙 废话！

甲 好些人都说我是男的呢。

乙 你就是男的么！

甲 噢，男的，是男的。

乙 男的，你怎么唱女高音？

甲 唔！对对，我说错啦，是男高音。

乙 你是一位声乐家，又是器乐演奏家，可真是了不起的大音乐家！这么着吧，能唱的话就烦你今天在这里来一段儿，怎么样？

甲 嘻嘻！唱不好，唱不好！

乙 哟，还端架子么？

甲 我有什么可端架子的地方。因为没有准备，今天嗓子也不好，唱了恐怕大家不满意。嗯——有机会，有机会，以后一定……

乙 你这还是客气。这么着吧，你试一试，如果嗓子好，就多唱上两段儿；不好，两三句就打住。

甲 这个，嗯——（作羞状）

乙 害臊什么，就唱吧！

甲 我唱，哼！（咳嗽声）“破烂的买！破烂的买……”

乙 噢，你这是怎么回事？

甲 先练练嗓子。

乙 噢！我还没听说过练嗓门带买破烂儿的！

甲 我是拿这个找调门儿，试一试是C调还是G调，够C调就唱C调，够G调就按G调儿唱。

乙 那你唱一个吧！看，大家都鼓掌欢迎你哪。

甲 既然各位欢迎么，就唱一个，就只唱一个。嗯——哪位带钢琴啦？借我用一下，用完马上还你，嗯？

乙 你用什么？

甲 钢琴。

乙 谁出来还带钢琴哪！那多大份量，得四个人抬着哪！

甲 你们没有？

乙 我们说相声的带钢琴干嘛用！

甲 那，盒子里带的那个有吗？

乙 什么呀？

甲 就套在肩膀上的那个，带皮带的，有那个么？对，对，松紧琴，松紧琴。（用手比划）

乙 这叫松紧琴？啊呀，还在音乐学院讲课哪！~~好~~一个音乐家！那叫“手风琴”。

甲 我说手风琴怕你不懂。）

乙 你不懂还是我不懂？

甲 我当然知道啦，手飞琴，就……

乙 嘿，手风琴！

甲 手风琴，手风琴。还有搁脖子上拉的那个。（学拉小提琴的架式）

乙 这叫什么？

甲 嗯，嗯，就那个“维尔肤”。

乙 “维尔肤”没有，有“凡士林”怎么样？那叫“维奥林”！

甲 我知道，我知道，那是小提琴。有没有，嗯？

乙 没有。

甲 什么都没有，你们剧团都干嘛？

乙 咱们说相声的不用乐器。

甲 好吧，没有乐器也能唱。注意啦，不要伴奏也能够唱，今天嗓子不好，但是我也一定好好地唱。唱一个“迎春曲”。大家有喜欢这个歌子的，愿意要歌词的话，我把歌词开下来；愿要简谱的话，把“抖来米发”简谱送给你。这歌子是四分之二音符，一拍是四分之一，半拍是八分之一，半拍的半拍是十六分之一音符。要唱就把这音符唱足了。男声合唱女声合唱都行。注意啊，听我唱支“迎春曲”，要严肃认真地听，注意啦！（用天津语音唱“童谣”）“有打灯笼的走出来哟，没打灯笼的抱小孩儿哟，金鱼拐子大花篮儿啊，一大一个灯，俩大一

……”

乙 （急拦）就这个呀？！

（马三立进 卫沁昂记）

钓 鱼

甲 相声这门艺术不好搞，因为它讲究说、学、逗、唱，得全能来。

乙 对。

甲 可是有人把我们这工作看得很简单。

乙 是啊？

甲 我们街坊有一位，他就是这样。他是天津人，说话天津口音。没事儿老跟我说：“唉，×××，等着我有工夫儿，跟你们掺合掺合，行吗？”

乙 什么叫“掺合掺合”呀？

甲 我跟他说啦：“您可掺合不了，我们这是艺术。”他说啦：“得啦！别来这劲儿啦！嘛艺术啊，我看透啦，你们那玩意儿没嘛！”

乙 好嘛！太轻视我们啦。

甲 哎，他这人就这样儿，看什么工作都容易，看什么工作都简单。

乙 实际呢？

甲 把他搁在哪儿，哪儿不行。

乙 嘴把式！

甲 对啦。我们院里西屋住着两家儿人家，在钢厂里工作，业余的时候儿有个共同的爱好。

乙 爱好什么呀？

甲 爱好钓鱼。您看，钓鱼有学问，可得懂。这是个慢性子活儿。买个鱼竿儿，来个鱼钩儿，一根儿鱼弦，来个漂儿，下好了鱼食，也许搁着，（比划手势）抽着烟，这儿看着鱼漂儿，多咱鱼漂儿往下一沉，一甩竿儿，就钓上来啦。

乙 对，是这意思。

甲 慢性子活儿急脾气行么？急脾气到河边上一呆，（以下学钓鱼甩竿动作，用天津口音）走！噢，怎么没上来？走！嗯？走！噢，怎么上不来啦呢？走！好，上不来没关系，我下去吧！

乙 他下去啦，这是钓鱼吗？

甲 这是摸鱼哪！人家西屋两家老钓鱼去，没事在院里熬鱼吃。我说的这位他爱人看着眼馋啦，就跟他说：“唉，我说二个他爸爸！”

乙 谁？什么叫二个他爸爸呀？

甲 他们有个孩子，小名儿叫二个。

乙 噢，指着孩子叫的。

甲 对啦。“唉，我说二个他爸爸，你看人家西屋那俩大哥呀，没事老钓鱼去，回来就熬鱼吃，这玩意儿多眼儿呀。咱们甭说熬鱼啦，哪怕咱们来顿鱼汤呢！”

乙 好么，她还够馋的！

甲 是啊，他可就接过来啦，“嘛玩意儿？我也不是吹，我不去就完啦，我要去呀，到那儿闭着眼拿个百儿八十条来！”

乙 拿多少来？

甲 百儿八十条来。这钓鱼有钓百儿八十条的吗？

乙 没听说过！

甲 他爱人一听高兴啊，“唉哟，二个他爸爸，你要能钓，明儿钓点儿来多好！”“行啦，你甭管啦，明儿我钓去吧！”还真不含糊，出去之后花六块钱买个鱼竿儿来，一进门儿，“二个他妈妈，你给我烙个糖饼！”

乙 干嘛？

甲 “我钓鱼去！”

乙 噢，饿了好吃。

甲 “嗯，拿面口袋给我改个兜子。”

乙 那干嘛呀？

甲 “搁鱼。没告诉你么，闭着眼拿个百儿八十条来！”

乙 有把握！

甲 还真不简单。早晨七点半走的，下午四点半回来的。

乙 钓多少来？

甲 一条没钓来。一进门儿他爱人就问他：“唉哟二个他爸爸，你钓来啦吗？”“钓嘛呀！别提啦，咱去晚啦！我到那儿一看哪，好家伙，这拨儿过去啦！一打听啊，明儿还来一拨啦。”

乙 噢，明儿有一拨儿。

甲 “有嘛事儿明儿再说吧。”第二天早晨，“二个他妈

妈，你给我烙俩糖饼。”

乙 俩啦！

甲 还是那钟点走的，又是那钟点回来的。

乙 这回钓多少？

甲 一条没钓来。一进门儿他爱人又问啦：“二个他爸爸，你钓来啦吗？”“钓嘛呀！我到那儿还真赶上这拨儿啦，我呀下好竿儿啦，来了几个小孩儿洗澡，噻里啪啦一扑通，又弄没啦！把我急了一身汗。我一打听，明儿还来一拨儿啦。”

乙 好，又一拨儿。

甲 “明儿这拨儿太好了，这拨儿落到解放桥。明儿我钓去；我要钓不来，你呀挂甲寺捞我去！”

乙 他要自杀呀！

甲 他要跳河！这阵同院有个姥姥正在他们屋里串门儿，打算借这个机会劝劝他：“大哥，我劝你吧！你看人家西屋俩大哥钓鱼呀，人家懂啊，人家是个慢性子。象你这急脾气，钓不来呀！你说你在院儿里说了多少大话啦！哪样儿办成啦！往后象这类话少在院儿里说，钓不来多寒碜哪！”

乙 哎，这可是好话。

甲 他倒急啦，“姥姥，您这怎么啦？他们钓得来我钓不来？我告诉您：明儿我钓去，明儿我钓不来，我不在这门口住啦，我搬家！我……那谁，二个他妈妈，你给我烙仨糖饼！”

乙 又改仨啦！

甲 他爱人一边烙着饼一边就琢磨啦，“二个他爸爸，你可真眼儿啊！鱼呀你是一条没钓来，你饭量可见长啊！”

乙 嗨！是啊，仨饼啦吗！

甲 第三天七点半走的，八点半他就不钓啦。

乙 不钓啦？

甲 扛着鱼竿儿奔鱼市儿啦，上鱼市儿去鳖摸去啦！一进鱼市儿，把卖鱼的吓了一跳：“哟！这位跑我们这儿钓来啦！”他过来还问哪，“掌柜的，这多少钱一斤？”卖鱼的一看，这位怎么扛着鱼竿儿买鱼呀？“您问这个，两毛五一斤，一块钱四斤。”“两毛五……活么？”“您看，个个活。”还真不含糊，个个活。“您给我来四斤，约一块钱的。”

乙 噢，买四斤。

甲 人家给他称四斤。“给您搁哪儿？”“先别搁哪儿，份量够么？”“您看，四斤高高的。”“嘛四斤高高的！你再给饶一个，再来一个。”

乙 这叫什么呀！

甲 没办法，人家又给添一个。“给您搁哪儿？”“倒口袋里。这拨儿就算我赶上啦！”

乙 还赶上啦！

甲 拿这鱼可就回家啦。到家就这一嗓子，把一院的全喊出来了，“我说二个他妈妈，你把大木盆给拿出来呀！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拨儿啦！”

乙 这是干什么呀？

甲 为的是让同院的知道知道他钓来啦。这么一嚷嚷呢，同

院都出来啦。姥姥也出来啦。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这鱼还真不含糊。

乙 怎么办呢？

甲 这鱼一见水，个个活，他可就忘了一样。

乙 什么呀？

甲 买的鱼跟钓的鱼不一样。钓的鱼有大有小，什么鱼都有，买的鱼一般儿大。

乙 对呀！

甲 姥姥越看这鱼越纳闷儿，“大哥，你这鱼都一般儿大呀。”“对啦姥姥，这拨儿都一般儿大。没告诉您么，闭着眼也拿个百儿八十条么！”“不对吧？你这个别是买的吧？”就这句话，他可急啦！“嘛玩意儿，您哪？他们都钓的，到我这儿买的？我告诉您，姥姥，咱们在一院住这么些年啦，咱们都是老街坊啦，照您这样说，我来个半身不遂，您在我身上可缺了大德啦！”

乙 啥！

甲 他爱人一看，在这院里栽这跟头干嘛呢，打算给打个圆盘，“唉哟姥姥，您可别这么说话呀，这么大年纪，说话可真不是地方。这鱼是钓来的，是钓来的，二个他爸爸，是钓来的。这鱼可能有二斤多。”他接过来啦：“嘛玩意儿，二斤多？四斤还高高的啦！不信你问去，就这个，掌柜的还给饶一个啦！”

乙 还是买的！

附注：本段中，凡学那位街坊和他的爱人说话，均学天津口音。

（高英培 范振钰整理）

要 条 件

甲 电影是人民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一部好的电影，能够帮助人们提高观察社会和认识生活的能力。

乙 对！

甲 还能使人们受到教益并得到艺术享受。

乙 对。

甲 就拿戏曲片黄梅戏《天仙配》来说，那内容相当深刻，我希望现在一些女同志能多看一看这样的片子。

乙 为什么要看这样的片子？

甲 要学一学七仙女的思想境界。

乙 学七仙女什么呢？

甲 七仙女爱董永爱的是什么呢？

乙 她不是爱钱。

甲 对，她爱董永的忠厚、老实、勤恳。

乙 那感情是淳朴的。

甲 现在有的女同志搞对象把男的挤兑的胡说八道啊！

乙 这是个别现象。

甲 是呀。虽然是个别现象，可在座的同志里，就有的身受

其害。这样的女同志眼睛就盯着钱，见什么要什么。那价码还老涨，长个双眼皮还得多加几十。

乙 这是什么条件啊？

甲 她们坐在一块没别的，互相串联，取长补短，介绍经验。

乙 介绍些什么呀？

甲 （天津方言）“哎，小张，听说你搞上了，搞的那个还不够意思，是吗？”

乙 什么叫够意思啊？

甲 “怎么样？给你买嘛了没有？说说，说说……”

乙 买什么啦？

甲 “买嘛了？反正这四大件是必不可少！”

乙 哪四大件啊？

甲 “自行车、手表、电视机、缝纫机。”

乙 嚯！这四件就一千多块啊！

甲 “一千多块呀，没按分量称，就便宜这小子了！”

乙 那要是我这分量，那位还活得了吗？她把自己给卖了。

甲 “告诉你，我在手表这方面可吃了亏了！”

乙 吃什么亏啊？

甲 “咳，别提了，起初我找他要一块西马表，他没给我买，买了块罗马。”

乙 那就差不多了。

甲 “不行！差着行市了。后来，他跟我说，戴罗马表有意义。”

乙 有什么意义啊？

甲 “他说，目前咱们国家跟罗马尼亚关系这么好，戴块罗马表咱也表示表示。”

乙 这都挨得上吗？

甲 “就是啊，我一打听，敢情是两码事，这不吃了亏了吗？”

乙 结果呢？

甲 “我找他要两双尼龙袜子了事了。”

乙 嗨，够能琢磨的。

甲 对这样的人，就应该好好帮助，这是一种不正之风。男女双方的感情应该建立在革命的基础上。

乙 不应该建立在金钱物质上。

甲 你说，要把他挤兑好歹的，你还跟谁过啊？

乙 对啊！

甲 可是这几位没这样认识，她们反而这样说：“小张，这说明你没有经验，在这一点上你可不如我。”

乙 她怎么样？

甲 “最初他也想给我买罗马表。”

乙 行吗？

甲 “没门儿，没门儿！不给我买西马表甭打算订婚！”

乙 嚯，还真够厉害。

甲 “后来让我挤兑的，他们全家给我凑钱。凑来凑去，还差五分。”

乙 还差五分钱也买不了啊！

甲 “我给他们出了个主意。”

乙 什么主意？

甲 “让他们卖了个酒瓶子。”

乙 卖多少钱？

甲 “卖了八分。”

乙 卖八分还富余三分。

甲 “我又买了棵冰棍。”

乙 她是寸利必得啊！

(魏文亮 孟祥光)

两种态度

甲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乙 对，男同志能办到的女同志也能办到。

甲 就拿体育项目来说吧，男同志能打篮球——

乙 女同志也能打篮球。

甲 男同志能游泳——

乙 女同志也能游泳。

甲 男同志能滑冰——

乙 女同志也能滑冰。

甲 男同志能摔跤——

乙 女同志也能摔……摔不了。有俩女同志到一块儿摔跤的吗？

甲 那多有意思。“张姐，你过来。”

乙 干什么？

甲 “我给你来个得合勒！”（学动作）

乙 没听说过。

甲 这是开玩笑。你看有些工作还特别适合女同志做。

乙 什么工作？

甲 医院的护士。性情得温和，说话办事要有耐心，因为病人往往是性情暴躁。

乙 叫病给磨的。

甲 比如说刚刚动完手术的病人不能马上喝水。

乙 为什么呢？

甲 因为喝水对他来说有生命危险。可是病人口渴得厉害，非喝不可，这就需要护士做耐心的解释工作了。

乙 你能不能把这个情形给大家学学。

甲 我给学学。（半躺按电铃状）“铃——”

乙 这是干什么？

甲 这是病人按电铃叫护士呢。

乙 噢。

甲 护士马上就来了：“老张同志，你找我呀？”你再看那病人：（学有气无力的样子）“护士，喝水。”

乙 刚开完刀，说话没底气。

甲 “老张同志，你刚做完手术，不能马上喝水。喝水对你有生命危险呐。”

乙 病人说什么？

甲 “死了也喝！”

乙 还真够犟的。

甲 “老张同志，如果你一定要喝，也别着急，我到锅炉房去看看水开没开，等水开了我一定晾凉了给你送来。不过现在先盖好被子安静地睡会儿，十分钟我就回来。”说完走了。

乙 给病人打水去了？

甲 哪儿呀，到别的病房照顾其他病人去了。

乙 哟，把这个病人干这儿了？

甲 不是把病人干这儿，是为了拖延时间。可是病人等不了哇。“铃！铃——”

乙 好嘛 急了。

甲 护士赶紧跑来了：“老张同志，又有什么事呀？”

乙 病人怎么说？

甲 “护士，你上哪儿打水去了？别是跑咸水沽去了吧？”

乙 至于跑那么远吗？

甲 “哎呀，老张同志，太对不起了！刚才我去看了，水还没开。既然你一定要喝水，这么着吧，我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乙 讲故事？

甲 “嘛玩意儿，讲故事？我说护士，你这不是拿我打镪吗！我渴，你讲故事管事吗？”

乙 是呀。

甲 “老张同志，管事。我给你讲个‘上甘岭’的故事，我们英雄的志愿军战士虽然当时喝不到水，口渴得厉害，但是他们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困难，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胜利。咱们要向英雄学习呀！”

乙 对。

甲 病人听着听着心情平稳了，一会儿就睡着了。

乙 受到鼓舞了嘛。

甲 这一觉，俩钟头。危险期过去了。不用病人要，护士早把开水晾好了。

乙 嘿，这服务态度真好。

甲 可就这件事，要是让我舅母赶上，就坏啦。

乙 怎么办呢？

甲 因为我舅母脾气暴躁，病人还没急，她就先火了。

乙 好嘛，你能不能把您舅母对待病人的情况也给我们学学。

甲 可以，我给你学学我舅母。

乙 （对观众）咱看看他舅母是怎么说的。

甲 “铃——”

乙 病人按电铃叫护士了。

甲 我舅母来了。（唱）“北风那个吹……”

乙 唱着来的。

甲 （学天津方言）“嘛事呀？！打刚才就没完没了的按电铃，告诉你说，我们医院这月的电费就费你身上了。”

乙 至于的吗？按按电铃就用这么多电费？

甲 “有你这病人也倒血霉啦，瞧这赶落人劲儿的，连点毛活也打不了。有嘛事快说吧！”

乙 “我喝水。”

甲 “没告诉你不能喝吗？”

乙 “我渴呀。”

甲 “渴也不能喝！”

乙 “为什么呢？”

甲 “你知道你喝水之后的严重后果吗？”

乙 “什么严重后果？”

甲 “你就艮儿屁朝凉啦！”

乙 瞎！

（根据魏文亮 孟祥光演出录音整理）

论 捧 逗

甲 曲艺的特点就是短小精悍。一段一个内容，一场一个形式。我们这场形式比较简单，也不用什么道具，两个人往这儿一站，就说起来。虽然是两个人，但是观众要听，听谁呀？主要还是得听我。

乙 那么我呢？

甲 你呀？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乙 怎么讲？

甲 “……配搭儿”。“娶媳妇打幡——跟着凑热闹”。

乙 这叫什么话呀！对口相声么，你是逗的，我是捧的。这场好坏由咱俩人负责。

甲 你负什么责呀！责任全在我这儿。您看我往这儿一站，嘴里滔滔不绝老得说；捧逗的有什么呀？站那儿：“嗯，啊，嘘，是，哎哟，噢嘿”，最后说一句“别挨骂啦”，下台鞠躬，他就算胜利地完成任务了。

乙 啊！您说的那“别挨骂啦”是旧的表演方法，现在不适用啦。

甲 你不过是那老一套么，有什么新鲜的！

乙 噢！核算我说了这么些年相声，就会说一句“别挨骂啦”？

甲 那可不，捧哏的还有什么是了不起的！

乙 有什么了不起的？咱俩人这场相声就好比是一只船，你是那个拨船的，我是那个掌舵的，我叫你往哪儿走，你就得往哪儿走，没有我这个掌舵的，你就打转悠去吧！

甲 您这个例子举得很恰当。咱们这场相声好比是一只船，我是那拨船的，你是那掌舵的。

乙 对了。

甲 那么你说是拨船的主要，还是掌舵的主要呢？

乙 当然还是掌舵的主要。

甲 不见得，我认为还是拨船的主要。有这么一出戏，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乙 什么戏？

甲 《打渔杀家》。你看那老英雄肖恩站那儿拨船，他女儿桂英站那儿掌舵，你说谁主要？

乙 你说的那个是什么船哪，那是打渔小舟哇。真要是河驳、对槽，大船，桂英那小女孩可就掌握不了啦。掌舵的得有丰富的经验。换句话说，我这捧哏的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

甲 呦……就会一句“别挨骂啦”，还修养哪？要谈到艺术修养的话，得说我这逗哏的。

乙 可是我也不是不会逗啊。

甲 你是会逗，一学徒的时候你不也学逗么，可是为什么又捧哏了呢？因为逗哏的要求条件高，学了好几年啦，他不

够这个逗哏的条件，怎么办呢？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怪对不住他的，得啦，叫他捧哏吧。反正这么说：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的。

乙 捧哏的不够材料？哎呀！老先生说的话你全忘啦！

甲 老先生说什么来着？

乙 三分逗七分捧。你占三成，我这捧哏的占七成。

甲 我不同意。要按比重来说，我这个逗哏的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乙 那么我这捧哏的呢？

甲 占百分之零点一，弱！

乙 还弱？！

甲 捧哏的除去蒸馏水就没嘛儿了。

乙 啊！你要这么说，我占百分之百，你连点蒸馏水全没有！

甲 你瞧，咱这不是辩论问题么，你着急干嘛！

乙 不是我着急，我没见过你这样说的。

甲 也难说，你是得说捧哏的重要。你不是就会捧么！你能逗吗？

乙 谁说我不能逗啊？一个相声演员能捧就能逗，没有逗哏的基础，他捧不了。

甲 我由打认识你那天起，就没看你逗过哏。

乙 咱说话可要以实求实，我准没逗过吗？过去的事咱甭提，前年在天津人民剧场，我没逗过一段吗？你想想。

甲 嗯，你要不提我还真忘啦。日记本上没记上点吗？

乙 我记那干嘛？

甲 唉！得记上点。这是在你历史上光荣的一页。一辈子就逗过这么一次眼，能不记上吗？将来好往家谱上誊写呀。你们的子孙后代长大了，打开家谱一看，哟！我们老祖先说相声，敢情还逗过一次眼哪？感到骄傲而自豪！

乙 也不至于呀！逗逗眼我就光宗耀祖啦？

甲 再者说，你逗那次眼也不露脸哪。

乙 哪点现眼啦？

甲 那天的惨状，你全忘啦？

乙 什么惨状？

甲 （向观众）那天他往逗眼这儿一站，当时脸也白啦，嘴唇也青啦，说话也不俐落啦，浑身这哆嗦，就跟踩电门上一样。观众看着别扭。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不走吧，看着他难受。观众也有主意，有的出去凉快去啦，有的到吸烟室去吸烟去啦，……也别说了，前排还坐着一位没走。

乙 怎么？

甲 这位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夜里睡不着觉，大夫给安眠药片，一顿吃三十片，全睡不着，那天他这么一逗眼，那位打上呼噜啦！催眠的相声，这叫什么艺术哇！

乙 嘿！你说话可太损啦！我也不跟你争辩，这么办，我今天再逗一回。

甲 您千万可别逗。

乙 怎么？

甲 呆会您往这儿一站，观众全走了，怎么办？

乙 敢！

甲 啊？！

乙 有一位走的，当时我自杀！

甲 行啦，那就没人走啦。你想 谁能忍心看你死到这儿？
你大小也算个性命啊！

乙 甭废话，我逗眼。你站这儿，给我捧。

甲 你非逗不可啦？

乙 当然啦！

甲 可是一切后果归你负责。

乙 那有什么后果呀？（甲乙换地位）

甲 你逗可是逗，可得把观众说乐了。

乙 多新鲜哪！说不乐人，那叫什么相声！

甲 你说这段可得有内容。

乙 当然啦。

甲 可得说那对口的。

乙 对口相声么，我说那一人一句的。

甲 可是让我话说多了也不行。

乙 你这话现在就不少啦！你有什么话一块全说出来，趁着明白。

甲 干嘛？我要死呀！

乙 没有什么说的啦，我可要逗啦？

甲 逗吧。

乙 您辛苦！

甲 嗯！

乙 别大我到您家啦。

甲 啊！

乙 到您家一打门，从里面出来一个人。

甲 瞧！

乙 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甲 唉！

乙 是你媳妇我大嫂子。

甲 嗯！

乙 问你，说你没在家。

甲 噢！

乙 我可就走啦。

甲 瞧！

乙 我走啦。

甲 你走吧！

乙 你也走吧！（甲乙的地位还换过来）

甲 咦？你怎么不逗啦？

乙 我没法儿逗！你这儿全要出殃啦，我跟死鬼一块说相声，谁能乐呀？有你这么捧的吗？

甲 捧眼的不就这个么：嗯、唉、瞧、是、别挨骂啦！

乙 就这个？捧眼的非常重要。捧眼的往那儿一站，全神贯注，两只眼睛时刻得盯着逗眼的，根据逗眼的叙述的故事，起、承、转、合，来配合不同的感情。捧眼的虽然话少，得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你不信我要是给你这样捧，你也说不乐观众。

甲 同志呀！你还是没能耐！

乙 那么要是能耐呢？

甲 不在捧眼的好坏。要是我逗眼，还用说旁边有个活人给我捧，就是有根电线杆子，我也能把观众说乐了。

乙 噢！那么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甲 干嘛还比呀！你就是电线杆子。

乙 好！我捧，你逗。我先问问你说哪段？

甲 还是这段。要把观众说乐了，这叫艺术。

乙 好，我看你这乐儿由哪儿来。

甲 您辛苦！

乙 嗯！

甲 昨天我到您家了。

乙 啊！

甲 一打门，从里边出来个人。

乙 嘿！

甲 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乙 是！

甲 是你媳妇我大嫂子。

乙 唉！

甲 问你，说你没在家。

乙 噢！

甲 我就走啦。

乙 你别挨骂啦！（乙鞠躬下台）

甲 唉……（急拉住）你怎么走啦？

乙 我完成任务啦！

甲 哪儿你就完成任务啦？

乙 “别挨骂啦”我说完啦！你不是刚说的吗，捧眼的说

完“别挨骂啦”，就算胜利地完成任务了吗？

甲 你完成任务啦，我这儿还没完哪！

乙 我管你干嘛？

甲 这叫什么话呀！

乙 你不是说我就会一句“别挨骂啦”吗？

甲 你虽然就会一句“别挨骂啦”，也不能逮哪儿哪儿用啊！我这儿说了没两句，你来句“别挨骂啦”，让各位听听，这象话吗？

乙 那怎么办呢？

甲 你还得继续给我捧啊！

乙 再捧还是“别挨骂啦”，我不会别的呀！

甲 你不能总说这一句呀。我有上句，你得有下句，起码你回答我的话得象话才行。

乙 噢！我光说这一句“别挨骂啦”不行？

甲 那当然啦。

乙 好，你逗吧。

甲 你没在家，我就走啦。

乙 你走，走吧！

甲 我就拐弯儿啦。

乙 拐弯儿拐弯儿吧！

甲 我碰见你爸爸啦。

乙 不能！

甲 怎么？

乙 我爸爸死啦！

甲 死……死啦？死啦我也碰见啦！

乙 你碰见死尸啦？
甲 不！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乙 多咱碰见的？
甲 我在前两个月碰见的。
乙 我爸爸死了半年啦！
甲 噢！那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乙 谁呀？
甲 你大爷。
乙 噢！我说的呢，大高个？
甲 哎。
乙 俩小眼睛，坐哪儿哪儿冲盹儿，会弹琵琶。你说我大爷？
甲 对！就是他！
乙 我爸爸行大！
甲 你没大爷？
乙 没有。
甲 那你刚才说这么热闹，那是谁呀？
乙 那是×××他大爷！
甲 噢，我碰见的是你叔叔。
乙 我爸爸哥儿一个。
甲 你舅舅。
乙 我妈妈娘家没人。
甲 你岳父。
乙 我还没结婚哪！
甲 你姑父。
乙 没有！

甲 你姨夫。

乙 没有！

甲 噢，是你干老。

乙 我没事认干老干嘛？

甲 那就是你哥哥啦。

乙 我没哥哥。

甲 你有哥哥。

乙 没有。

甲 你假装说有。

乙 这叫什么话！我没哥哥我说有，一查户口，我们家短口人，我虚报户口！

甲 人家全说你有哥哥么。

乙 他们全跟我开玩笑。

甲 唉！反正你们家得有人哪。

乙 没人，我们家三亲六故全没有。养活一个黄雀，前天还飞啦！

甲 噢！我碰见谁没谁？

乙 没有。

甲 你听这象话吗？

乙 怎么不象话？

甲 想办法你得给我拆兑一个。

乙 我哪儿给你拆兑去？

甲 碰见谁没谁，我怎么逗哇！

乙 你不是有能耐吗？

甲 多大能耐也不行啊！

乙 那怎么小哪？

甲 我碰见谁你得说有谁，那才行哪。

乙 噢，得顺着你说？

甲 对了。你只要顺着我说，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乙 好、好，我顺着你说。

甲 我碰见你兄弟啦，你有兄弟对不对？

乙 我还真有个兄弟。

甲 啊，我碰见你兄弟啦。

乙 你光说碰见啦不行，你得说得上来我兄弟什么模样、什么长相、穿什么衣裳、多大岁数，说对了才算你碰见了。

甲 碰见不就完啦吗？

乙 完啦不行。

甲 啊，既然碰见，我就说得上来。

乙 好，你先说说我兄弟什么模样。

甲 你兄弟这模样……反正他有模样。

乙 多新鲜哪，人么，没模样？

甲 你兄弟他是长方脸。

乙 啊？

甲 不，那个圆方脸。

乙 嗯？

甲 那个……长圆……

乙 长圆？呦！鸭蛋哪！我兄弟脑袋跟鸭蛋一样，这象话吗？

甲 反正他那脸膛我知道。

乙 什么脸膛？

甲 黑黢黢。

乙 嗯？

甲 那个……白净了……

乙 啊？

甲 那个……蓝不几几的……黄不几几的……

乙 噢，外国鸡呀！我兄弟坐那没事净变颜色？

甲 不是……你兄弟反正是……他有麻子……

乙 啊？

甲 可没长着。

乙 这不是废话吗！

甲 你兄弟他有脑袋。

乙 多新鲜哪！没脑袋有满街跑腔子的吗？

甲 废话！你兄弟前边走，我看个后影儿，我知道他是什么模样？

乙 噢，没看清楚？

甲 对了。

乙 你说说我兄弟他穿什么衣裳。

甲 穿着一个拷纱皮猴。

乙 啊？

甲 有用拷纱做皮猴的吗？

乙 谁说的呀？

甲 穿着一件拷纱大褂……可也不是大褂……反正挺短的……跟夏威夷式一样……又象西服……反正跟中山服差不多……那个……他披着毛巾被，噢，对了，他……没穿衣裳。

乙 啊？

甲 我在澡堂子里碰见的！
乙 嘿！没词儿，他跑澡堂子去啦！
甲 他那儿正洗着哪，我知道他穿什么衣裳！
乙 您瞧这寸劲儿的！你说说我兄弟多大岁数。
甲 七十多岁。
乙 啊？
甲 旁边那老头七十多岁。
乙 我问那老头干嘛？
甲 你问谁呀？
乙 问我兄弟。
甲 你兄弟他……二十七……
乙 嗯？
甲 不，三十八……他……七八不要九。
乙 还天地跨虎头哪！
甲 唉，虎头！
乙 什么虎头哇！
甲 他长得虎头虎脑的。
乙 我问他岁数。
甲 你多人啦？
乙 你问我干嘛！
甲 你兄弟比你小。
乙 多新鲜哪！比我大是我哥哥。行啦，你别胡说八道啦，
我有个兄弟你碰不见。
甲 我怎么碰不见哪？
乙 他才八个月，还不会走道儿哪！你上哪儿碰见去？

甲 这你就不对啦。

乙 怎么？

甲 既然你兄弟不会走道儿，你让我碰见他干嘛？

乙 谁叫你碰见的？你非要碰见不可呀！

甲 你这不是成心窝人吗！我开头没说两句，你来个“别挨骂啦”，然后我碰见谁没谁。好容易碰见你兄弟啦，你又告诉不会走道儿。有你这么捧眼的吗？照你这样捧眼，我这逗眼的活得了活不了？

乙 是呀！有你那么轻视我的吗？你这么轻视我，我活得了活不了？

甲 我怎么轻视你了？

乙 你说我是“聋子耳朵——配搭儿”，“娶媳妇打幡——跟着凑热闹”，核算我天天跟着你就凑热闹？啊！你占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我这儿连点蒸馏水都没有？我就会一句“别挨骂啦”。我最恼你的就是拿我比电线杆子，电线杆子是木头。

甲 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

乙 有这么闹着玩的吗？

甲 我哪儿知道您这人识逗啊，我要知道您这样，我不跟您闹。以后咱们别闹啦。

乙 以前我也没跟你闹哇！

甲 再者说，我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抹煞了吗！

乙 当然是不能啦。

甲 要谈到艺术，他们谁比得了您哪！

乙 这话倒对。

甲 您的艺术，那可说是炉火纯青，自成一家。

乙 这可不敢！

甲 具体来说，您的声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说学逗唱无所不能，您可称是一位全材的相声艺术家。

乙 您可太捧我啦！

甲 不，这还不是捧您，全国的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哪，您是相声界的权威！

乙 哪里、哪里。

甲 您是相声泰斗。

乙 不行、不行。

甲 幽默大师。

乙 好么！……

甲 滑稽大王。现在您的艺术就这么高，您要再很好地肯定了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发扬您艺术独特的风格，甭多了，再有三年……

乙 怎么样？

甲 你就赶上我了。

乙 噢！我还是不如你呀？！

（苏文茂 朱相臣 纪希整理）

吃 元 宵

甲 你说相声是个老资格、老艺人啦！

乙 说过些年，谈不上老艺人。

甲 你很谦虚。我认为说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不仅要口齿伶俐，还必须要有文化。

乙 对，说相声的都得认识几个字。

甲 认识几个字怎么能行，起码也要懂得语言的逻辑、语法修辞，什么是主语，什么是谓语，什么叫成语，什么叫谚语，什么是俏皮话、歇后语。

乙 这个我懂。

甲 你念过多少年书？什么学校毕业？

乙 我什么学校也没毕业，小时候念过三、二年书。

甲 念三、二年书就说相声？那怎么能行啊？这简直是胡闹。

乙 这么说，你的文化水平很高？

甲 你看哪？

乙 看不出来。

甲 听。

乙 也听不出来。

甲 你听听言谈文雅，举止大方，未语先笑，代客煎药……

乙 啊？还代客煎药？开药铺哇！

甲 不，这句没有用，是个配句儿。

乙 我没听说过，说话还有配句儿，衬句儿。

甲 你不认识我？都管我叫“马大学问”，外号叫“活字典”。

乙 活字典？

甲 你有不认识的字，马上就能告诉你，你有不会写的字，我马上就能编。

乙 能瞎编字。

甲 什么叫瞎编字，编排成号儿，再查字典。

乙 噢，查字典。我以为你跟圣人一样能耐呢！

甲 你知道圣人叫什么名字？

乙 姓孔名丘字仲尼。

甲 对，孔仲尼是封建社会的圣人。历代帝王利用孔子的儒教宣传，用三纲五常来统治人民。你知道孔圣人到现在多少年了？

乙 不知道。

甲 到现在是两千五百二十九年。孔子生在周朝，周灵王二十一年。孔子死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活到七十三岁，有这么句话你知道不知道？“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

乙 有人说这叫“坎儿”。

甲 不是，这句话是历代帝王想念孔、孟二位，孔子七十三

岁那年死的，孟子八十四岁死的，皇上惋惜他们死得太早了，才留下这句话。不是咱们这些人们到七十三岁准死，到八十四岁就活不了啦？绝对不是。好好地活着，没关系。

乙 瞎，你嘱咐这个干嘛。

甲 当初孔圣人周游遑国……

乙 什么什么？周游什么国？

甲 周游遑国。

乙 六国？！谁不知道孔子周游列国。

甲 列国是什么列国？

乙 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列国。

甲 不对，是遑国，出洋到外国遑遑。

乙 孔圣人到外国？会说外国话吗？

甲 会啊！给外国人讲社会知识。

乙 他怎么讲？

甲 （学外语音调）“缸比盆深，盆比碗深，碗比碟深，最浅的是碟子，最深的是缸。”

乙 听不懂。

甲 这你听不懂，圣人说：“水缸比脸盆深，盆自然比碗深，碗比碟子深，最浅的是碟子，最深的就是缸。（用外语音调重复）

乙 瞎，就是这个呀！

甲 孔圣人带着两个徒弟，子路、颜回，出洋到外国去，先到天竺国，因为天竺国有他的朋友，孔圣人的把兄弟——如来佛。

乙 如來佛跟孔聖人是把兄弟？

甲 对，如來佛行大，孔聖人行二，要不怎么叫孔老二呢。如來佛也是周朝那个年代的人。他叫釋迦牟尼佛，号称如來佛。他生在公元前五百五十七年，到现在是两千五百三十五年，比孔子大六岁。这师徒三人到了天竺国，如來佛到码头迎接。

乙 还有码头？

甲 坐船去的嘛。《论语》上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由太平洋过去的。如來佛说：“不知孔子驾到，未曾相迎，当面谢罪。”圣人说：“岂敢，岂敢！久违，久违！少见，少见！”“吃饭吧！”蹲在码头，每人喝两碗老豆腐，吃仨烧饼。

乙 好嘛，喝老豆腐。

甲 圣人不乐意了，心说，“你到我鲁国的时候，我是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我到你这儿喝老豆腐。甭问了，明早准是锅巴菜了。”

乙 这叫什么饭哪！

甲 到了禅堂落坐，如來佛说：“孔子驾到必有所为。”

乙 是啊，干什么来啦？

甲 孔圣人说：“一来参见我佛，二来有事不明要在佛台前领教。”如來佛说：“有话请讲，你我弟兄何言领教二字。”

乙 还客气。

甲 孔圣人说：“你宣传佛教，不该把文字乱改乱用。”如來佛说：“不能，一个也没有用错。”圣人说：“如果

有错字怎么办？”“有错字我愿受罚，你说怎么罚都行。”“好，有一个错字罚一个脑弹儿。”

乙 脑弹儿？

甲 就是用中指和大拇指，照脑门当中“叭”弹一下儿——脑弹儿。

乙 也叫弹脑崩儿。

甲 如来佛说：“好！”搬过经卷就念，头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圣人说：“别念了，头两个字念什么？”“那摩。”“按单音词念：南北的南，有无的无，‘南无’为什么念‘那摩’？这就是两个字用错，先弹这俩。”

乙 噢，这就弹。

甲 如来佛一想，错俩弹俩吧。一闭眼，等着受罚。如果孔圣人，弹俩就没事了，子路过来了：“师父，您办不了，您没劲，我来吧。”子路是个武夫，力气大，一顿能吃十四个烤饼。走过去，抡足了劲，“梆梆”这两下，当时弹起一包儿来。如来佛觉着怎么这么疼？睁眼一看，哟！子路弹的，心中大不悦。

乙 不乐意了。

甲 屈指一算，孔圣人也有错字。“哎！孔老二！”

乙 怎么叫孔老二了？

甲 弹急了。“你如果也有错字怎么办？”圣人说：“君子往来，你也弹我。”“好，我问你，俩山字摆在一起念什么？”圣人说：“念出。”“千里二字摆在一起念什么？”圣人说：“念轻重的重。”如来佛说：“不对，这两个字用颠倒了，千里应当念出，走一千里地还不算

出外？俩山摞在一起，当然是太重了，为什么念出？这两个字是不是错了？”圣人说：“嗯，错了。”

乙 是错了。

甲 如来佛说：“错了？弹你两下。我拘点法术来弹你。”当时就闭眼，掐诀念咒。他要是念完咒，弹上人可了不得，能把人的脑袋弹出一千多里去。

乙 有那么大的力量吗？

甲 有记载。你念过《四书》吗？《大学》上有：“诗云邦畿千里。”就是“梆击”一下，出去一千多里。

乙 噢，这么梆击千里呀？

甲 下边儿还有一句，“惟民所止。”让老百姓给挡住了，要不然还得轱辘几百里地。

乙 是啊？！

甲 孔圣人一瞧，他闭眼掐诀念咒。心说，不好。一拉子路、颜回：“快走！”爷仨背起背包，提着网兜儿，撒腿就跑。

乙 跑了？！

甲 如来佛念完了咒，睁眼一瞧，全跑了！气得胳膊摆不下去了，弹圣人没弹着，急的。如来佛的佛相，脑门儿有一个包儿。

乙 那叫舍利子。

甲 不，那是子路给弹的。

乙 是啊？！

甲 孔圣人、子路、颜回爷仨逃跑。所以《论语》上有：“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主子于归宜其家。”打算回家，迷路不

认识道儿了。跑到陈国，无处投奔。所以说，孔夫子困于陈蔡，在陈绝粮。没办法了当当卖东西……

乙 孔圣人还当当？

甲 《论语》上有“君子常当当，小人常戚戚”，找当铺当当。

乙 《四书》上有“君子坦荡荡”。

甲 是啊，连毯子都当了。

乙 这么讲啊！

甲 卖东西，收音机、半导体、电视机，全卖了。

乙 那年头有半导体、电视机吗？

甲 《论语》上有“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听见说话，看不见人。这就是半导体收音机。

乙 有电视吗？

甲 《论语》上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也看不了，也听不见，电视坏了。“子曰，非礼勿视”。非修理不能看了，干脆卖了吧。

乙 就这么讲啊？

甲 当卖皆无，又犯大烟瘾。

乙 啊？！圣人还抽大烟？

甲 《论语》上有“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一定是子路颜回劝圣人，师父，你怎么又买大烟？他才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你们以为我有瘾了吗？
“吾无隐乎尔。”没有瘾，抽着玩儿。

乙 抽着玩？！

甲 这天是正月十五灯节，爷仨连早饭都没有。圣人说，子

路、颜回，咱们师徒仨到大街游玩一番。子路说：“别玩了，肚子受不了，太饿了。”孔圣人说：“你们胡涂了，咱们在街上遛遛有好处，如果在街上碰见熟人，让他请咱们吃饭，咱们狠狠地吃它一顿，能饱三天。”

乙 真没出息。

甲 走，在街上一个熟人也没碰上，连半熟脸人也没有。

乙 那完了。

甲 走到路口一看，有一家茶食店。

乙 点心铺。

甲 这个点心铺，五月节卖粽子，八月节卖月饼，正月十五添卖元宵，卖元宵还带卖熟的。屋里摆几张桌子，门口外立个牌子，红纸写黑字，是元宵的价目表，写得很清楚。

乙 怎么写的？

甲 上写“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

乙 一个老钱一个。

甲 孔圣人一看，元宵个儿还真不小，煮熟了象小馒头一样。看了看，“好哇，真是个儿又大，馅儿又好，准是面儿又粘，馅儿又甜哪”。

乙 瞧馋的。

甲 就是好。

乙 吃吧。

甲 没有钱。

乙 嗨，干看着。

甲 孔圣人一摸，腰里带着个笔袋。那时候念书人都有盛笔的口袋，一看，笔袋上拴着个小老钱。把这个钱拿下来，

拿这个钱买。

乙 好。

甲 又一想，不行。人家写的明白。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现在只有一个钱，怎么能爷仨进屋买一个元宵吃。

乙 那怎么办呢？

甲 圣人又一看这个价目表，乐了，写的是“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那一个的一字，是一道儿的一。圣人把笔拿出来了，过去就给添了一竖，再一念好了，“一文钱十个”。

乙 好么！

甲 孔圣人把笔装起来叫声“仲由”。

乙 “仲由”是谁？

甲 仲由就是子路。“颜回，进来，咱们吃点儿点心。”爷仨大摇大摆往屋里一坐，跑堂的伙计过来问：“三位吃什么呀？”圣人说：“元宵！”“三位来多少？”“十个！”“三位十个怎么分啊？”“我的四个，他们统统的三个。”

乙 好么，日本人。

甲 孔圣人吃四个元宵，不饱，子路、颜回每人吃仨倒把饿劲逗上来了。不饱怎么办？喝汤吧。汤白喝，不要钱。爷仨每人喝了四十多碗汤，圣人还要，“掌柜的再来两碗。”“再来两碗元宵？”“不，汤。”“汤啊！没有了，元宵变锅贴儿了！”

乙 锅干了，

甲 扔下一个老钱，站起就走。伙计一看：“老先生，老先生，别走，给的钱不对！”“怎么不对？”“您吃了多少？”“十个。”“给了多少钱？”“就这个钱。”

“一个老钱一个，您还得掏钱。”孔圣人把脸往下一沉：“胡说！本地人吃就一个老钱十个，我们外乡人吃就临时加价了吗？”掌柜的过来了：“老先生，老先生，我们不管本地人外乡人，是一律的价钱，外边有价目表写的清楚，您可以看看。”圣人说：“哪有价目表？走，看看去！”

乙 这么理直气壮？

甲 他给添一竖了，掌柜的不知道，出来就念：“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

乙 多少？

甲 一瞧“十个”了，念不出来了。孔圣人还直催他：“念出来，大伙儿听听。”掌柜的说：“这大概是写错了，要写什锦馅儿，一忙写成‘十个’了。得了！怨我们，您请吧。”象这个你赶紧走不完了吗？孔圣人反倒逮住理了：“是你们错了？不是我们蒙嘴吃？告诉你，这是我圣人笔下留情……”

乙 要不留情呢？

甲 “十字头上再添一撇儿……”

乙 一个老钱……

甲 吃一千了。

乙 是啊！

（马三立整理）

喂 政 部

甲 您看我象干什么的？

乙 这还用看，你象说相声的。

甲 这是怎么说话呢，就凭我往这儿一站，就我这种潇洒的风度，文雅的谈吐，健康的体格，怎么能象说相声的呢？

乙 噢，你不象？

甲 不象。

乙 干嘛象不象啊，你就是说相声的。

甲 我不是说相声的，我是研究“喂学”的。

乙 研究文学的？噢，你是作家。

甲 什么文学啊，“喂学”。

乙 “人学”？对，高尔基说过：文学即人学。

甲 不对，我研究的是“喂学”，逗喂的喂学。

乙 哦，你天天研究逗喂——还是说相声啊！

甲 说相声跟逗喂不一样，我说相声就是为了研究喂学。这是群众公认的，有口皆碑的，名实相符的，众望所归的。

乙 这位是说胖就喘。

甲 这可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而是异口同声的赞扬。就拿解放前观众送给我的那些帽子来说，上边都包含着对我的认识和评价。

乙 都是什么词儿啊？

甲 “淳于再生”。

乙 哦，把你比做春秋战国的淳于髡了！

甲 淳于髡是齐威王的乐人，滑稽巧辩，机智过人，以说笑话奉劝威王罢长夜之饮，那是我们喂学的老祖先。

乙 是啊。还有什么？

甲 “当代优孟”。

乙 那是楚庄王的乐人，常借着说笑讽刺不合理的生活现象。

甲 对，楚庄王有一匹心爱的马死了，庄王要以上大夫的礼节埋葬。

乙 这马太尊贵了！

甲 文武官员还没人敢劝他。

乙 怎么？

甲 怕他打击报复啊！

乙 对！敢怒不敢言。

甲 优孟就敢说话。

乙 就那么直说？

甲 不行，得“言非若是”。

乙 怎么讲？

甲 把该否定的东西先肯定一下。为的是更彻底的否定它。

乙 对，相声也继承了这种手法。

甲 优孟上殿仰天大哭。

乙 哭什么？

甲 明着是哭马，其实是哭庄王得的病。

乙 什么病？

甲 血压高！

乙 是晕头转向的！

甲 庄王问他：“你哭什么？”他说：“我哭您那匹马！”

庄王一听可高兴了。

乙 对他的心思。

甲 “您心疼马，我也心疼马，这马您平时都舍不得骑，就那么好吃好喝地养膘儿，您知道它怎么死的吗？”

乙 病死的？

甲 “没病——肥死的！”

乙 光吃不干活儿嘛！

甲 “听说您要用上大夫之礼葬马，那可太——”

乙 太高了！

甲 “太低了！”

乙 低？

甲 是啊！优孟一提这事，楚庄王就想到了；这又是劝我来了！当时脸就耷拉下来了，可一听说用上大夫的礼节还低！脸儿又圆了！

乙 他这脸上有弹簧。

甲 “那么依你说用什么礼节好呢？”

乙 优孟怎么说？

甲 “可用人君之礼！”

乙 什么意思？

甲 “那个讲究劲儿就跟你死了一样！”

乙 往哪指？

甲 这是讽刺庄王哪！

乙 这话有劲。

甲 庄王脑子有点开窍：“你为什么要用人君之礼葬马呢？”

乙 你为什么要用上大夫之礼葬马呢？

甲 优孟回答的好：“为使天下得知大王贱人贵马也！”

乙 一针见血！

甲 庄王一想：要落这么个结果太失民心了，为一匹马犯的上吗？“爱卿，你说应该怎么葬马啊？”“仍以六畜礼葬之”，“好！”庄王马上收回前命，“勿令天下闻也！”

乙 对！这事就别扩散了！

甲 你看，是不是发挥了讽谏的作用？

乙 我还听说有名的是“优孟衣冠”。

甲 你知道什么是优孟衣冠？

乙 就是优孟假扮楚国丞相孙叔敖。

甲 他为什么假扮孙叔敖？

乙 这我说不好。

甲 孙叔敖做了一辈子清官，他死了以后，家里穷得吃不上，穿不上。优孟假扮亡人，穿着孙叔敖的衣服，学着孙叔敖的言谈举止，庄王一看就吓坏了：“孙丞相怎么又活了！”当他认出是优孟以后就说：“你有这份才

能，干脆做官吧！”优孟说：“我可不做官，孙叔敖做了一辈子官，死了以后家属没人管！”他以此打动楚庄王：“以后要照顾点老孙的家属——按月发生活费。”

乙 好，说笑话也能办大事。

甲 要不怎么我要研究“喂学”呢！

乙 还有什么幛子哪？

甲 那可多了：“曼倩遗风”。

乙 就是汉朝的东方朔。

甲 还有：“幽默大师”、“滑稽大家”、“笑林大仙”、“诙谐大将”、“风趣大王”、“千年活佛”、“万年金身”、“正果方丈”……

乙 “得道高僧”。这又到大佛寺了！

甲 说真格的，我研究喂学起过作用。

乙 起过什么作用？

甲 在旧社会我当过一任喂政部长。

乙 什么叫根儿正不长啊！

甲 就是“喂政部”的部长。

乙 当部长？做官啦！你不是研究喂学吗？

甲 别提啦！我靠说相声出了点名，挣了点钱，不少官僚、政客都跟我套近乎，有人就劝我拿说相声挣的钱买个官儿做。

乙 捐班儿啊！谁给你活动的哪？

甲 那时候就是无官不贪赃，无吏不受贿，当时国会有个内务长，姓关，叫泛指。

乙 关泛指——官贩子啊！

甲 这个人手眼通天，钻营有术，他想借我的名望，给我安个官衔儿，他们好领一笔钱，安插一批人，所以在国会总长面前保荐我当眼政部部长，特为立了一份公事。

乙 什么公事，您给念念。

甲 这词儿老点，要听，您得集中精神。

乙 干嘛要集中精神？

甲 集中了精神注意听。我念得慢点，有不明白的地方您就问。

乙 好。

甲 “立眼政部公事：为呈请教育部应分设眼政部及遴选任命事。我国自古圣先贤倡导教育，陶铸群伦，后诸子百家，争说立论，贯串至今，我国文风世代相传，既深且久。近欧风东来，我国国风日渐下降，科学不振，不振者——”

乙 什么原因呢？

甲 “实因眼学未见发达也。”

乙 是啊。

甲 “敝——”

乙 就是官贩子。

甲 “有见于斯，故请教育部应即分设眼政部，为国为民，恳请批准。但该部总长一职亦应郑重遴选就任，以专责承。今有久负盛誉相声专家、眼学权威×××，此人学识宏深，见闻渊博，口齿灵便，五官端正，眉清目秀……”

乙 这还清秀哪！

甲 “奋发有为，必能胜任。足以挽回我国文化不占，振奋精神、整顿风俗、辅助教育。办理眼政，提倡眼学，广见眼心，发扬眼志，务取眼效，大展眼图，真乃全国大眼、天下满眼也！”

乙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甲 你听着乱哪，国会总长批准了！

乙 批准成立眼政部了！

甲 对！还批准由我担任部长：“命令！”

乙 你命令谁啊？

甲 当时国会下达了命令：总长令十号，特命×××为眼政部长，此令！年、月、日。

乙 那你就上任吧！

甲 不行，干不了！

乙 怎么办呢？

甲 官贩子这是拿我做交易，他为了升官发财，连搂带捞，我一没带耙子，二没带策篱，我何必给他当傀儡呢！

乙 那就不干！

甲 不干？国会总长都批准了，我能抗得住吗？

乙 那……怎么办好呢？

甲 写一份辞呈，婉言谢绝。

乙 怎么写的？

甲 “国会总长台鉴：昨接电令，任余为眼政部长之职，以余之愚拙，蒙约任命，本应感激奋发，从令听命。然此席任重事繁，非雄才大略，学识宏深，口若悬河，心毒手狠者——”

乙 什么“心毒手狠”？

甲 “心毒——心足，手狠——手稳。非雄才大略，学识宏深，口若悬河，心足手稳者不能胜任。某乃一愚人，焉敢当此重任？且近来旧疾复发，病魔缠身，整天浑身脑袋疼——”

乙 这叫什么话？

甲 “病躯衰惫，已失当年之锐气，策驽骀以力峻坡——”

乙 就是病马爬高坡。

甲 “必有翻车之祸。言出至诚，毫无假意，唯望收回前命，另选贤能，恳请批准，恭祝台安。”

乙 真辞了！

甲 这一来官贩子不干了。他跟国会报了一百个编制，这能往里塞多少亲戚朋友啊！眼政部只要一成立，他每月少说也得多进个三万两万的。

乙 他这油水大了！

甲 所以啊，他还是一个劲儿地鼓捣我上台。没几天，二号命令又下来了。

乙 跟的真紧哪！

甲 “命令！为分设眼政部事，前曾明令任×××为部长，不料该员竟以病躯为因，拒不受任，有负国会殷切期望，顿使官家缺一栋梁。尚望念我政府建部之善心，遵员之不易，通情达理，速速就任，以免贻误时机。此令！”

乙 这回看你怎么办？

甲 不理他。可是没过几天……

乙 怎么啦？

甲 不好意思说。

乙 还害臊呢。

甲 忽然……（与乙耳语）

乙 （推甲）你嘀咕什么啊！

甲 忽然有一位“窈窕淑女”给我来了一封信。

乙 有这事？写的什么哪？

甲 我拆开一看，字迹清秀，文笔精深。

乙 你把这信念念。

甲 “××先生喂下，”

乙 不是阁下吗？

甲 我是喂学家啊！

乙 那就“喂下”吧！

甲 “××先生喂下，久慕音容，渴念殊深，惜无良缘相会，只得不揣冒昧相求。”

乙 什么事呢？

甲 “前见国会委任君为喂政部长，妾正为喂下庆幸——”

乙 “妾”是谁？

甲 说她自己。这是《聊斋》里的词儿。

乙 您往下听吧，这封信热闹啦！

甲 “以君之才定可为我国教育事业创立光明之新纪录，妾正拟请君代谋一席之地。”

乙 她也往喂政部里挤呀！

甲 “不料君竟婉辞，未免有负众望，更悖于妾心。当此世风不古，国运坎坷之际，唯望君出山就任，挽回颓势。将

倾大厦，唯赖君一木之支，雾海夜航，唯赖君乘风破浪。如蒙允诺，妾不惜花容月貌，豆蔻年华，情愿倒赔妆奁，以身相许。”

乙 要嫁给你啊，这可是美人计。

甲 “妾愿权充喂妇，助于喂侧，同理喂政，共进喂餐。”

乙 就说一块儿吃饭得了。

甲 “故请喂下为国家计，为人民计，为教育前途计，为喂学发展计，为妾终身计，速速就任，则喜甚、幸甚，盼甚、喂甚！”

乙 嘿！

甲 “如不应允，则怒甚、怨甚，恨甚、痛甚！”

乙 又哭啦！下款写的什么名字？

甲 小翠儿！

乙 真是个女狐狸。

甲 根本不是女的。

乙 那么是谁呢？

甲 官贩子的内弟！

乙 小舅子！他为什么装女人呢？

甲 这是官贩子给出的主意。

乙 嗯，那年月就是阴阳颠倒。

甲 当时我虽然还不知道这是官贩子勾结他内弟试探我，可我知道做为一个正直的学者，必须守正不阿，洁身自好，在这方面一点贪心也不能有。

乙 对！不让坏人见缝下蛆。可你要真答应了，他哪儿给你找媳妇儿去！

甲 那没关系，官贩子还有连香、阿宝顶着呢！

乙 真下本儿！

甲 官贩子一看我又没理这茬儿，一着急，给我下了最后通牒：“喂政部已筹备就绪，×××如不到任，一切严重后果由你负全部责任！”

乙 还让你包赔损失！

甲 对。

乙 这回看你怎么办？

甲 有办法，宣布就职。

乙 啊？还是做官了。

甲 反正是挂名，先去看看，多了解点官场黑幕，我好编相声讽刺他们。

乙 那“就职通告”怎么写的？

甲 “国会总长、各部部长、各省省长、各省督军、各军军长、各机关、各团体、各学校、各公议会、各报馆钧鉴：经国会总长命令任余为喂政部长，余本朽木难雕，蒙托以重任，自虞不胜，盛意难却，暂且勉力而为，如有疏失，尚望时赐教言，协力相助，以期喂学能真正发挥喂学之作用，是为喂盼。××喂人喂语喂敬喂拜。”

乙 真够喂的。

甲 转天晚上，国会总长举行盛大宴会，军、政、商、学各界首脑人物济济一堂。官贩子穿着官服，迈着官步，拿着官腔，说着官话。

乙 还真有点儿官气。

甲 “大小官员们！志士同仁们！各部长、省长、军长、厅

长、处长们！招待晚会现在开始！本人祝贺成立喂政部！祝贺大家官星高照，官运亨通，官官相惠……”

乙 咳！

甲 “不！官官相馈……”

乙 互相送礼啊！

甲 “不！官官相卫……”

乙 连环保啊！

甲 “官……官官……”

乙 纯粹是官迷心窍！

甲 “现在，由新任喂政部长×××发表就职演说。”

乙 让你讲。

甲 我讲什么？

乙 我哪儿知道啊！

甲 我说不了他们那种官话啊！

乙 也对。

甲 哎，说就说吧！

乙 你说了些什么？

甲 我在这儿学一下，那天怎么说今天就怎么说。

乙 好。

甲 （咳嗽）

乙 毛病还不少。

甲 ……准备录音机。

乙 干嘛？

甲 保留下来，这是珍贵的资料。

乙 我得先听听，有保留价值再录。

甲 行。那天我还是联系眼学讲的，从滑稽开的头。“滑稽”二字，正称骨稽。考据滑稽，如同鸣夷。转注入酒，断断续续。滑稽列传，见于史记。淳于再生，为民献计。当代优孟，警世寓意。曼倩遗风，严肃法纪。发扬眼学，提倡眼艺。说学逗唱，四门口技。听我相声，大有利益。振奋精神，舒畅脑力。哈哈一笑，开胸顺气……”

乙 这都挨不上啦！

甲 所以啊！总长一听，点头示意。拿起毛笔，立即批谕。从即日起，取消前意。后会有期，马上回去！

乙 哎哟，你这部长完啦！

甲 完就完，我根本就没打算干！

乙 那眼政部撤销了？

甲 撤销？他们哪儿领钱去？把我撤了，眼政部照旧成立。

乙 谁当部长啊！

甲 官贩子早安排好了！

乙 谁？

甲 小翠儿。

乙 噢，是他小舅子！

（张寿臣口述 陈笑暇整理）

《《眼政部》》系张寿臣先生青年时期的创作，是他早年擅演的代表节目之一。意在揭露旧社会官场黑幕，讽刺造成政治混乱的反动统治者。后来，常宝堃、赵佩茹、刘宝瑞等据张的传授曾演出过。解放后被列为优秀传统节目，但无脚本。一九六二年张寿臣先生与刘、赵共同回忆，口述了几番背诵公文的“趟子”和主要内容。后来未及整理，张等均谢世。现以仅存的片纸为据，

重加整理。在人物、情节、语言上都有改动。此次出版前，又做了适当补充、修改，想使它能尽量符合今天的观众要求。不当之处望专家和广大读者指正。——整理者)

大师兄闹衙门

今天给您说个故事。在六十年前，就是光绪二十四年，那年正闹义和团。义和团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农民暴动，专和洋人作对。因为洋人欺侮中国人哪！您算，连清朝的皇上都得听他们的。那时候为首的是德国人，叫克德。他手下有一个专跟皇上打交道的人，皇上得听他的，这人名叫“比石”，叫白了就是“闭十”。要不怎么常说：别看皇上，他连闭十都管不了！就是那时候留下的。

您想，连皇上都怕洋人，那做官的能不怕吗？可是老百姓并不怕，仨村俩村的联合到一块，有的是一县一县的联合起来杀洋人，也杀那些给洋人办事的二毛子。后来洋人跟中国皇上一交涉，出了一部分军队，那叫大辫子兵啊。义和团听着信啦，大伙一商量，怎么办？打吧！还能怕他们吗？好几个县联合起来成立个大队伍，又选出了头目人，叫大师兄，下边是二师兄，各有各名。编好了队伍就打仗去啦！

头一仗在落堡打的。落堡就在天津到北京的当中间儿。一下子就把官兵给打垮啦！这时候洋人又调来一批洋枪队，这下子可坏啦！义和团使的都是大刀、花枪啊，再说洋枪队

的人也多。常言说：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一仗义和团可吃亏啦，把个二师兄王德胜给抓去啦！大师兄率领大伙退下来，准备商量以后怎么办。

大师兄是个有能耐的人，足智多谋，人称赛诸葛，胆子也大。下来以后他问大伙：

“现在咱们打了败仗，二师兄让他们给抓去啦，咱们要是怕事呢，就散伙回家；要是接着干呢，就得想想怎么个干法。”这时候你一言我一语就嚷开啦。这个说：“不能散！”那个说：“咱们还得扩充队伍！现在得想法救人。”

大师兄一看大伙劲头挺足，就说：

“弟兄们！不是这么着了吗，咱们先各归各家听信儿，大家听到什么消息，也赶快来告诉我，咱们得先打听被官兵抓去的人怎么样啦！”正在这工夫，外边跑进来个人，冲大伙就嚷开啦：

“弟兄们！二师兄现在武清县押着哪！因为受刑不过，全招啦！县官出了告示，凡是义和团的人都得去自首投案，不然他们就按着口供挨门抓人。怎么办吧！”

大伙一听，全炸啦！七言八语，闹翻了江啦！这个说：“不行！咱们不能去投案。”那个说：“这个二师兄可不对啦！他怎么会招供了呢。”这时候大师兄往那儿一坐，手捻长髯，一言不发。他琢磨事哪。他想：“二师兄的性子我知道，他绝不会招供啊！嗯，说不定是县官的诡计。”

“弟兄们，别着急，依我看这事不定真假，咱们得沉住了气，想法儿把事弄清楚。我看二师兄不一定招供，说不定这里边有什么花招儿。这事交给我吧，我有法子。他要招

了，咱就不管他了，他要没招，咱们想法把他救出来，你们看怎么样？”

大伙齐声说：“好！”

“行啦！大伙回去听信吧！”

大伙走了之后，大师兄越琢磨越不对：“二师兄绝不会招供，这一定是县官贴的假告示，想骗人去投案。”您猜怎么着？还真让他给猜着啦。

二师兄被抓以后，送到了武清县。那时候落堡属武清县管。武清县县官听说抓来了义和团，马上升堂审案。二师兄上堂之后满面怒容，仇恨填胸，当时破口大骂，好！来了个大闹公堂。得亏堂上人多，不然县官非让二师兄给揍下来不可。县官没问案就先挨了一顿骂，他是又怒又急，脸色直变，二话没说就叫上刑。不管怎么折腾，二师兄一点口供也没有。县官没法子，只好暂时退堂，把二师兄掐监入狱啦。

县官想来想去，想出了个坏主意：“出张假告示，就说二师兄全招了，限期五天让义和团的人自首投案，不投案，抓住定斩不饶。”他想，“这办法准行。”告示贴出去，他在衙门一呆，净等着人来投案哪。

一晃三天过去啦。这天县官正在书房喝茶，从外边蹬蹬跑进一个差人来：

“禀报老爷，老爷子来啦！正在门口发脾气哪。叫老爷快去接老爷子去，去早了还则罢了，去晚了叫老爷回家抱娃娃。老爷快去接老爷子，要不去接老爷子，把老爷子惹翻了，老爷这个老爷就要么哪，我的老爷！”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怎么回事呢？敢情这天早晨，听差的正在门口说话哪，这时候从北边来了一辆轿车，这轿车就别提多讲究啦！车把式到门口，“嗨！”把牲口勒住，打车上下来一个老头，五十多岁，白胡子挺长，满面红光，穿戴的也挺讲究，戴着一顶青绒帽头儿，珊瑚的帽疙瘩，前面一个帽正是玫瑰紫的红宝石，周围镶着小珠子；右手挑着一个大搬指，左手拄着一条龙头拐杖，上边还拴着一个大葫芦；胸前挂着鲨鱼皮的眼镜盒、胡子梳、象牙的牙签、耳挖勺；穿一件青洋绉夹袍，古铜色的夹套裤，白布袜子，一双夫子履鞋。看着穿章打扮可象有来头的。下车之后，大摇大摆就往衙门里走。这是谁呀？大师兄。好大胆子！化装救二师兄来啦。门口听差的不知道哇，过来就拦：

“老爷子！您到这儿有事吗？”为什么这么客气啊？他不是穿的阔吗。要是破衣罗嗦，早就骂上啦！当差的这一问不要紧，老头不愿意啦：

“啊？废话！没事上这儿干嘛来呢！”

“您有什么事？”

“跟你说办得了吗？挣钱不多，管事倒不少哇！”

“这……”听差的一乐：“您说清楚了我好回禀去啊。”

“混蛋！”老头骂上啦，“凭我进衙门还用回禀？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搪啊！好，你去回吧，就说老爷子来啦，让你们老爷出来接我！迎接早了还则罢了，迎接晚了叫他回家抱娃子去！”

当差的一听“老爷子”，嗯，反正不是县太爷的老爷子，因为老爷子他见过呀，这得问清楚了才行啊。硬着头皮

问吧。

“老爷子您可别生气，这么大年纪气个好歹的。您说这年头兵慌马乱的，衙门口都得紧着点，恕我们眼瞎，不认识您，可又仿佛在哪儿见过，又想不起来啦！您提个醒儿吧，我的老爷子。”瞧这个贫劲儿。

老头眼珠一转：

“好，告诉你吧，我是安次县县官的爸爸。”

“噢！怪不得我看您面熟呢！”他知道安次县和这武清县是盟兄弟，安次县的爸爸是他们县官的干爹，可不是老爷子吗！可是这个老爷子嘛样儿，他也没见过，“您等着，我马上去回禀。”说完话一直跑到书房，连累带吓，闹得心惊肉跳、口干舌燥，见了县官，胡说八道。

等问清楚之后，县官一想：“安次县的爸爸我还没见过哪！既然来了，接进来吧！”

安次县县官跟武清县县官既是盟兄弟，怎么会没见过他们家里的人呢？其实他们这个盟兄弟也就是那么回事，因为作官都走天津道的门子，又都有点癖——爱古玩，又是连县，所以拜了把子，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交情。再说他们俩人的爸爸都不在任，所以没见过。今天既然来啦，就见一见吧！

到了门口，直叫：“老爷子。”让到了内书房，沏茶切西瓜，足这么一张罗。他拿义和团大师兄当了至亲了。

“老爷子，您这是从哪儿来啊？”

“从家里来。”

“您跟谁生这么大的气呀？”

“跟你兄弟！”

“咳！亲父子有什么谈不开。回头我去说说，让他给您赔个不是就完啦！”

“不行，我先问问你，你们俩交情怎么样？”

县官一听问这个，那得拣好听的说：

“我们的交情可太好啦！真是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伤心我掉泪，他高兴我咧嘴，他吃饱了，我都觉着撑的慌！”瞧这份出息！

“他要是不孝呢？”老头钉了一句。

“这……我也有罪啊！”

“行啦，我就朝你说啦！”——知县吓了一跳，“我问你，这儿是不是押着一个叫王德胜的？”

县官一想：“哎，那不是义和团的二师兄王德胜吗？”赶紧回答说：

“有哇。”

“四十多岁？大高个儿？”

“对。”

“左肩上有个小疤痕？”

“对。”

“你知道他是谁？”

“义和团的二师兄啊！”

“你怎么知道呢？”

“他自己招的呀！”

老头儿一听就急啦：“他都招什么啦？”

“除了承认他是二师兄，别的都没招。”

“你出的告示不是说招出很多人来了吗？是真的还是假的？”

“假的。”

“怎么是假的？”

“您先坐下，听我慢慢说。王德胜是洋人交来的，说他是义和团。我这么一问哪，他说是二师兄，接着问他们有多少人，都跑哪儿去啦，他是一点口供也没有。用刑吧，什么跪铁锁、压筋骨、老虎凳、单双跨……干脆说吧，刑罚都使绝啦，他也没招。怎么办哪？我只好出张假告示，就说他招啦，好让别人投案来，弄点口供，再审他的时候就有人证了。这事可千万别对外人说，您知道就行啦！”

好嘛！全端出来啦！

老头捋着胡子，心里很高兴。怎么高兴哪？二师兄没招啊。

“那么到今天为止，有多少来投案的？”

“一个也没有，犯人也沒口供。”

“有不了！”老头嗓门真大，把县官吓了一跳。“告诉你吧，你抓的那个不是义和团的二师兄，是我的表弟，你的表叔，他怎么会有口供呢！义和团的二师兄不叫王德胜，叫王德升，叫你兄弟给抓去啦，也有口供，全招啦！他们正抓人哪。你表叔从前几天就不见啦，昨天才听说让你拿当义和团给抓来了！我让你兄弟找你耍人，反正真的也有啦，还押着好人干嘛呢？他就是不听，说那是外国人抓的，你这儿不能放。我不懂，你们作的中国官怎么单听外国人的呢？我们爷儿俩为这事闹了别扭，把我气坏啦！我已经给天津道我大

哥那儿去信啦，非把他这个县官撤了不可。不然，我到天津道台衙门找我大哥去。”

县官一听：敢情老头儿跟天津道也是盟兄弟，这要写封信，可就够呛。赶紧和颜悦色地说：

“老爷子！别着急，要那么一来，甭说我兄弟，连我也受不了！听这话，您是要人来啦？”

“对啦！你能放吗？不怕外国人哪？”

“这……”县官也挺为难：“您听我说，我兄弟说的不算不对，您想，洋人把人交给我啦，打我这儿要放了，可不好交代。”

“那怕什么？洋人要的是义和团的二师兄，你兄弟已经抓住了，你这个是假的，放了怕什么？有干爹我担保，还有错儿吗？”其实错还不小，“你要怕担责任，不要紧，你先把人放了，等我给天津道去封信，让他给你来个公事，有嘛承重让我大哥担着，怎么样？”

县官一听：“他是非要不可啦，我为什么‘放着河水不洗船’呢？反正这个又没口供，真的在安次县押着，我落得送个人情。真要不给，老头给天津道去封信，我也得放，那可就把老头给得罪啦！”

“得啦，老爷子您不是要人吗？别人来了不行，您来还能不放吗？您等着，我这就派人把表叔放出来。”

“哎，你这才真明白了！”

其实是真糊涂了。老头说：

“好吧！赶紧派人去找，我等着跟他一块回去。”

县官说：“好。”赶紧到外边喊：“来人哪！赶快把我表

叔放出来。”

差人说：“这……监狱人多了，我们知道谁是您表叔啊？”

县官一想：“我也糊涂啦，忘了把姓名告诉他们啦！”

“就是义和团的二师兄王德胜。”

“是。”听差的答应一声，马上到狱里把二师兄领到书房。老头一看他一瘸一拐的，就知道受刑不轻。二师兄进门看见老头，当时一愣，刚要说话，老头过去一扶他：

“表弟，你受委屈了！皆因你表侄不知道是你。”回头对县官说：“看把你表叔折腾的，还不过去赔个礼！”

县官一想：“这都是哪儿的事呀？”也只好过来赔不是。二师兄听老头这么一说，也明白啦。刚要说话，就听见蹬蹬蹬，从外边跑进一个差人来：

“报！安次县到。”

老头一哆嗦，心说：“要坏，怎么他也来啦！我们一见面，那不是猴吃核桃——满砸吗！”老头有能耐，随机应变，脸一沉：

“哈哈！他来啦！好，让他脱去官服一步一拜到这儿来，我要当着你的面管教他。赶紧派人把家法取来！”

武清县一听：“这老头火儿还不小，怎么这么巧，爷儿俩碰一块啦，要在我这儿一立规矩多不合适啊。”马上告诉听差的：

“先让安次县在外客厅等一会儿，就说老爷子正火儿着哪，回头我就去。”

“是！”

老爷子还不答应，武清县过来央求：

“老爷子您先领着表叔回去，我再劝劝我兄弟，让他回家认罪，您看怎么样？”

老头还假装不依不饶，一边嚷，可一边往外走：

“好，那我就朝你说啦！”说着话拉着二师兄就往外走，武清县在后边送，老头走得还挺快，可是嘴不饶人：

“不行！表弟你先走，我非见见这个畜生不行！你把他找来。”

武清县一个劲儿对付：

“得啦，爹，您走吧！有话家里说吧！”

说着话到了前边，老头偷眼直往外客厅里看，他知道安次县在客厅哪，转眼出了大门，扶着二师兄上了车，把式一摇鞭，他们可就走啦！

安次县也是为二师兄来的。因为他那里抓义和团抓不着，听说武清县抓住二师兄，有了口供，所以想来问问，招出的有没有安次县的人，有的话他好按着名单去抓。顺便还带来两件古玩：一个鼻烟壶，一个搬指。鼻烟壶是乾隆套料，藕粉底，山渣糕的盘龙，子母绿的盖儿，别提多讲究啦。论银子值个两、三千。搬指是黄杨绿的，也值个千儿八百的，是个大地主送他的，也算是贿赂吧。他想在武清县面前炫耀一番。来到门口，听差的都认识他，过去一请安：

“大人您等等，我给您回禀一声，老爷子在这儿发脾气哪。”

安次县一听：

“好，那先在外客厅等一会儿吧！”他可也没问明白，

是谁的老爷子。正等着呢，就看见一个老头拉着个大高个儿，指手划脚，不依不饶似的，武清县那意思是直赔礼，眼看着送出了大门，不一会武清县耷拉着脑袋回来啦，甭问是让老爷子给训了一顿。看他奔客厅来啦，安次县赶紧迎出去，到屋里不提老爷子这个碴儿，先说古玩，为的是解解盟兄的烦劲儿，回头再提义和团的事：

“盟兄，你看我这鼻烟壶跟搬指怎么样？”

武清县正烦着哪，一看这东西，伸手就接过来了，可没看：

“咳，这会儿哪有心思看这个。你看见啦？老爷子把义和团二师兄要走啦。”

“哟，这是怎么回事？我正为这个来的。”

“完啦！没事啦！老爷子把人领走啦。”他以为安次县也是来要人的哪。

“怎么叫老爷子领走呢，那不是义和团的二师兄吗？”

“说的是呀！可老爷子说是他表弟，我能不放吗？”

“你不是都有口供了吗？”

“谁有口供啊！”

“不是你出的告示吗？”

“咳，傻兄弟，那是假的，骗人投案的。”

“那也不对啊，有错拿没错放的，就算没口供，也不能随便放了哇！”

“那老爷子来要人，我能不放吗？再说我们爷儿俩又是初次见面。”

“这就不对了，您都四十多了，跟老爷子才初次见面？”

“不是我劝走了，他跟你没完！”

“跟我？……”

“他说真的二师兄在你那儿押着呢，这个假的我还能不放吗？”

“老爷子说的？他老人家根本就没到我那儿去，我们爷儿俩今天才隔着窗户头一次见面。”

“这个……”武清县也糊涂了，“您先等等，我刚送出去的那个是谁呀？”

安次县一听，这不象话！

“那不是你们老爷子吗？”

“谁说的？他说是你们老爷子。”

“那是我爸爸？”

“对喽！不是你爸爸还是我爸爸？”

安次县可急啦：

“我爸爸那样？”

武清县一听也急啦：

“那不是你爸爸？到底是谁爸爸呢？”瞧这份乱劲！

安次县说：

“盟兄，别着急，慢慢说是怎么回子事？”还不着急哪！

“告诉你吧兄弟，那个老头来得挺厉害，他说是你爸爸……”如此如彼，把刚才的事重说了一遍。

“咭！盟兄你上了当啦！我那儿根本没抓住义和团。听说你们这儿抓住个二师兄，我是来问问你，他都招什么啦，这个老头儿怎么会是我爸爸呀？依我看，他准是义和团冒充

的！”

武清县一听有理：

“对！老头一定是义和团！”

安次县听见叭的一声：

“哎哟！哥哥呀，这回可要了我的命啦！”

“怎么啦？”

“你看哪！”

哎哟！武清县一着急，把鼻烟壶跟食指给碰碎啦！



（项旭改编）

杠刀子

干什么说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哪行有哪行的特征。有的人一说话就可以听得出来他是搞什么工作的，三句话不离本行么！要在旧社会，干哪行哪业的还甭说话，一看穿什么衣服就知道他干嘛的。您看这位穿着长袍，外面套着小坎肩，六折缎子帽衬儿，这个准是买卖家跑外的；您看这个穿着袍子马褂，戴着纱帽衬儿，瑞蚨祥的先生，大饭庄子的掌柜的；您看这个人短衣襟，小打扮，劳动人民多；您看这位背头，穿着西服，皮鞋照得见人儿，这一定是哪行眼儿^①经理，再不然银行的先生；您看那位穿西服，留小辫儿，大云靴头，拄着文明棍……这位四不象子。

还有的人也甭用看穿衣服，也甭说话，也可以知道他是干嘛的。怎么知道的呢？他坐在那儿带动作。您看这曲艺界的弹三弦的师傅们，练功夫怎么练哪？手里拿这么一个小弓子，就是一个藤子杆，拴这么一根二寸长的老弦，您看到哪儿这两个手指头老这么练。有时出去一忙，小弓子忘带了，

^① 行眼儿，北京土语，意即大洋行。

您看他坐在那儿啊，那大拇指跟二指他老这么哆嗦着（做动作），甭说，谁知道这位是弹三弦的。您看这位坐在那儿，三个手指头老来回动弹（做动作），这位会计，坐在那儿他老扒拉算盘。您看这位五个手指头来回倒着动（做动作），这是弹钢琴的。您看这位先生坐在那儿（做动作）五个指头也动弹，连手腕全颤，您甭问，这位是半身不遂！

在旧社会那理发师，练功夫怎么练哪？拿刀子刮梳子背儿，或者是拿根筷子，有时坐那儿，那手腕也是这么活动着（做动作），三个手指头也是捏着，这是习惯了么！您看理发师为什么老这么练功夫哪？有时候活座不忙还没什么关系，要赶上忙的时候，一连气儿要剃十个八个的头，手腕一酸，手指头一软，就许出错——拉口儿，活座不愿意。在早年间，我们门口儿就有一家理发馆，我跟掌柜的不错，常上那儿串门去。有一天，我正在那儿坐着哪，二位大师傅说话把我给逗乐啦！怎么回事呢？一位手艺好，一位手艺不好，手艺好的这位骄傲，瞧不起这手艺次的：

“我和你说，老三，你这手艺啊，也就是在这屋混饭吃，你离这屋到哪儿都没饭。”（学宝坻口音）

“老二！你甭瞧我，我不干这个我回家耨地去，你行不？你不就这两下子吗！你甭瞧不起人！”（学宝坻口音）

“就这两下子你还不行呢，我露一手你看。”（学宝坻口音）

拿这刀子在手心这儿“啪！啪！”杠两杠，——怎么这样杠刀子哪？您看在早年剃头杠刀子全这样，刀子使快了，可手心出来这么一块皮子，这刀子要钝了，“啪！啪！”这

么一杠，又灵便，又省事。——他杠完刀子，一掂这刀子把儿，“喇”这么一转：

“你看这手儿你行不？”（学宝坻口音）

“这有什么呀！我刮完了脸再说。”（学宝坻口音）

他正给人家刮着脸哪，回头这么一看，眼眉给刮了一个去，这位还睡觉哪，他叫醒跟人家商量：

“先生甭睡咧，你这眼眉是留着，是刮了去？”（学宝坻口音）

“啊？眼眉别动呀！”

“别动你早说呀，刮了一个去咧！”（学宝坻口音）

手艺好的大师傅更有了说的了：

“你看！我说你不行吧，还是不行，你还得学呀！”
（学宝坻口音）

干哪行全不容易。

今天我说的这笑话叫“高眼”。高眼是怎么回事？在早年哪，南市大舞台对过儿^①，有一家酒馆，夫妻两个人干的这小买卖儿，男的看柜台，这女的卖座儿，为什么这女的倒招待酒座儿哪？因为她打小跟她父亲在这个酒馆长大的，精明能说，脑子也快，是来的酒座，什么人她全说得上话。在旧社会，一个酒馆，一个茶馆，这买卖是最难干，什么人全有，尤其这酒馆，喝酒的人什么脾气全有，要有抬杠拌嘴的，她过去三、五句话就能劝开；招待酒座儿她特别有能耐，

^① 南市是天津市一个繁华地区，大舞台是从前该地区的一个戏院。对过儿即对门的意思。

这酒座要喝得少，她能叫他多喝点儿；这酒座儿要喝得多，她能叫他少喝点儿；要有喝醉酒的，她几句话，能把这酒座儿给劝走。有一次，有一个酒座儿喝多了，一劲儿说醉话，就跟这掌柜的说：

“我告诉你，掌柜的，你甭害怕，我没喝多，我这酒量你是不知道，喝个四斤、五斤，反正咱醉不了。这酒我能喝到人肚子，我不能喝到腿肚子，大嫂，我嘴在哪儿啦？”

这还没醉哪？

“你嘴在脑袋上啦！”

“啐——”一盅酒满倒脑门子上啦，“我告诉你掌柜的，你打听打听，关上关下，河东河西^①，不认识我的少，你这小买卖儿缺点儿嘛，你就找我去，你把劝业场给我送家去。”

“好！你头里走，随后就给您送去！”

“好了，我走了！”

您别看掌柜的能说，眼力还好。是上她那儿喝酒的，她要跟你说上不过十句话，她就知道你是干嘛的。有时不用说话，看你穿什么衣裳，她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穿衣服她要是看不出来，她看你动作也可以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常去喝酒的，都知道她眼力好，送她一个外号叫“高眼”。

有一天，我们街坊李二哥跟我说：“我请你喝酒去。”我说我酒量不行，不能喝，“咱不为喝酒，为逗个笑。我常在南市那儿喝酒，这掌柜的外号叫高眼，是上她那儿去的酒座儿，

① 关上关下，河东河西：天津人对该市某些地名的土称。

说几句话她就知道干嘛的；要是看不出来，这酒钱她给。我跟她打赌了，‘明天我同个朋友来，你就看不出来他是干嘛的。’你那穿章打扮，说话挺沉稳，不象个说相声的，象一个买卖人，去到了，她准看不出来你是说相声的。明儿去你说话可留点儿神。”

我说：“好吧！”

第二天我就跟他去了。走到南市牌坊那儿我买了双鞋，提着这双鞋，我们哥俩就上酒馆去啦。到那儿我这么一看，一明两暗，三间，挺干净。

“李先生您来啦。往里面请吧。”

“大嫂，你说你眼力好，今天我同个朋友来，你看看他是干嘛的？”

“二位请坐吧！”

我们哥俩坐在那儿，拿两壶酒端四碟小菜儿。

“李先生 您这个朋友贵姓啊？”

我答碴儿啦：“您看着办吧！”

“哟！这姓哪儿有看着办的！”

“我姓×。”

“×先生您拿的是什么？”

“鞋！”

“您在哪儿买的？”

“鞋铺！”

“嗯！您喝我们这酒好不好哇？”

“不错，这酒是辣的！”

“噢！您是说相声的！”

“啊？大嫂您怎么知道我是说相声的哪？”

“瞧您说话多眼儿呀。打刚才我就要乐，没好意思的。问您贵姓，您说瞧着办吧！问您鞋在哪儿买的，您说鞋铺，鞋铺可不卖鞋吗！当然点心铺不卖鞋啦！您是不是说相声的？”

我说：“对啦！我是说相声的。”

喝完酒我们哥俩走了，回来李二哥一劲儿埋怨我：“让你说话留神，你一劲儿跟人逗。人问你贵姓，你说瞧着办，问你鞋在哪儿买的，你说鞋铺。那人家还不知道你是说相声的！”

我一想，她脑筋真够快的：“没关系，明天我给介绍俩朋友，她准看不出来是干嘛的！”我就想起我们门口那理发馆吴师傅，叫吴锡彪，还有一位唱京戏的武生张德奎，我给他介绍了这二位。第二天来了，我这么一引见：“这位是吴先生，这位是张先生。这是我李二哥。你看这二位怎么样？”

他这么一看这位唱戏的张先生，就跟我说：“××，不行，甭说是让人家这位高眼看，我这么一瞧，这位张先生准是唱戏的，你看：眼睛瞪着，太阳穴鼓着，胸脯儿腆着，就仿佛要唱武松打虎似的！”

我一瞧可不是么，我说：“你怎么老挂像儿呢！”

张先生说：“我装着点儿得了，我猫点儿腰、闭点儿眼行了吧？”

“反正要去到那儿你留点儿神得啦。二哥你看这位吴先生象干什么的？”

吴锡彪年轻爱刀尺^①，留着背头，穿着西服，戴着眼镜，好象一个文墨人，真好象银行经理似的。

“李二哥你看这吴先生象干嘛的？”

“我看不出来。”

“这位是理发师。”

李二哥这么一瞧，“嘴！可真不象个理发师，象个洋行的先生。”

这吴师傅不禁捧，一说话砸了！

“我和你说，李先生，到哪儿也看不出我是剃头的来呀！”

（学宝坻口音）

我这么一听麻烦了，要看你这打扮穿着，真象一个文墨人，你这一说话，“到哪儿也看不出我是剃头的来呀”，这人家还不知道。我说：“你说话这口音能不能想想办法，你在天津呆这么些年了，说天津话行不行呀？”

我这么一提醒，当时他就改天津话：

“说天津卫话这味儿行吗？”（学天津口音）

我一听满好：“千万可别两掺儿，说着说着天津话，你把老家味儿给带出来啦，‘到哪儿也看不出我是剃头的来呀’，那可就麻烦了。”

“嘛玩艺儿？两掺儿？说天津卫话跟你立合同，说三年带出我们老家味儿算我栽^②！”（学天津口音）

李二哥一听，高兴啦！

第二天，李先生同着我们三个人又去啦。到那儿，把我

① 刀尺：北京土语，意即打扮。

② 栽：天津土语，即栽跟头，失败的意思。

们让屋里里头：“你们几位请坐吧。”

李二哥说：“大嫂，全知道您眼力好，昨天我同着这小兄弟，您看出来是说相声的，今天您看看这二位是干什么的？”

“哟，您这二位朋友贵姓啊？”

“这位姓张，这位姓吴。”

“张先生您请坐吧！”

“不客气。”

“您喝点什么酒哇？”

“我酒量有限，什么酒全行，什么白干、竹叶青、状元红，什么酒全行，凉热酒菜随便给掂配点儿吧。”

掌柜的这么一看，怎么啦？眼瞪着，太阳穴鼓着，可说话象个大姑娘，怎么连底气都没有啦！一会儿给我们拿了几壶酒，端了几碟菜，我们几个人就喝上啦。掌柜的就问：“您喝这酒怎么样？好不好哇？”

“噢！您问这酒哇，我喝口尝尝。‘这酒么……’
(学京剧道白)”

我一听吓我一跳，我赶紧拦住：“吃菜、吃菜！”

差点儿露出来！

这掌柜的出来进去老注意他们两个人，就是看不出来是干什么的。

什么也怕工夫长，喝着喝着，这张先生出去买烟卷去啦，回来露啦。怎么露的哪？他进里屋的时候，有一位往外走，张先生往里面来，屋门窄，他这么一斜身，扭脸一垫步，肩膀一晃站住啦（做动作）。掌柜的回头一看：

“瞎！张先生您是唱戏的。”

“大嫂！您怎么知道我是唱戏的？”

“看您上里屋来还‘四击头’^①上场哪，您扭身的时候还跟着家伙点儿走，呛呛崩啞呛，您是唱戏的吧？”

“对了，我是唱戏的。别装着，吴先生，可看你的啦！”

“没关系，坐那儿吧！咱哥俩划划，哥俩好！五奎！六六！”（学天津口音）

这掌柜的过来这么一让酒，吴先生也露了。

“吴先生您酒量可真不错，我敬您一杯您喝吗？”

一接酒露了。

“大嫂，您太客气啦！”（做动作）

谁接酒全得这么接：一个手接酒杯，一个手行礼，“谢谢您，谢谢您。”他不是，这手接酒杯，这手这样（做动作），就仿佛拿剃头刀子似的。掌柜的这儿一瞧：

“吴先生，敢情您是剃头的？”

“咳！大嫂您怎么知道我是剃头的？”（不自主地拍手）

“您那儿不是杠刀子呢吗！”

“噢！这儿还杠着哪！”（做动作）

（郭荣起整理）

① 四击头：京剧中锣鼓经的一个曲牌。常用于人物上场时伴奏。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曲艺作品选（一）相声

作者=中国曲艺家协会天津分会

页数=315

SS号=10123206

出版日期=